

目 录

石头希迁

简 介	4
石头希迁得法因缘	6
《祖堂集》卷四 石头和尚	8
附一：补充《祖堂集》所未载	17
附二：石头与弟子相关因缘	18
药山惟俨（附澧州高沙弥）	18
天皇和尚	26
招提和尚	27
丹霞和尚	28
大颠和尚	30
长髭和尚	33
邓隐峰	35
庞居士	36
附三：马祖与石头因缘简述	37
石头希迁《参同契》释义发挥	39
草庵歌	56

马祖道一

简 介	57
马祖道一年谱	58

马祖道一得法因缘	61
《祖堂集》卷十四 江西马祖	63
附一：补充《祖堂集》所未载	76
（一）《景德传灯录》卷六 江西道一禅师	76
（二）《五灯会元》卷第三 江西马祖道一禅师	78
附二：《马祖四家语录》之〈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语录〉选摘	78
附三：马祖与相关弟子因缘	83
先径山和尚	83
伏牛和尚	83
耽源和尚	84
石巩和尚	84
西堂智藏	85
五泄和尚	85
南泉普愿	86
大梅和尚	87
汾州和尚	89
大珠慧海	90
泐潭法会	91
泐潭惟建	91
紫玉道通	92
百丈怀海	92
芙蓉太毓	94
麻谷宝彻	95

如会禅师	96
石臼和尚	96
亮座主	96
水老和尚	97
庞居士	98
附四 马祖门下三大士	102
西堂和尚	102
百丈和尚	103
南泉和尚	109

《碧岩录》选

《碧岩录》简介	122
第三则 马祖日面佛月面佛	134
第十三则 巴陵银碗盛雪	142
第二十六则 百丈独坐大雄峰	149
第四十则 陆亘天地同根	154
第四十二则 庞居士好雪片片	160
第五十三则 百丈野鸭子	165
第七十三则 马祖四句百非	170
第七十六则 丹霞吃饭也未	178
第八十六则 云门厨库三门	184

石头希迁

简介：

石头希迁（公元700～年790年），唐代禅僧。又称无际大师。端州高要（广东高要）人，俗姓陈。生而聪敏。以乡民畏鬼神而祭祀之，常杀牛酹酒，颇多弊害，师辄毁神祠，夺牛而归。曾礼六祖慧能、青原行思为师。得青原行思之印可。天宝（742～755）初年，居衡山南寺，结庵坐禅于寺东石台上，大扬宗风，世称石头和尚。自称其法门不论禅定精进，仅须了达佛之知见即是“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怀让等皆推重之。时江西以马祖为主，湖南以石头为主，四方学徒多辐凑于二师之门。唐贞元六年十二月示寂，世寿九十一。有参同契、草庵歌各一篇行世。[宋高僧传卷九、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五灯会元卷五]（《佛光大辞典》）

南宗禅法主要是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系传承最广，其中青原行思一系主要由石头希迁进行了传承和发展。希迁禅师的禅风高峻，接机开示甚为简到，决不拖泥带水，主张“即事而真”，其禅法运用之妙，圆转无碍，如环无端。马祖道一对于希迁的禅风尝有“石头路滑”之说，足以道出它的特征。希迁曾作有《参同契》，曹洞一宗心法即自此启发。

《景德传灯录》云：“江西主大寂（马祖），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由此可以想见石头

禅师的门庭之盛。当时的禅者不是到江西马祖大师处参学，就是到湖南石头禅师处求证。因此便有了后来的“走江湖”一词。

禅宗五家中，沩仰一家断绝传承最早，其余四家除临济外，曹洞、云门和法眼三家，在传承上都渊源于希迁。希迁的弟子，《祖堂集》卷四、卷五载有7人，《景德传灯录》卷十四谓有21人，其中著名的有慧朗、道悟、惟俨、天然、大颠，此外还有振朗、尸利、道铎等。曹洞宗后来传入日本，至今传习不衰。

希迁嗣法弟子药山惟俨，惟俨传法于云岩昙晟，昙晟提出了“宝镜三昧”法门。昙晟传洞山良价。良价曾在新丰山接受学徒，后移豫章高安之洞山弘化；他的弟子曹山本寂，于江西抚州的曹山传扬师说，后移宜黄，师徒共创“曹洞宗”，建立了偏正回互、五位功勋等等说法。洞山弟子九峰普满一支经三代又出了大阳警玄，警玄传投子义青，义青传芙蓉道楷，道楷传丹霞子淳，子淳传真歇清了和宏智正觉。道楷的另一弟子净因自觉一系后来又出了万松行秀。

希迁嗣法弟子天皇道悟，传龙潭崇信，崇信传德山宣鉴，宣鉴传雪峰义存，义存弟子云门文偃开创“云门宗”。文偃传香林澄远，澄远传雪窦重显，重显作《百则颂古》，重显传天衣义怀。

雪峰义存的另一弟子师玄沙师备传罗汉桂琛，桂琛传法眼文益，文益圆寂被追谥为“大法眼禅师”，形成“法眼宗”。

文益传天台德韶，德韶传永明延寿，延寿为净土宗六祖，著有《宗镜录》一百卷，又以禅来融摄净土法门，开后世禅净一致之风，尤为中国佛教从教、禅竞弘转入诸宗融合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石头希迁得法因缘

《景德传灯录》卷五

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师，本州安城人也，姓刘氏。幼岁出家，每群居论道，师唯默然。后闻曹溪法席乃往参礼，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作什么？”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祖深器之。会下学徒虽众，师居首焉。亦犹二祖不言，少林谓之得髓矣。一日祖谓师曰：“从上衣法双行，师资递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争竞必多，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师既得法，住吉州青原山静居寺。六祖将示灭，有沙弥希迁（即南岳石头和尚也）问曰：“和尚百年后，希迁未审当依附何人？”祖曰：“寻思去。”及祖顺世，迁每于静处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坐问曰：“汝师已逝空坐奚为？”迁曰：“我稟遗诫，故寻思尔。”第一坐曰：“汝有师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缘在彼，师言甚直汝自迷耳。”迁闻语，便礼辞祖龕，直诣静居。师问曰：“子何方而来？”迁曰：“曹溪。”师曰：“将得什么来？”

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师曰：“恁么用去曹溪作什么？”
曰：“若不到曹溪争知不失？”迁又问曰：“曹溪大师还识和尚否？”师曰：“汝今识吾否？”曰：“识又争能识得？”
师曰：“众角虽多，一麟足矣。”迁又问：“和尚出岭多少时？”师曰：“我却不知。汝早晚离曹溪？”曰：“希迁不从曹溪来。”师曰：“我亦知汝去处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师复问迁：“汝什么处来？”曰：“曹溪。”师乃举拂子曰：“曹溪还有这个么？”曰：“非但曹溪。西天亦无。”师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师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须道取一半，莫全靠学人。”师曰：“不辞向汝道，恐已后无人承当。”
师令希迁持书与南岳让和尚，曰：“汝达书了速回，吾有个拙斧子，与汝住山。”迁至彼未呈书，便问：“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让曰：“子问太高生，何不向下问？”迁曰：“宁可永劫沉沦，不慕诸圣解脱。”让便休。迁回至静居，师问曰：“子去未久，送书达否？”迁曰：“信亦不通书亦不达。”师曰：“作么生？”迁举前话了，却云：“发时蒙和尚许拙斧子，便请取。”师垂一足，迁礼拜。寻辞往南岳。（玄沙云：大小石头和尚，被让师推倒，至今起不得。）

荷泽神会来参，师问曰：“什么处来？”会曰：“曹溪。”师曰：“曹溪意旨如何？”会振身而已。师曰：“犹滞瓦砾在。”曰：“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与人否？”师曰：“设有与汝向什么处着？”（玄沙云：“果然。”云居锡云：“只如

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砾。”）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庐陵米作么价？”师既付法石头。唐开元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升堂告众，跏趺而逝。僖宗谥“弘济禅师”，归真之塔。

（《五灯会元》卷第五吉州青原山静居寺行思禅师内容同）

《祖堂集》卷四 石头和尚

石头和尚，嗣吉州思和尚，在南岳。师讳希迁，姓陈，端州高要人也。在孕之时，母绝膻秽。及诞之夕，满室光明。父母怪异，询乎巫祝。巫祝曰：“斯吉祥之徵也。”风骨端秀，方颐大耳，专静不杂，异乎凡童。及年甫韶齿，将诣佛寺，见尊像。母氏令礼，礼已曰：“斯佛也。”师礼讫，瞻望久之，曰：“此盖人也，形仪手足与人奚异？苟此是佛，余当作焉。”时道俗咸异斯言。亲党之内多尚淫祀，率皆宰牲以祈福佑。童子辄往林社毁其祀具，夺牛而还，岁盈数十，悉巡之于寺。自是亲族益修净业。

时六祖正扬真教，师世业邻接新州，遂往礼覲。六祖一见忻然，再三抚顶而谓之曰：“子当绍吾真法矣！”与之置馔，劝令出家。于是落发离俗。开元十六年具戒于罗浮山。

1.

略探律部，见得失纷然，乃曰：“自性清静，谓之戒体。诸佛无作，何有生也？”自尔不拘小节，不尚文字。

2.

因读肇公《涅槃无名论》云：“览万像以成己者，其唯圣人乎？”乃叹曰：“圣人无己，靡所不已；法身无量，谁云自他？圆镜虚鉴于其间，万家体玄而自现。境智真一，孰为去来？至哉斯语也！”

3.

尚¹于山舍假寐²如³梦，见吾身与六祖同乘一龟，游泳深池之内，觉而详曰：“龟是灵智也；池，性海也。吾与师同乘灵智，游于性海久矣。”

4.

六祖迁化时，师问：“百年后某甲依什摩人？”

六祖曰：“寻思去。”

六祖迁化后，便去清凉山靖居⁴行思处。礼拜侍立，和尚便问：“从什摩处来？”

对曰：“从曹溪来。”

和尚拈起和痒子⁵曰：“彼中还有这个也无？”

对曰：“非但彼中，西天亦无。”

和尚曰：“你应到西天也无？”

对曰：“到即有也。”

和尚曰：“未在，更道。”

¹ 尚：又。如：尚有不少、尚来得及、尚待研究等。

² 假寐：不脱衣冠小睡。《诗·小雅·小弁》：假寐永叹，维忧用老。郑玄笺：不脱冠衣而寐曰假寐。高亨注：假寐，不脱衣帽打盹。

³ 如：际遇。

⁴ 清凉山靖居：即青原山净居寺，《祖堂集》作靖居，如卷三行思禅师作靖居和尚。

⁵ 和痒子：即“痒和”，是古代一种代手搔痒的器具，常用竹制。《景德传灯录》卷一七，云居道膺：“师掷痒和问：‘众还会么？’众曰：‘不会。’师曰：‘趁雀儿也不会。’”

对曰：“和尚也须道取一半，为什摩独考专甲⁶？”

和尚曰：“不辞向你道，恐已后无人承当。”

和尚又问：“仁到曹溪得个什摩物来？”

对曰：“未到曹溪，亦不曾失。”

师却问和尚：“在曹溪时还识和尚不？”

思曰：“你只今识吾不？”

对曰：“识又争能识得？”

又问：“和尚自从岭南出后，在此间多少时？”

思曰：“我亦不知汝早晚离曹溪。”

对曰：“某甲不从曹溪来。”

思曰：“我也知你来处。”

对曰：“和尚幸是大人⁷，莫造次。”

5.

思和尚见师异于常人，便安排于西侠，日夕只在和尚身边。其师形貌端正，足人是非，直得到和尚耳里。和尚得消息，向师曰：“汝正时是。”师便应喏。

第二日，粥鼓鸣了，在西侠里坐，伸手取粥。厨下僧见其钵盂，寻来。元来其师取和尚粥，众人知是其人安排。凡不识圣人，谤和尚，又毁师。阖院一齐上来，于和尚前收过。思和尚向师曰：“从今已后，第一不得行此事。你若行此事，

⁶ 专甲：同“某甲，么甲”。按唐五代时期，“么”既是“某”字的俗简体，又是“专”字的俗简体，有些书手因将“么甲”转写作“专甲”。“专甲”使用既多，遂成了约定俗成的文献词。（1）第一人称代词，略相当于“我”。（2）代替人名。《祖堂集》卷八，曹山：（曹山）初到洞山法筵，洞山问：阁梨名什么？对曰：专甲。（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⁷ 大人：对长辈、师长的称呼。

是你正眼埋却也不难。”

6.

师受戒后，思和尚问：“你已是受戒了也，还听律也无？”

对曰：“不用听律。”

思曰：“还念戒也无？”

对曰：“亦不用念戒。”

思曰：“你去让和尚处达书⁸得否？”

对曰：“得。”

思曰：“速去速来。你若迟晚些子，不见吾。你若不见吾，不得床下大斧。”

师便去到南岳让和尚处。书犹未达，先礼拜问：“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

让和尚曰：“子问太高生⁹，向后¹⁰人成阐提去。”

师对曰：“宁可永劫沉沦，终不求诸圣出离。”

师机既不投，书亦不达便归师处。

思和尚问：“彼中有信不？”

师对曰：“彼中无信。”

思曰：“有回报也无？”

对曰：“信既不通，书亦不达。”

师却问：“专甲去时，和尚有言，教速来床下收取大斧。峰已来也，便请大斧。”思和尚良久，师作礼而退。

⁸ 达书：送信。

⁹ 生：助语词，无意义。

¹⁰ 向后：以后。

斯之要旨，岂劣器之能持？乃佛佛径烛心灯，祖祖玄传法印。大师既投针¹¹而久亲于丈室，临歧而回。承方外之机，则能事将备，道可行矣。

思和尚曰：“吾之法门，先圣展转递相嘱授，莫令断绝。祖师预记于汝，汝当保持善自好去。”非久之间，思和尚迁化。

师著麻一切了，于天宝初方届衡岳。遍探岑壑，遂歇息于南台。寺东有石如台，乃庵其上，时人号石头和尚焉。此台则梁海禅师得道之台也。

7.

师初至南台，师僧去看，转来向让和尚说：“昨来到和尚处问佛法、轻忽底后生来东石头上坐。”

让曰：“实也无？”

对曰：“实也。”

让便唤侍者曰：“你去东边子细看，石头上坐底僧，若是昨来底后生，便唤他。若有应，你便道：‘石上膨惇子¹²，堪移此处栽。’”

侍者持此偈举似师。师答曰：“任你哭声哀，终不过山来。”

侍者却来举似让和尚。和尚云：“这阿师！他后子孙噤

¹¹ 投针：迦那提婆尊者通称提婆菩萨。南天竺执师子国人，姓毗舍罗。提婆意为天，迦那意为片目（一只眼）。原修外道，据说，他为了宣传神不假形的道理，入庙凿去大自在天神像左眼，入夜又自抉左眼以偿神。神大钦佩，指点他去师事龙树。龙树知他到来，令弟子端出一钵水，提婆投针入水，龙树赞叹说：「满钵之水，譬我智之周，彼投针遂极其底，是非常人」。遂接纳入门，并付正法眼藏于他，所以提婆被禅宗尊为西天二十八祖之第十五祖。

¹² 膨惇：自强。《诗·大雅·荡》“女奭然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毛传：“奭然，犹膨惇也。”郑玄笺：“奭然，自矜气健之貌。”

却天下人口去。”又教侍者问法。

侍者去彼问：“如何是解脱？”师曰：“阿谁缚汝？”
“如何是净土？”师曰：“阿谁垢汝？”“如何是涅槃？”
师曰：“谁将生死与汝？”侍者却来举似和尚。和尚便合掌
顶戴。

8.

此时有坚固禅师、兰、让三人为世宗匠，僉曰：“彼石
头有真师子吼。”师唤主事具陈前事。主事曰：“乞师有事
处分。”和尚领众去东边见石头。石头又强为不得，起来迎
接，相看¹³一切了，让和尚与石头起院成持¹⁴也。

9.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

师曰：“问取露柱去。”

僧曰：“不会。”

师曰：“我更不会。”

10.

大颠问：“古人道，‘道有道无二谤。’请师除。”

师曰：“正无一物，除个什摩？”

师索大颠曰：“并却咽喉屑吻，速道将来。”

对曰：“无这个。”

师曰：“若与摩¹⁵则你得入门也。”

¹³ 相看：探望、接待。

¹⁴ 起院成持：概指建立寺院助其弘法的意思。成持：帮助，使（某人、某事）成功。

¹⁵ 与摩：如此，这样。

11.

僧问：“如何是本来事？”

师曰：“汝因何从我见？”

进曰：“不从师觅，如何即得？”

师曰：“何曾失却那，作摩？”

12.

药山在一处坐。师问：“你在这里作什摩？”

对曰：“一物也不为。”

师曰：“与摩则闲坐也。”

对曰：“若闲坐则为也。”

师曰：“你道不为，不为个什摩？”

对曰：“千圣亦不识。”

师以偈赞曰：

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作摩行？

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常流岂可明。

僧拈问漳南¹⁶：“既是千圣，为什摩不识？”

答曰：“千圣是什摩碗鸣声¹⁷！”

13.

师问僧：“从什摩处来？”

对曰：“从江西来。”

师曰：“江西还见马祖不？”

¹⁶ 僧拈问漳南：一位僧人将上面的公案拈出来问漳南。漳南，盖为保福从展禅师，住漳州保福院。

¹⁷ 碗鸣声：《唐五代语言词典》释义如下：“碗鸣声：鬼取物之声。盖鬼取食物不见其形，唯闻碗磕碰声。泛指恶声，又引申指讨厌之物，鬼东西。”。

对曰：“见。”

师乃指一柴橛曰：“马师何似这个？”

僧无对，却回举似师，请师为决。

马师曰：“汝见柴橛大小？”

对曰：“勿量大¹⁸。”

马师曰：“汝甚有壮大之力。”

僧曰：“何故此说？”

马师曰：“汝从南岳负一柴橛来，岂不是有壮大之力？”

14.

师述《参同契》曰：

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

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

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

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

门门一切境，回互不回互。

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

色本殊质象，声元异乐苦。

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

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

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

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

¹⁸ 勿量大：勿，通无。《五灯会元》作“没量大。”《景德传灯录》卷九：“长老身材勿量大，笠子太小生。师云：‘虽然如此大千世界总在里许。’”《祖堂集》卷二，道信：“师乃问子（指少年弘忍）何姓，子答曰：‘姓非常姓。’师曰：‘是何姓？’子答：‘是佛性。’师曰：‘汝勿姓也。’子答曰：‘其姓空故。’”

然依一一法，依根叶分布。
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
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
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
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
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
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
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
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
进步非近远，迷隔山河固。
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

15.

师与邓隐峰铲草次，见蛇。师过锹子与隐峰。隐峰接锹子了，怕，不敢下手。师却拈锹子截作两段，谓隐峰曰：“生死尚未过得，学什摩佛法！”

16.

师将锹子铲草次，隐峰问：“只铲得这个，还铲得那个摩？”师便过锹子与隐峰。隐峰接得锹子，向师铲一下。师曰：“你只铲得这个。”

洞山代曰：“还有堆阜¹⁹摩？”

师唐贞元六年庚午岁十二月六日终，春秋九十一，僧夏

¹⁹ 堆阜：土堆。

六十三。僖宗皇帝谥号无际大师见相之塔。

附一：（补充《祖堂集》所未载）

《景德传灯录》卷十四

1.

一日思问师曰：“有人道岭南有消息。”师曰：“有人不云云。”曰：“若恁么，大藏小藏从何而来？”师曰：“尽从遮里去，终不少他事。”思甚然之。《五灯会元》卷五略同。

2.

师一日上堂曰：吾之法门，先佛传授。不论禅定精进，达佛之知见，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汝等当知，自己心灵体，离断常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齐同，应用无方，离心意识。三界六道，唯自心现。水月镜像，岂有生灭？汝能知之，无所不备。（《五灯会元》卷五略同。）

3.

《景德传灯录》卷十四载：时门人道悟问：“曹溪意旨谁人得？”师曰：“会佛法人得。”曰：“师还得否？”师曰：“我不会佛法。”（《五灯会元》卷五略同。）

4.

道悟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转处也无？”师曰：“长空不碍白云飞。”

问：“如何是禅？”师曰：“碌砖。”又问：“如何是道？”师曰：“木头。”自余门属领旨所有，问答各于本章出焉。（《五灯会元》卷五略同。）

附二：石头与弟子相关因缘

1.

药山惟俨禅师²⁰，澧州药山惟俨禅师，绛州韩氏子。年十七，依潮阳西山慧照禅师出家，纳戒于衡岳希操律师。博通经论，严持戒律。一日，自叹曰：“大丈夫当离法自净，谁能屑屑事细行于布巾邪？”

首造石头之室，便问：“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尝开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头曰：“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总不得。子作么生？”师罔措。头曰：“子因缘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去。”师稟命恭礼马祖，仍伸前问。祖曰：“我有时教伊扬眉瞬目，有时不教伊扬眉瞬目，有时扬眉瞬目者是，有时扬眉瞬目者不是。子作么生？”师于言下契悟，便礼拜。祖曰：“你见甚么道理便礼拜？”师曰：“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护持。”侍奉三年。

²⁰ 药山惟俨（751~834年），唐代禅僧。属青原行思之法系。山西绛州（今山西新绛）人，俗姓韩。十七岁依潮阳（广东）西山慧照禅师出家。大历八年（773年）就衡山希操受具足戒。博通经论，严持戒律。后参谒石头希迁，密领玄旨。次参谒马祖道一，言下契悟，奉侍三年。后复还石头，为其法嗣。不久，至澧州药山，广开法筵，四众云集，大振宗风。一夜，登山经行，忽云开见月，大笑一声，遍于澧阳东九十余里，居民均闻其声。朗州刺史李翱赠诗云“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禅师的门风孤峻，出言玄微，而格调高雅。虽其博涉经教，但住持药山后，却不许学人看经，认为看读经论反为障道之因缘，“记持言语，多被经论惑”。唐太和八年（834年）示寂，世寿八十四。一说太和二年十二月示寂，世寿七十。敕谥“弘道大师”。

一日，祖问：“子近日见处作么生？”师曰：“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祖曰：“子之所得，可谓协于心体，布于四肢。既然如此，将三条篾束取肚皮，随处住山去。”师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无所益，欲为无所为。宜作舟航，无久住此。”师乃辞祖返石头。

一日在石上坐次，石头问曰：“汝在这里作么？”曰：“一物不为。”头曰：“恁么即闲坐也。”曰：“若闲坐即为也。”头曰：“汝道不为，不为个甚么？”曰：“千圣亦不识。”头以偈赞曰：“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祇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后石头垂语曰：“言语动用没交涉。”师曰：“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头曰：“我这里针劄²¹不入。”师曰：“我这里如石上栽华。”头然之。

后居澧州药山，海众云会。师与道吾说茗溪²²上世为节察来。吾曰：“和尚上世曾为甚么？”师曰：“我痿痿羸羸²³，且恁么过时。”吾曰：“凭何如此？”师曰：“我不曾展他书卷。”（石霜别云：“书卷不曾展。”）[注：《祖堂集》卷四 药山和尚此段对话所载不同：茗溪和尚对师说话去后，师向云岩曰：“茗溪向上曾为节察来。”岩却问和尚：“向上曾为什摩？”师曰：“孳孳拳拳，羸羸垂垂，百丑千拙，且与摩过时。”岩礼拜出去，向道吾拈起因缘。吾曰：“好话只欠一问。”岩云：“作摩生问？”]

²¹ 劄：通扎。

²² 茗溪：澧州茗溪道行禅师，嗣法马祖。

²³ 痿痿羸羸：痿，肢体麻木；羸，瘦弱。形容身体瘦弱不堪。

道吾曰：“何故如此？”岩才得个问头，便去和尚处，续前问：“何故如此？”师曰：“书卷不曾展。”后有人举似石霜。石霜曰：“不曾展他书卷。”]

院主报：“打钟也，请和尚上堂。”师曰：“汝与我擎钵盂去。”曰：“和尚无手来多少时？”师曰：“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么，和尚如何？”师曰：“我无这个眷属。”

谓云岩曰：“与我唤沙弥来。”岩曰：“唤他来作甚么？”师曰：“我有个折脚铛子²⁴，要他提上挈下。”岩曰：“恁么则与和尚出一只手去也。”师便休。

园头栽菜次，师曰：“栽即不障汝栽，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众吃甚么？”师曰：“汝还有口么？”头无对。

道吾、云岩侍立次，师指按山上枯荣二树，问道吾曰：“枯者是，荣者是？”吾曰：“荣者是。”师曰：“灼然一切处，光明灿烂去。”又问云岩：“枯者是，荣者是？”岩曰：“枯者是。”师曰：“灼然一切处，放教枯淡去。”高沙弥忽至，师曰：“枯者是，荣者是？”弥曰：“枯者从他枯，荣者从他荣。”师顾道吾、云岩曰：“不是，不是。”

问：“如何得不被诸境惑？”师曰：“听他何碍汝？”曰：“不会。”师曰：“何境惑汝？”

问：“如何是道中至宝？”师曰：“莫曲。”曰：“不曲时如何？”师曰：“倾国不换。”

²⁴ 折脚铛子：无足的茶铛。有足之釜称铛，即茶釜，古代煮茶器具。

有僧再来依附，师问：“阿谁？”曰：“常坦。”师呵曰：“前也是常坦，后也是常坦。”

师久不升堂，院主白曰：“大众久思和尚示诲。”师曰：“打钟著！”众才集，师便下座，归方丈。院主随后问曰：“和尚既许为大众说话，为甚么一言不措？”师曰：“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争怪得老僧？”

师问云岩：“作甚么？”岩曰：“担屎。”师曰：“那个𡩊²⁵？”岩曰：“在。”师曰：“汝来去为谁？”曰：“替他东西。”师曰：“何不教并行？”曰：“和尚莫谤他。”师曰：“不合恁么道。”曰：“如何道？”师曰：“还曾担么？”

师坐次，僧问：“兀兀地思量甚么？”师曰：“思量个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师曰：“非思量。”

问：“学人拟归乡时如何？”师曰：“汝父母遍身红烂，卧在荆棘林中，汝归何所？”曰：“恁么则不归去也。”师曰：“汝却须归去。汝若归乡，我示汝个休粮方子。”曰：“便请。”师曰：“二时上堂，不得咬破一粒米。”

问：“如何是涅槃？”师曰：“汝未开口时唤作甚么？”

问僧：“甚处来？”曰：“湖南来。”师曰：“洞庭湖水满也未？”曰：“未。”师曰：“许多时雨水，为甚么未满？”僧无语。（道吾云：“满也。”云岩云：“湛湛地。”洞山云：“甚么劫中曾增减来？”云门云：“祇在这里。”）

²⁵ 𡩊：nǐ，句末语气词，相当于“呢”，“哩”。

师问僧：“甚处来？”曰：“江西来。”师以拄杖敲禅床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处。”师抛下拄杖，僧无语。师召侍者，点茶与这僧，踏州县困。

师问庞居士：“一乘中还著得这个事么？”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还著得么？”师曰：“道居士不见石头，得么？”士曰：“拈一放一，未为好手。”师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²⁶便出。师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个一乘问宗，今日失却也。”师曰：“是！是！”

上堂：“祖师祇教保护，若贪嗔痴起来，切须防禁，莫教振触²⁷。是你欲知枯木、石头，却须担荷，实无枝叶可得。虽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绝言语。我今为你说，这个语显无语底，他那个本来无耳目等貌。”

师与云岩游山，腰间刀响。岩问：“甚么物作声？”师抽刀蓦口作斫势。（洞山举示众云：“看他药山横身，为这个事，今时人欲明向上事，须体此意始得。”）

遵布衲²⁸浴佛。师曰：“这个从汝浴，还浴得那个么？”

²⁶ 珍重：古代丛林一般见面道“不审”，告别言“珍重”。“珍重”：《敕修清规·训童行》云：屏息拱听（恭听）规诲，毕，又三拜。参头喝云：珍重。众低声和，问询而退。《僧史略》曰：“临去辞曰‘珍重’何？此则相见既毕，情意已通，嘱曰‘珍重’，犹言善‘加保重，请加自爱，好将息，宜珍惜’同也。”《释氏要览》：“释氏相见，将退，即口云‘珍重’，如此方俗曰‘安置’也。若卑至于尊所，尊长命坐。即受经（受持佛经经文），后去，即不云‘珍重’，但合掌俯首，示敬也。”忠曰：或问“已言早起不审，却晚参道不审，何也？”答曰：“凡上来，见师主（师家、师父），则不拘早晚，言不审；若常随者，早起见时，可言不审。夜间退时，可言珍重而已。”《五灯会元》卷一六，天衣义怀：“上来道个‘不审’，能消万两黄金；下去道个‘珍重’，亦消得四天下供养。”

²⁷ 振触：碰撞、触犯的意思。振，觸也，撞也。

²⁸ 遵布衲：曾湖南药山殿主。

遵曰：“把将那个来。”师乃休。（长庆云：“邪法难扶。”玄觉云：“且道长庆恁么道，在宾在主？众中唤作浴佛语，亦曰兼带语，且道尽善不尽善？”）

问：“学人有疑，请师决。”师曰：“待上堂时来，与闍黎决疑。”至晚，上堂众集。师曰：“今日请决疑上座在甚么处？”其僧出众而立。师下禅床，把住曰：“大众！这僧有疑。”便与一推，却归方丈。（玄觉曰：“且道与伊决疑否？若决疑，甚么处是决疑；若不与决疑，又道待上堂时与汝决疑。”）

师问饭头：“汝在此多少时也？”曰：“三年。”师曰：“我总不识汝。”饭头罔测，发愤而去。

问：“身命急处如何？”师曰：“莫种杂种。”曰：“将何供养？”师曰：“无物者。”

师令供养主抄化²⁹，甘行者问：“甚处来？”曰：“药山来。”甘曰：“来作么？”曰：“教化。”甘曰：“将得药来么？”曰：“行者有甚么病？”甘便舍银两铤。意：“山中有人，此物却回，无人即休。”主便归，纳疏³⁰。师问曰：“子归何速？”主曰：“问佛法相当得银两铤。”师令举其语。主举已，师曰：“速送还他。子著贼了也。”主便送还。甘曰：“由来有人。”遂添银施之。（同安显云：“早知行者恁么问，终不道药山来。”）

问僧：“见说汝解算，是否？”曰：“不敢。”师曰：

²⁹ 抄化：化缘。

³⁰ 纳疏：交纳缘薄。

“汝试算老僧看。”僧无对。（云岩举问洞山：“汝作么生？”山曰：“请和尚生月³¹。”）

师书“佛”字，问道吾：“是甚么字？”吾曰：“佛字。”师曰：“多口阿师！”

问：“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师良久曰：“吾今为汝道一句亦不难，祇宜汝于言下便见去，犹较些子³²。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过。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大众夜参，不点灯。师垂语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³³生儿，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儿，也只是和尚不道。”师曰：“侍者把灯来！”其僧抽身入众。（云岩举似洞山，山曰：“这僧却会，只是不肯礼拜。”）

问僧：“甚处来？”曰：“南泉来。”师曰：“在彼多少时？”曰：“粗经冬夏。”师曰：“恁么，则成一头水牯牛去也！”曰：“虽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师曰：“口欲³⁴东南风那？”曰：“和尚莫错，自有拈匙把箸人在。”

问：“达磨未来时，此土还有祖师意否？”师曰：“有。”曰：“既有，祖师又来作甚么？”师曰：“祇为有，所以来。”

看经次，僧问：“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为甚么却自看？”师曰：“我祇图遮眼。”曰：“某甲学和尚还得也无？”师曰：“汝若看，牛皮也须穿³⁵。”（长庆云：“眼有何过？”

³¹ 生月：出生年月。

³² 较些子：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³³ 特牛：公牛。

³⁴ 欲：hē，大口地饮，或大口地吸。

³⁵ 牛皮也须穿：《祖堂集》卷四：“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为甚么却自看经？”师曰：“我要遮眼。”曰：“学人学和尚看经得不？”师曰：“汝若学我看经，牛皮也须穿过。”结合《祖堂集》句，意思应该是“就连牛皮也一定会被你的眼睛穿透的。”“须”在此表示对事物进行肯定推断的副词“必然”、“一定会”

玄觉云：“且道长庆会药山意不会药山意。”）[注：《祖堂集》卷四药山和尚此处为：长庆拈问僧：“古人遮眼，眼有何过？”对者非一，不称师旨。自代曰：“一翳又作摩生？”]

问：“平田浅草，麈鹿³⁶成群，如何射得麈中主？”师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师曰：“侍者，拖出这死汉。”僧便走。师曰：“弄泥团汉³⁷有甚么限？”

朗州刺史李翱问：“师何姓？”师曰：“正是时。”李不委³⁸，却问院主：“某甲适来问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时。未审姓甚么？”主曰：“恁么则姓韩也。”师闻乃曰：“得恁么不识好恶！若是夏时对他，便是姓热。”

师一夜登山经行，忽云开见月，大啸一声，应澧阳东九十里许，居民尽谓东家，明晨迭相推问，直至药山。徒众曰：“昨夜和尚山顶大啸。”李赠诗曰：“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临顺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众皆持拄撑之。师举手曰：“子不会我意。”乃告寂。塔于院东隅。唐文宗谥弘道大师，塔曰化城。

（《五灯会元》卷第五）

（附：澧州高沙弥，初参药山，山问：“甚处来？”师曰：“南岳来。”山曰：“何处去？”师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图甚么？”师曰：“图免生死。”山曰：

的意思。（参照入矢义高《禅宗语录的语言与文体》，载《俗语言研究》1993年12月创刊号）

³⁶ 麈鹿：麈，zhǔ。古书上指鹿一类的动物。尾巴可以制拂尘，故称拂尘为麈尾，也简称麈。

³⁷ 弄泥团汉：禅家示机应机，若陷入言句情识，斥之为“弄泥团汉”。《圆悟语录》卷一五：“是故，从上来行棒行喝，一机一境，一言一句，意在钩头，只贵独脱，勿使依草附木。所谓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若不如是，尽是弄泥团汉。”（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³⁸ 不委：不知。

“有一人不受戒，亦无生死可免。汝还知否？”师曰：“恁么则佛戒何用？”山曰：“这沙弥犹挂唇齿在。”师礼拜而退。道吾来侍立，山曰：“适来有个跛脚沙弥，却有些子气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须勘过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来沙弥在甚么处？”师出众立。山问：“我闻长安甚闹，你还知否？”师曰：“我国晏然。”（法眼别云：“见谁说？”）山曰：“汝从看经得，请益得？”师曰：“不从看经得，亦不从请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经、不请益，为甚么不得？”师曰：“不道他不得，只是不肯承当。”山顾道吾、云岩曰：“不信道³⁹？”

师一日辞药山，山问：“甚么处去？”师曰：“某甲在，众有妨，且往路边卓个草庵，接待往来茶汤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师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唤甚么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离吾左右，时复要与子相见。”师住庵后，一日归来，值雨。山曰：“你来也？”师曰：“是。”山曰：“可煞⁴⁰湿。”师曰：“不打这个鼓笛。”云岩曰：“皮也无，打甚么鼓？”道吾曰：“鼓也无，打甚么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场曲调。”

僧问：“一句子还有该不得处否？”师曰：“不顺世。”

药山斋时，自打鼓，师捧钵作舞入堂。山便掷下鼓槌曰：“是第几和？”师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师就桶舀一杓饭便出。（《五灯会元》卷五澧州高沙弥）

2.

天皇和尚⁴¹，嗣石头，在荆南。师讳道悟，未睹行状，

³⁹ 不信道：此句如作陈述句：不相信。此句如作疑问句：不相信吗？

⁴⁰ 可煞：表示极甚之辞。犹言非常。

⁴¹ 天皇和尚：天皇道悟（748~807）唐代禅师。婺州东阳（浙江金华东阳）人，俗姓张。自幼神秀，长而谨愿，十四岁出家，二十五岁受具足戒。未久游余杭，参谒径山国一，从问禅要，服勤五年而蒙印可。后又参访马祖道一、石头希迁，尽得玄旨，乃栖止荆州当阳紫云山。未久，应荆州天皇寺之请，驻锡而振复之，法席愈盛，世称“天皇门风”。后寂于宪宗元和二年四月，世寿六十，僧腊三十五。后世称为‘天皇道悟’，以别于同时代之禅师“天王道悟”。其法嗣为龙潭崇信，崇信门下为德山宣鉴；我国云门、法眼二宗即出自宣鉴之法系。以上系出自宋高僧传卷十、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传法正宗记卷七等所载，然自景德传灯录以下之诸传，均认为天王道悟为马祖道一之嫡流，而云门、法眼二宗则源自师之法系。[林间录卷上]（《佛光大辞典》）

不决终始之要。师初问石头：“离却智慧，何法示人？”石头曰：“老僧无奴婢，离什摩？”进曰：“如何得玄旨？”石头曰：“你解撮风⁴²不？”师曰：“若与摩则不从今日去也。”石头曰：“未审汝早晚从那边来？”师曰：“某甲不是那边人。”石头曰：“我早个知汝来处。”师曰：“和尚亦不得赃贿⁴³于人。”石头曰：“汝身现在。”师曰：“虽然如此，毕竟如何示于后人？”石头云：“你道阿谁是后人？”师礼谢，深领玄要。

问：“如何玄妙之说？”师云：“莫道我解佛法！”僧云：“争那学人疑滞何？”师曰：“何不问老僧？”僧曰：“问则问了也。”师曰：“去！不是你存泊处。”

师乃一日忽然唤典座，典座来。师示曰：“会摩？”曰：“不会。”师便把枕头当面抛之，乃告寂。

（《祖堂集》卷四 天皇和尚）

3.

招提和尚，嗣石头。师讳惠明，姓欧阳，韶州曲江人也。年十三，于邓林寺摸禅师处出家。十七游衡岳，二十受戒，乃往虔州龚公山谒大寂。大寂云：“你来何求？”对曰：“求佛知见。”大寂曰：“佛无知见，知见乃魔界耳。你从南岳来，似未见石头曹溪心要耳。汝应却归石头。”师遂依言而返，造石头，果应大寂之言，契缘悟达。不出招提三十余年，因号招提朗矣。至元和十五年庚子岁正月二十二日迁化，春

⁴² 撮风：犹乘风，形容行动快速。

⁴³ 赃贿：原指贪污纳贿，此指败坏名声的意思。

秋八十三，僧夏六十四矣。

（《祖堂集》卷四 招提和尚）

（《景德传灯录》卷十四潭州招提慧朗（《祖堂集》作惠明，《五灯会元》亦作慧朗）禅师又载：师承命回岳造于石头。问：“如何是佛？”石头曰：“汝无佛性。”曰：“蠢动含灵又作么生？”石头曰：“蠢动含灵却有佛性。”曰：“慧朗为什么却无？”石头曰：“为汝不肯承当。”师于言下信入。）

4.

丹霞和尚⁴⁴，嗣石头。师讳天然，少亲儒墨，业洞九经。初与庞居士同侣入京求选，因在汉南道寄宿次，忽夜梦日光满室。有鉴者云：“此是解空之祥也。”又逢行脚僧，与吃茶次，僧云：“秀才去何处？”对曰：“求选官去。”僧云：“可借许功夫，何不选佛去？”秀才曰：“佛当何处选？”其僧提起茶碗曰：“会摩？”秀才曰：“未测高旨。”僧曰：“若然者，江西马祖今现住世说法，悟道者不可胜记，彼是真选佛之处。”二人宿根猛利，遂返秦游而造大寂，礼拜已，马大师曰：“这汉来作什摩？”秀才汰上幞头，马祖便察机，笑而曰：“汝师石头摩？”秀才曰：“若与摩则与某甲指示石头。”马祖曰：“从这里去南岳七百里，迁长老在石头，你去那里出家。”秀才当日便发去，到石头参和尚。和尚问：“从什摩处来？”对曰：“某处来。”石头曰：“来作什摩？”秀才如前对，石头便点头曰：“著槽厂去。”乃执爨役。经

⁴⁴ 丹霞和尚：丹霞天然禅师（739～824），唐代僧。石头希迁之门人。初习儒业，后遇禅僧而悟，投南岳石头门下，服役三年，剃发受戒。寻谒江西马大师，受天然之法号。居天台华顶峰三年，更往径山参拜国一禅师。其后，大振法锡于南阳丹霞山。长庆四年示寂，世寿八十六。敕谥‘智通禅师’。塔号妙觉。[宋高僧传卷十一、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五灯会元卷五]（《佛光大辞典》）

一二载余，石头大师明晨欲与落发，今夜童行参时，大师曰：“佛殿前一搭草，明晨粥后铲却。”来晨诸童行竞持锹馮，唯有师独持刀水，于大师前跪拜揩洗。大师笑而剃发。师有顶峰突然而起，大师按之曰：“天然矣。”落发既毕，师礼谢度兼谢名，大师曰：“吾赐汝何名？”师曰：“和尚岂不曰‘天然’耶？”石头甚奇之，乃为略说法要，师便掩耳云：“太多也。”和尚云：“汝试作用看。”师遂骑圣僧头，大师云：“这阿师！他后打破泥龕塑像去。”

师受戒已，而大寂耀摩尼于江西，师乃下岳，再诣彼，礼谒大寂。大寂问：“从什摩处来？”对曰：“从石头来。”大寂曰：“石头路滑，还弛倒也无？”对曰：“若弛倒即不来此也。”大寂甚奇之。

师放旷情杯，涛违顺境，乐乎云水，去住逍遥。至洛京，参忠国师。初见侍者便问：“和尚还在也无？”对曰：“在，只是不看客。”师曰：“大深远生！”侍者曰：“佛眼覷不见。”师曰：“龙生龙子，凤生凤子。”侍者举似国师，国师便打侍者。师寻上邓州丹霞山，格调孤峻，少有攀者。爰有禅德远来问津，山下遇见师，遂辄申问：“丹霞山在什摩处？”师指山曰：“青青黯黯底是。”禅德曰：“莫只这个便是不？”师曰：“真师子儿，一拨便转。”次于天台，居花顶峰三载。又礼国一禅师。以元和初上龙门香山，与伏牛禅师为莫逆侣。后于惠林寺，遇天寒，焚木佛以御次，主人或讥，师曰：“吾茶毗，觅舍利。”主人曰：“木头有何也？”

师曰：“若然者何责我乎？”主人亦向前，眉毛一时坠落。有人问真觉大师：“丹霞烧木佛，上座有何过？”大师云：“上座只见佛。”进曰：“丹霞又如何？”大师云：“丹霞烧木头。”

（摘录《祖堂集》卷四 丹霞和尚）

5.

大颠和尚⁴⁵。嗣石头，在潮州。元和十三年戊戌岁迎真身，元和皇帝于安远门躬自焚香，迎候顶礼。皇帝及百寮俱见五色光现，皆云是佛光，百寮拜贺圣感。唯有侍郎韩愈⁴⁶一人独言不是佛光，不肯拜贺圣德。帝问：“既不是佛光，当此何光？”侍郎当时失对，被贬潮州。侍郎便到潮州，问左右：“此间有何道德高行禅流？”左右对曰：“有大颠和尚。”侍郎令使往彼三请，皆不赴。后和尚方闻佛光故⁴⁷乃自来，侍郎不许相见，令人问：“三请不赴，如今为什摩不屈自来？”师云：“三请不赴，不为侍郎；不屈自来，只为佛光。”侍郎闻已喜悦，则申前旨，“弟子其时云不是佛光，当道理不？”

⁴⁵ 大颠和尚：大颠宝通（732~824年），唐代禅僧。颖川人，俗姓陈（一说杨）。法号宝通，自号“大颠和尚”。据《潮州府志》载，大历年中，与药山惟俨并师事惠照于西山。复与之游南岳，参谒石头希迁，大悟宗旨，得曹溪之绪。于潮州西幽岭下创建灵山禅院，出入有猛虎相随，门人传法者千余人。韩愈被谪贬潮州时，闻大颠之名，召至，留十余日，谓其能外形骸，以理自胜，因与师往来相交，过从甚密。长庆四年，师辞众而逝，世寿九十三。著有《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及《金刚经》释义。又尝自书《金刚经》千五百遍、《法华》《维摩经》各三十部。其墓塔筑于寺侧。唐末有贼发其塔，骨骸尽化，唯舌根犹存如生，复瘞（yì，埋葬）之，号“瘞舌冢”。宋至道年中，乡人复挖视之，唯见舌镜而已，乃叠石藏之，号“舌镜塔”。

⁴⁶ 韩文公：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韩愈看到当时儒学的衰微，为佛家所代替，于是以儒家道统自居，自比为孟子之拒杨墨，以尊儒排佛为己任。因向唐宪宗呈《谏迎佛骨表》等原因被贬到潮州当刺史，在潮州遇到大颠禅师并与禅师相交甚好，并留下往公案。宋黄庭坚曾说：“退之见大颠后，作文理胜，而排佛之辞为之沮。”附：韩愈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⁴⁷ 知道了韩愈被贬是因为不肯认佛光的缘故。

师答曰：“然。”侍郎云：“既不是佛光，当时何光？”师曰：“当是天龙八部释梵助化之光。”侍郎云：“其时京城若有一人似于师者，弟子今时日不来此。”侍郎又问曰：“未审佛还有光也无？”师曰：“有。”进曰：“如何是佛光？”师唤云：“侍郎。”侍郎应喏。师曰：“看还见摩？”侍郎曰：“弟子到这里知不会。”师云：“这里若会得，是真佛光。故佛道一道，非青黄赤白色，透过须弥卢围，遍照山河大地，非眼见，非耳闻，故五日不睹其容，二听不闻其响。若识得这个佛光，一切圣凡虚幻无能惑也。”师欲归山，留一偈曰：

辞君莫怪归山早，为忆松萝对月宫。

台殿不将金锁闭，来时自有白云封。

自后侍郎特到山，复礼乃问：“弟子军州事多，佛法中省要处，乞师指示。”师良久，侍郎罔措，登时三平造侍者在背后敲禅床，师乃回视云：“作摩？”对曰：“先以定动，然后智拔。”侍郎向三平云：“和尚格调高峻，弟子罔措。今于侍者边却有入处。”礼谢三平，却归州。

后一日上山礼师，师睡次，见来不起。便问：“游山来，为老僧礼拜来？”对曰：“礼拜和尚来。”师曰：“不礼更待何时！”侍郎便礼拜。

后一日又上山，师问：“游山来，为老僧礼拜来？”侍郎曰：“游山来。”师曰：“还将得游山杖来不？”对曰：“不将得来。”师曰：“若不将来，空来何益？”

又一日师曰：“老僧往年见石头，石头问：‘阿那个是汝心？’对曰：‘即祇对和尚言语者是。’石头便喝之。经旬日却问：‘和尚前日岂不是？除此之外何者是心？’石头云：‘除却扬眉动目一切之事外直将心来。’对曰：‘无心可将来。’石头曰：‘先来有心，何得言无心？有心无心，尽同谩我。’于此时言下大悟此境。却问：‘既今某甲除却扬眉动目一切之事外，和尚亦须除之。’石头云：‘我除竟。’对曰：‘将示和尚了也。’石头云：‘汝既将示我心如何？’对曰：‘不异和尚。’石头曰：‘不关汝事。’对曰：‘本无物。’石头曰：‘汝亦无物。’对曰：‘无物则真物。’石头云：‘真物不可得。汝心见量意旨如此，也须护持。’”

僧问：“其中人相见时如何？”师曰：“早不其中。”进曰：“其中者如何？”师曰：“渠不作这个问。”

（《祖堂集》卷五 大颠和尚）

（《五灯会元》卷五潮州灵山大颠宝通禅师 补充《祖堂集》 师住后，学者四集。上堂：“夫学道人须识自家本心，将心相示，方可见道。多见时辈只认扬眉瞬目，一语一默，蓦头印可，以为心要，此实未了。吾今为你诸人分明说出，各须听受。但除却一切妄运想念，见量即汝真心。此心与尘境，及守认静默时全无交涉。即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应机随照，泠泠自用。穷其用处，了不可得。唤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须护持，不可容易。”

僧问：“其中人相见时如何？”师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师曰：“不作个问。”

韩文公一日相访，问师：“春秋多少？”师提起数珠，曰：“会么？”公曰：“不会。”师曰：“昼夜一百八。”公不晓，遂回。次日再来，至门前见首座，举前话问意旨如何。座

扣齿三下。及见师，理前问，师亦扣齿三下。公曰：“元来佛法无两般。”师曰：“是何道理？”公曰：“适来问首座亦如是。”师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对否？”座曰：“是。”师便打趁出院。

文公又一日白师曰：“弟子军州事繁，佛法省要处，乞师一语。”师良久，公罔措。时三平为侍者，乃敲禅床三下。师曰：“作么？”平曰：“先以定动，后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门风高峻，弟子于侍者边得个入处。”

一日，将⁴⁸痒和子⁴⁹廊下行，逢一僧问讯次，师以痒和子蓦口打，曰：“会么？”曰：“不会。”师曰：“大颠老野狐，不曾孤负人。”）

6.

长髭和尚⁵⁰，嗣石头，在潭州攸县。未睹行录，不决化缘终始。师初礼石头，密领玄旨。次往曹溪礼塔，却回石头。石头问：“从何处来？”对曰：“从岭南来。”石头云：“大庾岭头一铺功德，还成就也无？”对曰：“诸事已备，只欠点眼在。”石头曰：“莫要点眼不？”对曰：“便请点眼。”石头趺起脚示之，师便连礼十数拜不止。石头云：“这汉见什摩道理？但知礼拜。”师又不止，石头进前把住云：“你见何道理但知礼拜？”师曰：“如红炉上一点雪。”石头云：“如是，如是。”

师得十岁儿子，养得八年。有一日，儿子启和尚曰：“某甲欲得受戒去，还得也无？”师云：“受戒图什摩？”儿子曰：“某甲祖公在南岳，欲得去那里礼覲，只是未受戒，不

⁴⁸ 将：拿着。

⁴⁹ 痒和子：即“痒和”。代手搔痒的器具。

⁵⁰ 长髭和尚：潭州长髭旷禅师。

敢去。”师曰：“受戒须是二十始得，且住。”师忽然觉察，唤来许伊受戒。小师明朝辞和尚，和尚云：“子归来，须到石头处来。”小师应喏，便去南岳般若寺受戒，后却去石头参。石头云：“从什摩处？”对云：“从长髭来。”石头曰：“今夜在此宿，还得摩？”对云：“一切取和尚处分。”小师第二日早朝来不审⁵¹，师便领新戒入山。路边有一个树子，石头云：“汝与我斫却，这个树碍我路。”对曰：“某甲不将刀子来。”石头曰：“我这里有刀子。”曰：“便请。”石头便抽刀，把柄过，与刀子。曰：“何不过那头来？”师曰：“用那头作什摩？”新戒便大悟。石头教新戒归受业处，新戒便辞石头，却归师处。师问：“教你到石头，你还到也无？”对曰：“到则到，不通耗。”师问曰：“依什摩人受戒？”对曰：“不依他。”师曰：“你在彼中即如此，我这里作摩生？”对曰：“要且不违背。”师曰：“大与摩多知生！”对曰：“舌头不曾染著在！”师便咄：“这多口新戒，出去！”此是石室和尚也。

（《祖堂集》卷五 长髭和尚）

⁵¹ 不审：见面时的问候语。古代丛林一般见面道“不审”，告别言“珍重”。无著道忠著《禅林象器笺》语言门：“不审”：忠曰：“不审，礼话也，其义见《僧史略》，须与‘珍重’交看。……又，《寮元》云：每日粥罢……茶头喝云：不审。大众和南。《僧史略》云：如比丘相见，曲躬合掌，口曰‘不审’者何？此三业归仰也，（曲躬合掌身也，发言不审口也，心若不生崇重，岂能动身口乎？）谓之问讯。其或卑问尊，则‘不审，少病少恼，起居轻利不？’上慰下，则‘不审，无病恼，乞食易得，住处无恶伴，水陆无细虫不？’后人省其辞，止曰‘不审’也，大如敬后语乎。……”“珍重”：《敕修清规·训童行》云：屏息拱听（恭听）规诲，毕，又三拜。参头喝云：珍重。众低声和，问询而退。《僧史略》曰：“临去辞曰‘珍重’何？此则相见既毕，情意已通，嘱曰‘珍重’，犹言善‘加保重，请加自爱，好将息，宜保惜’同也。”《释氏要览》：“释氏相见，将退，即口云‘珍重’，如此方俗曰‘安置’也。若卑至于尊所，尊长命坐。即受经（受持佛经经文），后去，即不云‘珍重’，但合掌俯首，示敬也。”忠曰：或问“已言早起不审，却晚参道不审，何也？”答曰：“凡上来，见师主（师家、师父），则不拘早晚，言不审；若常随者，早起见时，可言不审。夜间退时，可言珍重而已。”《五灯会元》卷一六，天衣义怀：“上来道个‘不审’，能消万两黄金；下去道个‘珍重’，亦消得四天下供养。”

僧参，绕禅床一匝，卓然而立。师曰：“若是石头法席，一点也用不著。”僧又绕禅床一匝。师曰：“却是恁么时，不易道个来处。”僧便出去。师乃唤，僧不顾。师曰：“这汉犹少教诏在。”僧却回曰：“有一人不从人得，不受教诏，不落阶级，师还许么？”师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师却绕禅床一匝。僧曰：“不唯宗眼分明，亦乃师承有据。”师乃打三棒。

（《五灯会元》卷五 长髯旷禅师）

7.

五台山隐峰禅师，邵武军邓氏子。（时称邓隐峰。）幼若不慧，父母听其出家。初游马祖之门，而未能睹奥。复来往石头，虽两番不捷，（语见马祖章。）而后于马祖言下相契。师问石头：“如何得合道去？”头曰：“我亦不合道。”师曰：“毕竟如何？”头曰：“汝被这个得多少时邪？”石头铲草次，师在左侧，叉手而立。头飞铲子，向师前铲一株草。师曰：“和尚祇铲得这个，不铲得那个。”头提起铲子，师接得，便作铲草势。头曰：“汝祇铲得那个，不解铲得这个。”师无对。（洞山云：“还有堆阜么？”）师一日推车次，马祖展脚在路上坐。师曰：“请师收足。”祖曰：“已展不缩。”师曰：“已进不退。”乃推车碾损祖脚。祖归法堂，执斧子曰：“适来碾损老僧脚底出来！”师便出于祖前，引颈，祖乃置斧。

（《五灯会元》卷第三 五台隐峰禅师）

邓隐峰辞师，师云：“什么处去？”对云：“石头去。”师云：“石头路滑。”对云：“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便去。才到石头，即绕禅床一匝，振锡一声，问：“是何宗旨？”石头云：“苍天！苍天！”隐峰无语。却回举似于师，师云：“汝更去，见他道苍天，汝便嘘嘘。”隐峰又去石头，一依前问，是何宗旨。石头乃嘘嘘，隐峰又无语。归来，师云：“向汝道，石头路滑。”

（《景德传灯录》卷六江西道一禅师）

（《五灯会元》卷第三江西马祖道一禅师 邓隐峰辞师，师曰：“甚么处去？”曰：“石头去。”师曰：“石头路滑。”曰：“竿木随身，逢场作戏。”便去。才到石头，即绕禅床一匝，振锡一声。问：“是何宗旨？”石头曰：“苍天，苍天！”峰无语，却回举似师。师曰：“汝更去问，待他有答，汝便嘘两声。”峰又去，依前问。石头乃嘘两声。峰又无语，回举似师。师曰：“向汝道，石头路滑。”）

（《祖堂集》卷四丹霞禅师，马祖同样问丹霞：大寂问：“从什摩处来？”对曰：“从石头来。”大寂曰：“石头路滑，还弛倒也无？”对曰：“若弛倒即不来此也。”）

8.

襄州居士庞蕴者，衡州衡阳县人也，字道玄，世本儒业。少悟尘劳，志求真谛。唐贞元初，谒石头，乃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头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后与丹霞为友。一日石头问曰：“见老僧以来，日用事作么生？”士曰：“若问日用事，即无开口处。”乃呈偈曰：“日用事无别，惟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丘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头然之，曰：“子

以缁耶素耶？”士曰：“愿从所慕，遂不剃染。”后参马祖，问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甚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士于言下顿领玄旨。

（《指月录》卷九）

附三：马祖与石头因缘简述

马祖、石头是同时代的人。石头长马祖约九岁，马祖先石头两年化去，皆六祖而后的宗门巨匠。两位禅师门下弟子均互相参访。如药山首造石头之室，未能决了，石头教往马大师处去，药山见马祖言下契悟，侍奉三年，然后乃返石头，在石头处则体道更深，石头且以偈赞之，深蒙印可。又如丹霞初礼马祖，祖顾视良久，说道南岳石头乃汝之师，丹霞抵石头终了大事，再谒马祖亦印可。像这样的事还不少。两师当时却以阐化禅宗为职志，有时亦由参学僧口里，暗通消息，时时相见。如石头问新到：“从什么处来？”曰：“江西来。”头曰：“见马大师否？”曰：“见。”头乃指一橛柴曰：“马师何似这个？”僧无对，却回举似马祖，祖曰：“汝见橛柴大小？”曰：“没量大。”祖曰：“汝甚有力。”曰：“何也？”祖曰：“汝从南岳负一橛柴来岂不是有力。”还有庞居士亦是出入两师之门。初谒石头，乃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头以手掩其口，庞豁然有省。后参马祖，问

曰：“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曰：“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庞于言下顿领玄旨。居士悟后经常亲近两师，且与两师弟子禅道往还。从这些公案事实来看，两师禅道并不如后代分列门庭标新立异。两师的祖风虽别，提持则一。宗风之异全系才调不同，方便摄化，岂能据此另定两师宗旨？五家出自两师，以后各各曲立宗旨。雪窦赞颂两师之言曰：“十影神驹立海涯（马祖），五色祥麟步天岸（头）”可谓妙善形容矣。（此一段话来源于网络，不知作者，稍有改动。）

送智迁首座（《明觉禅师祖英集》卷第五）

雪窦重显禅师

云萝杳杳藏岩曲，碧叠清飞冷相促。
瘦藤轻衲休便休，短焰残芳续何续。
禅家本自冥羁绊，洲渚园林曾不惮。
十影神驹立海涯，五色祥麟步天岸。
君看取，君看取，匝地茫茫有谁举。
瓴甌频磨如未回，为吾深忆卢公语。

石头希迁《参同契》释义发挥

石头希迁大师所著《参同契》是非常著名的禅宗短篇经典。此篇语言古奥，意蕴深邃，其中的明暗、理事、源流、回互等，是禅宗的重要术语，也是后来曹洞宗的主要思想和禅法源头，历代引用很多。法眼宗开创人文益禅师曾经有过注解，惜已湮没不存。现存还有明代永觉元贤禅师的简单注释。

本文参考藏经中相关文献，对此禅宗名篇作一现代意义的阐发，希望有益于当代学人深入禅藏，了解古人的经典禅法。就实而言，禅的本质，超越任何语言逻辑，没什么可以言说。然而，通过文字解读，通过理路、名相上的解析，对于现代人而言，可以使之避免太过自由的猜测和主观臆想；更好地理解禅宗典籍，欣赏和感受古德的智慧境界和文字三昧；也帮助人们走进先贤真实生动的精神世界，滋养自身的心神。

一、《参同契》原文释义发挥

石头大师《参同契》对于理解后代曹洞宗的纲宗和宗风，颇有裨益。本文拟从六个方面对其进行分别解释。

第一 点明宗旨

竺土大仙心，东西密相付。

本篇开宗明义，点出禅宗代代相传的就是佛心。后文中“承言须会宗”的“宗”也是指这个。这也是印度释迦牟尼佛睹明星而悟的那个“道”。拈花微笑，是禅宗的第一代传承，由佛传付给大迦叶尊者。至此代代相传，一直到第二十八代达摩祖师。达

摩祖师是中国禅宗的第一代祖师，把禅宗从西天传到了东土震旦国。之后传到六祖惠能，再传到石头希迁等等。后来“一花开五叶”，形成了禅宗的五个宗派。

这个“大仙心”，是指佛的智慧心，也叫做涅槃妙心，也叫做诸法实相等。拈花微笑公案中，佛说将这涅槃妙心“付嘱”给摩诃迦叶尊者。“密相付”，并不是有什么秘密、诀窍，而是指这个传承只能“以心传心”，只能是心心相印、会心一笑的传递。犹如世尊拈花，迦叶的微笑，这就是“会心”之一笑，迦叶当下契会了那个人人本具的智慧心。这个心，不是妄想心，不是烦恼心，不是生死心，它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所以其传甚“密”。密，可以理解为超越、坚固、无缝隙、不间断等意思；密，也可以理解为唯有自己知道，犹如哑巴吃黄连。洞山祖师云：犹如粪扫堆头，拾到一颗明珠。

人根有利钝，道无南北祖。

惠能和神秀大师的“南顿北渐”两大法门，在当时即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各自拥有千万徒众。虽然两位大师彼此间毫无芥蒂，但是难免学徒竟起门派高下之纷争。石头大师在此说明，禅本身圆融无碍，道本来平等无差。南北顿渐法，仅仅是针对学人的根性而方便施設。利根之顿悟，是由过去长远渐修而来；钝根的渐修，最终也能达到刹那顿悟。究极而言，“大唐国里无禅师，”南北祖师、历代圣者、无量诸佛菩萨都是虚空影子，何况南北顿渐法门。

第二 体用不二

灵源明皎洁，枝派暗流注。

灵源，指众生的本心及其智慧。众生本来有无师智、自然智、一切智，只因为妄想覆盖，所以不能现前。灵源，也指人人本具的清净如来藏。灵源本心，灵明皎洁，清净无染。如果悟到它，刹那可以消灭无量劫来的深细烦恼。正如《永嘉证道歌》所谓“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

枝派即妄想，念念相续，缠缚众生。枝派也指日常人们见闻觉知变化无端的无明状态。具体而言，枝派指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妄想，也包括第七识深层的我慢、我执。

流注，是自心的妄念波动。《楞伽经》说修行者“宴坐山林，上中下修，能见自心妄想流注。”妄想流注，其原理是八识的种子变现行、现行熏习成种子，这样一个生灭不断的变化过程。其结果就体现为所有三界众生的生命和环境。在人类就是，我们的身体、个性、家庭、时代、山河大地、技术经济等。所有一切交互作用，分分秒秒变化不停，形成一张巨大而无比复杂的因果和业力之网。在个体的人，就体现为日常的分别认知，粗重烦恼以及潜意识中的微细心流。其原因是无明，即我执和法执。

灵源，也是后文所说的“理”。灵源皎洁，在修行人而言，是契理，有所悟入。枝派，即后文中所说的“事”，枝派流注指众生的内外现行、当前对境。从修行而言，即是执事，认妄为真。

执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

认妄为真，是执事，即堕于凡圣见解和功夫事相中。此即辜负本心，枝派暗流。有理可悟、有禅可参，发现皎洁灵源，是契理。但是有理可契，所契非真理；有法可修，所修非真法；有佛可证，所证非真佛。

修行人，如果执着于任何的境界、见地、觉受等，比如“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的描述，比如“见山还是山”的境界，比如神通辩才，比如徒众名声等等，凡是有形有相的东西，都属于“事”。甚至连开悟这件“事”，若有丝毫的执着，那也是无明主宰，也是迷惑当头。当然，“事”也可以指一切法的功用。“事”有“凡夫之事”，即三界六道所有众生的流转升沉；有“圣人之事”，即所有的佛、菩萨、他们的愿力、净土的作用和表象。禅人对于这两者，都不能执着。所谓执着，是指喜欢或者不喜欢、高或者下的各种分别，是指“有”或者“无”的坚定认知等。

理与事相对，表现为原理、方法、正见等。根本的意思，是指正位、实相、涅槃、常寂光、第一义等。如果学人在进修的过程中，觉得自己有所悟、有所契、有境界等，那都不是。也就是说，只要有能证所证，只要有具体的“对象，”只要有“理”和“非理”的微细差别，只要有迷和悟的细执，那么他依然没有真正开悟。所以曹洞宗说“正位却偏”，不可“当头触讳”。

第三 互换之机

门门一切境，

门，指六根；境，指六尘。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门头，日日对

应着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根尘相接，产生六识。六根六尘六识，即十八界，是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环境。在主观而言，就是人们的身心活动，即五蕴。所谓世界，就是身心五蕴，就是我们当下所面对的一切。六根所对应的外境，有无穷的变化，人们也会因此产生无尽的认知和感受，喜悦、厌恶等嬗变更替，令身心烦恼不断。

参禅人正是要从这里，从当下的对境下手。所谓“不离当处常湛然”，而不是回避现实、把心隐藏在某种状态中、陶醉在某种概念或感受里，不能像鸵鸟一样，遇到风沙就把头埋在沙子里。参禅人不能掩耳盗铃，要敞开面对当下流动展现的经验世界，觉察自己的身心迁变。

回互不回互。

回互，从凡而言，是由众生交织的业力形成的三界大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果重重无尽。

回互，从圣境而言，也就是从圣人的三昧境界或者差别智慧的观照中，就是《华严经》里的因陀罗网境界。无限的光明之网，每个个体的身心似乎都是网上的颗颗摩尼宝珠，每颗宝珠都发出遍照宇宙的光明，也同时映照其余所有的宝珠及其光明。每颗宝珠都可以含融整个宇宙。极致而言，每一粒微尘，都可以包含整个宇宙，具有整个宇宙所有的能量和信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全体法界处处平等，每一粒微尘都是中心，也都同时庄严法界，成为其余所有微尘的陪衬。这叫做“主伴圆融”。在修行者的境

界中，就是华严三昧、普贤三昧。可以在一念中、或者念念中得以显示。

不回互，就是一切的事物，从久远以前，到无限未来，所有的生命、星球等，都是各住本位，没有任何事物有来去、变化。所有的物质精神现象，看似波诡云谲、气势万千，实则当下寂灭，永恒寂灭。每一个念头，每一刹那的山河大地，都是如如不动地安住在究竟本位。世界犹如一幅静止的图画，犹如一场幻梦，犹如海市蜃楼，犹如空谷梵音。

从禅者的实践而言，要在根尘相对的“门门一切境”，即日常当下的六根门头，体验到心境不二、能所不二、内外不二、去来不二等，达到念念无滞，念念不执著，逐步培育，更深入地达到“一行三昧”境地。

回互不回互，是指理、事，也是用功的方法、现量观照的对象。回互与不回互，都是世界的真相。超越二者，同时可以观照和体验到两者，才能培养圆满觉性。

回而更相涉，不尔依位住。

回互，则万法相涉交融。不回互，则法住法位，法法皆如。

回互不回互，也可以指禅师点化的方便。回互，就是体用互换互彰、互融互涉。体中 useful，用中有体。问体答用，问用答体。借功明位，借位明功。目的是令学人超越二边的执着。既不执著于功用事相，又不执著于寂灭无为。不回互，就是显示各自具足

的本性。境界非境界，本体非本体，一际平等。

根境各住本位，却又互相涉入，虽互相涉入，却又各住本位。这样的境界，不是心意识的分别想象所能把握的，唯有悟道的圣人才可以现量知见。犹如汾山祖师所说：“如百千明镜鉴像，光影相照。尘尘刹刹，各不相借。”

后代曹洞宗有“偏正回互”之机。正中却偏，偏中显正。进一步演为偏正五位，精确地揭示了禅宗的修行机要。

云门文偃禅师举《参同契》云：回互不回互。师云：作么生是不回互？乃以手指板头云：这个是板头。作么生是回互？师云：唤什么作板头？

色本殊质象，声元异乐苦。

色声乃外境尘影，香味触法也是如此。色即是空，所以显现的各种色相，乃是幻影。声音等也是如此。外境本身无所谓苦乐美丑，外境的实相是不可思议、无法言喻的。它们所引发的苦乐感受，仅仅是众生心的变化与感知。

如果禅者在看、听、想等活动中，都能够保持清明觉悟，那这些活动就成为无障碍的三昧。《楞严经》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分别之见，有主客对象，可是“见”的本身是清净的。又云：“知见立知，即无明本。知见无见，斯即涅槃。”六根对境时，了了分明，不落忆想分别，不怀期待爱憎，这就是清净修行。

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浊句。

暗指禅的自体，一切法的真如。禅师在运用语言开示接引学人时，种种好言、平常语、乃至恶声，可以自由切换，但是始终血脉不断，不离本心，去妄执、显真智。上中根性的人，可以听出弦外之音。“暗”也可以理解为暗示、暗含等，在这样的开示中，始终不会明示。因为“见者瞎，”“说似一物即不中。”

明，指功用方便和明示的语言，其中有清句、浊句。百丈禅师说：“了义教辨清，不了义教辨浊。说秽法边垢拣凡，说净法边垢拣圣。”对于不清净的人，要令他离秽而求清净；对于清净者，要让他离于清净的执念。百丈禅师又说：“浊法者，贪、嗔、爱、取等多名也；清法者，菩提、涅槃、解脱等多名也。”学人要在当下保持觉性清明，对于清浊、凡圣法、世出世间法、色声香味等，“都不得有纤毫爱取”，这样才能初步入道。

禅师和学人，都要明白，所有言语，都是方便。大禅师们都具有语言三昧，可以令人言下见性。所谓“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

第四 身心动静

四大性自复，如子得其母。

身体与身外的物质世界，都是地水火风四大和合而形成的现象。童子老年、美人丑人，飞鸟虫鱼、野兽花树、山川河流、星辰大海，这些生命和非生命的物质形象，都可以还原为四大微尘，而四大本质上也是空寂。如果禅者的智慧达到了诸法空性的现观，

那么整个世界就是空幻而澄明，静止而透亮，温暖而自由，一切似乎是温馨的、又似乎是默然淡泊的梦。世界即是常寂光，自己就置身于净土之中，犹如流浪之子，回到母亲的怀抱。

火热风动摇，水湿地坚固。

四大是四种现象、四种性质，冷热、运动（吸引和排斥力）、湿润流动、坚固或柔软。

眼色耳音声，鼻香舌咸醋。

眼耳鼻舌身五根，被称作净色根，是由四大种子所形成的。五根各自有自己对应的境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知味，身知触。五根就是四大，四大皆空，与空不二，但是可以通过心识显示分别的妙用。

然依一一法，依根叶分布。

根尘内外，语默动止，有其根源，犹如树根和枝叶。第八识为海，前七识如海浪。心为根，身为枝叶；人为根，世界为枝叶；六根分别对六尘，产生了六识的万千枝叶。耳为根，一切音声为枝叶；眼为根，大千世界的形象色彩等为枝叶；无明为根，三界生死烦恼为枝叶；智慧法身为根，慈悲大愿和千百亿化身为枝叶。

第五 传法与用功规要

本末须归宗，尊卑用其语。

不论是身还是心、世界还是众生、现在还是过去未来，一切都不离本源。本源就是“自性天真佛。”

不论显示本体，显示作用，都要万变不离其中，回归于“心性”宗要。为了显示开发这个禅宗的本体，可以用清浊语，可以用尊卑语。千万亿陀罗尼，从法性中流出，回归于法性。宗要，可以说它是菩提、涅槃、圆成实性、第一义谛等，这些是“尊贵语”；也可以说它是“干屎橛”、碌砖、“庭前柏树子”等，这些是“卑下语”。可以在棒喝、扬眉瞬目中流露，也可以在看见桃花、听到香艳诗、听人诵经、吵架、甚至上厕所时，忽然现出真身。

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

在一切的现象中有本体，所以烦恼就是菩提，色就是空，众生就是佛。这是“明中有暗。”本体、一真法界，是不可言说的，超过一切的幻相。要触摸到它，只有在万象中，寻找与它相遇的机缘。

从禅宗的传法方便而言，禅者要明白，所有的语言都是有限的，不能表达那个本质的东西。甚至一大藏教，都是指向月亮的手指。但是，若是一味沉浸在不可言说理论和觉受里，那就窒息了灵性。古人云：死水不藏龙。

一味寻求开悟的人，或者一味陶醉在自己的见地或者禅定境界中的人，或者堕于顽空的人，往往会坐井观天，看不懂种种方

便背后的玄机，看不到“明中暗。”

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

正位真如界，并没有剥离、独立于现象流转载。所以说空就是色，一切众生皆如，一切法亦如。

如果认为有所证，对于真如涅槃产生了丝毫的文字、理论、境界、方法的执着，这就成了“暗中明”，这样的人，其实并没有真正开悟。宗师也要有这样的差别智慧，才能接引学人。

明暗各相对，比如前后步。

真正的禅人或者宗师，有圆融无碍的智慧，明暗交互，自由切换，回互不回互，超越明暗，超越回互、不回互，犹如鸟过晴空。他们的语言和心行，犹如行云流水，优雅自在。念念契合于自性，念念寂灭，心心流入法性大海。

上面的八句，既是指示禅人的用心和见地，更是对传佛心要的宗师的提示，要传法人善于运用语言，善于观察学人的微细执着，并随机破执显智。

万物自有功，当言用及处。

万物是因缘而生，现象是临时涌现。看似连绵不断，其实来无来处，去无去处。深察细看，原来一切法当处出生，当处灭尽。

事存函盖合，理应箭锋拄。

事存，即不遣除和扭曲一切的境。万法非空非有、非常非断。一切事物安住于本处，变化纷纭也不妨碍寂静澄明。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天是天、地是地。一切的语言也是如此，顺说、逆说，多说、少说，乃至沉默，乃至运动观看等等，都顺于实相。此时，一切的祖师都在说法，一切的人都在说法，一切的风云雷电，鸟语虫吟，都在说法。

事存，即实相不碍万法，万法皆是实相。事事无碍。所以，古人可以言下顿悟，可以闻声悟道。在适当的机缘下，一言具万象。古人云：“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祖师言，一句可以涵盖乾坤，一句可以截断众流，一句不妨随波逐浪。其实何止百味，百千亿味，犹不能尽。从祖师而言，说法者不妨运用各种语言，而内心只是一味实相，只是一行三昧。听法者若真懂了，在善知识门下，日日法味饱餐，时时醍醐灌顶。

事理相应的一刹那，犹如箭锋相拄，学人当下开悟。祖师言，贵在与理相应。接引弟子的过程中，理事相应的刹那，犹如石火电光。比如马祖接引水潦和尚，当胸踏倒，即得百千三昧，即悟无量妙义。

事存，即不排遣现象和语言，此时一切皆与实相不相违背，犹如函盖相合。理应，即言语方便内外相应于真如之理，真智现前，于师父而言是三昧，于弟子而言是契合的因缘。

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短。

传法的规矩，一是指上述明暗、理事、回互不回互等纲宗；

二是从根本而言，禅之“宗”即“心”，禅师的语言，都是为了发明“这个”。所以古今禅人，应该以此来理解一切的公案、语录，乃至所有的经教理论，乃至所有的世俗学问，乃至自己所有的念想感知。学人不可自作主张，另立规矩，埋没宗门。

承言须会宗，一是指禅人在接受宗师点化的当下，应该体悟自心。祖师不是说自证境界、不是说道理、不是说家常，祖师是在呼唤学人的本来佛性；二是指后代学者，应该以此来理解禅宗所有的宗师语录，并反观自心，切莫将禅宗误会，变成理论、功夫等。

第六 莫负光阴

触目不会道，运足焉知路。

古人云，朝朝随佛起，夜夜抱佛眠。道不远人，法非见闻觉知，但不离见闻觉知。会者触目菩提、满目青山；不会者如聋如盲。学人应知，当下须用功，眼睛不明，道无由行。

这两句话，若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种用功的方法。对境不分别，见若不见，闻若不闻，终日吃饭不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不曾挂着一缕丝。如此，虽行千万里而未曾移步，途程就是家舍，故乡就在脚下。

令学人承言会宗，触目会道，可谓是《参同契》的要义。

进步非近远，迷隔山河固。

悟之，当下即是，虽行道而无往来；迷之，山长水远，迢迢阔然，处处是坚固障碍，时时有坚固执着。悟者，会万物为自己，

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步步莲花；迷者，坚牢我执、坚固法执缠缚，念念纠结，步步撞墙。

谨白参玄人，光阴莫虚度。

上面六句，勉励参禅人，要真参实修，切莫虚度光阴。光阴似乎是无限的，如流逝的江河般似乎有不竭的源泉。但实际上，海枯石烂、沧海桑田，变幻虽繁，无非一梦，无非一念。学人要在过去现在未来、前念后念当念的流变中，把握禅机。若因缘具足，瞬间超越，顿悟成佛。

虚度的光阴，是念念妄想；若是一念无念，一念悟入无生，即时没有了念头、没有了时间、没有了生死流转，甚至超越了念和无念、有和无、迷和悟。从此之后，主中之主，念念相续，才是一朝风月，流光溢彩；万古长空，不负光阴。

终极而言，“竺土大仙心”，就是万古长空，从来不曾辜负；无限光阴，从未虚度。

昔法眼禅师注解到此，说：“住，住，恩大难酬！”

二、《参同契》要点总结

1. 全篇的根本宗旨，在于说明禅的根本，即“心”。禅宗讲即心即佛，本篇开宗明义标示出“竺土大仙心”，就是指出这个根本心。从释迦牟尼佛传到中国的禅宗，代代相承，就是为了令人们明白这个心。这是所有有情众生本具的清净心。全文大意包括：明心之体、悟心之法、传心之法等。

2. 心的本源，明亮、清净、无污染、安隐、至善。所谓“灵

源明皎洁”。这个心本身具有平等的无分别智慧，但是由于分别心的作用，掩盖了其本来。所谓“枝派暗流注”。所以，要体察真妄，返妄归真。

3. 心包含理、事两个方面。理，本身是不可言喻的；事，体现为心的烦恼和清净的功用。烦恼在于凡夫，清净在于圣者。

4. 用适当的方法，在身心的当下，可以体悟本心。

5. 其中的“门”指六根，即眼耳鼻舌身意。“境”指六根分别对应的六尘，即色声香味触法。人们时时刻刻都是在六根六尘的互动中生存。这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状态。根尘相对，产生了连绵不断的心识流动，包括梦中也有心识流动。色身的地、水、火、风四大，和根尘识的活动，有一个根源，就是心。心的作用虽然表现为生灭变化，但是本身却是清净不动的。禅者要在日常的生命运动中，体悟到那个本来不动的心。唯有如此，才能够超越由分别流动而产生的纠缠和盲目冲动，达到身心的自由。

6. 回互，是指禅者在当下的各种情境中，要明白外境和内心的互相涵容交涉的关系。生命的过程，就是种子变现行、现行变种子的连绵延续的过程。犹如天上的流云，水中的波浪。心识的变化，和外境即生活场景的变化，是一体流动的现象。从本质上讲，心境不二。眼睛所看到的，就是心里面的东西。这是指心识流动的方面。人们要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体会到不二和交互融涉的原理。

7. 不回互，是指心和外境，以及心心念念之间，各自清净寂灭、没有动摇变化的禅理。禅者要在刹那不停的回互的镜像中，

同时体会到所有一切的身心世界现象，都是圆满、安乐、超越时间空间的性质。正如《妙法莲华经》里面所说：“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或者“一切治生产业，皆与实相不相违背。”这个也叫做“诸法实相”，体悟到这个，也就体会到了“竺土大仙心”，即佛心。

8. 回互不回互，从体用的角度来讲，是说一切事物本来的本体，和事物呈现的无穷的变幻现象，两者是完全统一的。这就是“不二”。回互不回互，也体现了万物重重交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独立而又不可分割的世界图景。

9. 暗，比喻不可言说的超越现象的本心、实相。明，比喻显现为万千变化形象的差别世界和人们的心识流动。暗隐藏于明之中，明中包含了暗。纯粹的明或者暗，都不能显示全体，也不能单独存在。两者要巧妙交替回互，才能同时完整地显现自己和对方。

10. 万物看似变化多端，实际并没有来处、去处。一切的现象都是众缘所成，没有主宰。

11. 传承禅宗的人，要灵活运用语言，运用各种方便的说法，令学人体悟超越语言的本心。而学人，则要承言会宗，从言语中体会那不可言喻的实相。

12. 开悟贵在当下，用功就在日常。学人应该珍惜光阴，精进参修。假如在现前现在，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是虚设，时间是幻觉，那么现在就是永恒，永恒就是现在。这样便超越了过去未来，超越了现在，进入到不生不灭、清净光明的“大仙心”的

超脱境界。

最后，法眼禅师对于《参同契》有一段开示，可以看做是对《参同契》意旨的高度总结。从最初第一句的“竺土大仙心”，提示学人要像石头希迁大师一样“会万物为自己”，到末后一句“光阴莫虚度”，启发学人要“随时及节”、“守分过时”，莫要“移时失候”，虚度光阴。

兹将这一段精彩的阐释，附于文末，以供学人参考。

示众云：出家儿，但随时及节，便得。寒即寒，热即热。欲识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古今方便不少。石头初看《肇论》，至“会万物为己者，其惟圣人乎”，则曰：“圣人无己，靡所不已。”乃作《参同契》。首言：竺土大仙心。无过此语也。中间亦是寻常说话。夫欲会万物为自己去。盖尽大地，无有一法可见。已而又嘱云：“光阴莫虚度”。所以告汝辈，但随时及节，便得。若也移时失候，却虚度光阴。于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时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还当得么？若恁么会，便是没交涉，正是痴狂两头走，有甚用处。但守分过时好。

草庵歌

吾结草庵无宝贝，饭了从容图睡快。
成时初见茅草新，破后还将茅草盖。
住庵人，镇常在，不属中间与内外。
人住处，我不住，世人爱处我不爱。
庵虽小，含法界，方丈老人相体解。
上乘菩萨信无疑，中下闻之必生怪。
问此庵，坏不坏，坏与不坏主元在。
不居南北与东西，基上坚牢以为最。
青松下，明窗内，玉殿朱楼未为对。
纳帔幪头万事休，此时山僧都不会。
住此庵，休作解，谁誇铺席图人买。
回光返照便归来，廓达灵根非向背。
遇祖师，亲训诲，结草为庵莫生退。
百年抛却任纵横，摆手便行且无罪。
千种言，万般解，祇要交君长不解。
欲识庵中不死人，岂离而今遮皮袋。

（《景德传灯录》卷三十）

马祖道一

简介

马祖道一（公元709～公元788年），唐代禅僧。南岳怀让之法嗣。汉州（四川广汉，今什方县）人，俗姓马，世称马大师、马祖。法名道一。依资州唐和尚（即处寂）剃染，就渝州圆律师受具足戒。开元年间，就怀让习曹溪禅法，言下领旨，密受心法。初止于建阳之佛迹岭，未久，迁至临川之南康、龚公二山。大历四年（769年），驻锡钟陵（江西进贤）开元寺，是时学者云集，化缘大盛，建立了马祖道场，创立了“洪州禅”。马祖以“平常心是道”、“即心是佛”大弘禅风，与青原一系下的石头宗遥相呼应，自此禅宗大盛于天下。六祖惠能曾经对弟子南岳怀让讲：“西方般若多罗讖，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其应在马祖。马祖禅风峻烈，无人匹敌，门下弟子八百多人，嗣法者139人，有“八十八位善知识”，以百丈怀海、西堂智藏、南泉普愿最为闻名，号称洪州门下三大士。其中百丈怀海门下开衍出临济宗、沩仰宗二宗。禅宗经六祖弘扬后开始兴盛于世，但是当时还没有专门的禅宗寺院。囿于当时的佛教管理制度，大多数习禅的僧人只能寄居在律寺或居于山野岩洞之间，于习禅不便。马祖创建丛林，以安禅侣，丛林里集体劳动，共同参禅，此即禅寺之始。贞元四年（788年）正月，登建昌石

门山，经行林中托付后事，于二月四日示寂，世寿八十。唐宪宗谥其号为“大寂禅师”。其派发展甚大，称为洪州宗。道一之于怀让，恰如希迁之于行思，于禅法之弘扬二者并称。马祖因于江西阐扬南岳系禅风，亦称江西禅，故以“江西马祖”闻名于世。〔宋高僧传卷十、景德传灯录卷六、传法正宗记、五灯会元卷三〕（参《佛光大辞典》 有补充）

马祖道一年谱

马祖道一，唐中宗景龙三年出生于汉州什邡县，即今之什邡市马祖镇马祖村。

十三岁于本邑罗汉寺出家。

十八岁至资州德纯寺智诜弟子处寂（唐和尚）法师处剃度。

二十三岁遵处寂法师圆寂前遗嘱，到渝州圆律师处受具足戒。是年，圆律师嘱其谒衡岳般若寺怀让禅师。

二十五——三十三岁在南岳般若寺观音台，得怀让印可，前后侍怀让近十年。

三十三岁北上建州（今福建建瓯县），到建阳崇泰里佛迹岭草创丛林。

三十五岁越武夷山到江西临川抚州（今江西抚州市区）西里山，诛茅建寺，怀让勘验。

五十九岁应虔州刺史裴谖之邀，到江西南部虔州南康郡

（赣县）龚公山驻锡。

六十二岁路嗣恭任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兼洪州刺史，到任不久即邀请道一到洪州弘法，驻锡开元寺。

六十三岁返回西蜀故里弘法。

六十五岁重返开元寺。

七十六岁，唐贞元元年（公元七八五年），李兼从鄂岳观察使移镇江西兼守洪州，幕僚权德舆随从参拜大师。

八十岁，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七八八年），正月游建昌（江西永修）石门山，二月初一圆寂。

马祖一生致力于弘扬佛法，广布佛缘，于唐天宝年间（七四二年——七五六年）至唐贞元四年（七八八年），马祖游历之广，传法之盛，当属罕见。

据《景德传灯录》所记载，马祖大师中晚年的数十年中弘法江西，造福赣域。

马祖在以洪州开元寺为重心弘法的同时，相机随缘，率徒众外出弘法传教。

在此前后的数十年中，马祖率徒众跋涉于赣江两岸，南抵赣县以至大庾（今称大余）岭北；北到都昌、湖口，甚至于安徽天柱山；东至贵溪、安仁（今余江）；东南则越过武夷山脉进入福建、浙江等地；西达万载、铜鼓，有数十县之广。

道一门下弟子很多，其下亲承弟子，《祖堂集》中说“总八十八人出现于世，及隐逸者莫知其数。……说法住世四十

余年，玄徒千有余众”。

《景德传灯录》则说“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

弟子中的佼佼者，则有马祖门下三大士百丈怀海、南泉普愿、西堂智藏。嗣法于百丈怀海的泐山灵祐与其弟子仰山慧寂开创了泐仰宗，而百丈的另一嗣法弟子黄檗，下传临济义玄开创了临济宗。从临济宗后又分出的杨岐派和黄龙派，再加上石头希迁一系的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合称为禅宗“五家七宗”。

记述马祖道一禅师言行、事迹、及其禅法思想的资料主要有：

《唐故洪州开元寺道一禅师塔铭》《宝林传》《宋高僧传》《祖堂集》《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古尊宿语录》《四家语录》等。

此外还有宗密的《圆觉经大疏钞》《禅门师资承袭图》《禅源诸诠集都序》。

另外后出的还有《联灯会要》《五灯会元》《宗门通要续集》《五家正宗赞》《传法正宗记》《碧岩录》《林间录》《佛祖历代通载》《指月录》等，大多是之前文献资料的重复。

（释德澄《马祖道一禅师的禅法思想》）

马祖道一得法因缘

《祖堂集》卷三 怀让和尚

怀让和尚嗣六祖，在南岳，姓杜氏，金州人也。初生之时，有六道白气应于上像。仪凤二年四月八日生，感此瑞气，刺使瞻见，奏闻高宗。帝曰：“此气何瑞？”太史曰：“国之法宝，非染俗贵，在于安康、金州分野。”时金州太守韩偕具录奏上，帝曰：“僧瑞宜加善庆。”敕韩偕亲往存毓，厚赐安慰。是时杜氏名曰光奇，家内有三子。于三子中其应瑞生者，年近五岁，炳然殊异，心怀恩让，不与竞。父母号之名为让。子至于十载，唯爱佛经。有三藏玄静过舍说法，告光奇曰：“此子出家之后当获上乘，至幽至微，会于佛理。”垂拱四年，年始十五，拜辞父母，往荆州玉泉寺事弘景律师。经于八年便怀让（此句疑有脱文），至通天元年四月十二日于当寺受戒，至久视元年七月十八日自叹曰：“我受戒今经五夏，广学威仪而严有表，欲思真理而难契焉。”又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胜者。”时有坦然禅师，睹让嗟叹，乃命云游，博问先知。至嵩山安和尚处，坦然问西来意话，坦然便悟，事安和尚。师乃往曹溪而依六祖。六祖问：“子近离何方？”对曰：“离嵩山，特来礼拜和尚。”祖曰：“什摩物？与摩来？”对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在于左右一十二载，至景云二年礼辞祖师。祖师曰：“说似一物即不中，还假修证不？”对曰：“修证即不无，不敢污染。”

祖曰：“即这个不污染底，是诸佛之所护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记汝：佛法从汝边去，向后马驹踏杀天下人。汝勿速说此法，病在汝身也。”

马和尚在一处坐，让和尚将砖去面前石上磨。马师问：“作什摩？”师曰：“磨砖作镜。”马师曰：“磨砖岂得成镜？”师曰：“磨砖尚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也？”马师曰：“如何即是？”师曰：“如人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师又曰：“汝为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法无住，不可取舍，何为之乎？汝若坐佛，却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解脱理也。”马师闻师所说，从座而起，礼拜问曰：“如何用心即合禅定无相三昧？”师曰：“汝学心地法门，犹如下种。我说法要，譬彼天泽。汝缘合故，当见于道。”又问：“和尚见道，当见何道？道非色故，云何能观？”师曰：“心地法眼能见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乎？”马师曰：“可有成坏不？”师曰：“若契于道，无始无终，不成不坏，不聚不散，不长不短，不静不乱，不急不缓。若如是解，当名为道。汝受吾教，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

三昧花无相，何坏复何成？”

有大德问：“如镜铸像，像成后镜明向什摩处去？”师曰：“如大德未出家时相状向什摩处去？”进曰：“成像后为什摩不鉴照？”师曰：“虽然不鉴照，谩他一点不得。”

师天资三年八月十二日终，敕谥大慧禅师最胜轮之塔。

《景德传灯录》卷五 南岳怀让禅师 又补充云：

（马祖）一蒙开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奥。师入室弟子总有六人，师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证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仪——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顾盼——智达；一人得吾耳，善听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气——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谭说——严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从心生，心无所生，法无能住，若达心地所作无碍，非遇上根宜慎辞哉。”

有一大德问：“如镜铸像，像成后镜明向什么处去？”师曰：“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法眼别云：“阿那个是大德铸成底像？”）曰：“只如像成后。为什么不鉴照？”师曰：“虽然不鉴照，谩他一点不得。”

后马大师阐化于江西。师问众曰：“道一为众说法否？”众曰：“已为众说法。”师曰：“总未见人持个消息来。”众无对。因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时，但问作么生，伊道底言语记将来。僧去一如师旨。回谓师曰：“马师云：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曾阙盐酱吃。”

（《五灯会元》卷第三南岳怀让禅师内容同）

《祖堂集》卷十四 马祖

江西马祖，嗣让禅师，在江西。师讳道一，汉州十方县人。姓马，于罗汉寺出家。

(《景德传灯录》卷第六：江西道一禅师，汉州什邡人也，姓马氏。容貌奇异，牛行虎视，引舌过鼻，足下有二轮文。幼岁依资州唐和尚落发，受具于渝州圆律师。唐开元中习禅定于衡岳传法院，遇让和尚。同参九人唯师密受心印(让之一犹思之迁也。同源而异派，故禅法之盛始于二师。刘轲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憧憧不见二大士为无知矣。西天般若多罗记达磨云：震旦虽阔无别路，要假侄孙脚下行，金鸡解衔一颗米，供养十方罗汉僧。又六祖能和尚谓让曰：向后佛法从汝边去，马驹蹋杀天下人。厥后江西法嗣布于天下，时号马祖焉。)

1.

自让开心眼，来化南昌。每谓众曰：“汝今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是故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开悟。又数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云(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¹又云：‘夫求法者，应无所求。心外无别佛，佛外无别心。不取善，不舍恶，净秽两边，俱不依怙。达罪性空，念念不可得，无自性故，三界唯心，森罗万像，一法之所印。凡所见色，皆是见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汝可随时言说，即事即理，都无所碍。菩提道果，亦复如是。于心所生，即名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

¹ 佛所说之如来藏心也。楞伽经一部之所明者，以如来藏心为宗，故经之品名名为佛语心品。楞伽经注解一曰：“佛语心者即诸佛所说心法也。”宗镜录五十七曰：“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检三部之楞伽经不见此文。(《丁福保佛学大词典》)《碧岩录不二钞》云：“《正法眼藏》云：马祖示众云：汝等诸人云云。妙喜曰：建炎中首众陞峰时首座寮有洞山聪禅师，所集《禅门宗要》、《祖堂》二录宗要，末上一石头、马祖二师语为准式。故马祖示众篇其略云。故《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则后人错以‘以’字为‘云’字无碍。后永明寿禅师、天衣怀禅师于《宗镜》、《通明》二集中因之。后之学者不本来由，往往皆‘以’字为‘云’字，更于经中求‘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之语，良可笑也。岂不知《楞伽经》乃佛语心一品耳。马师云：故《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此二句皆马师指经大旨，非经语也。天衣云：无门之门直须得门而入始得。此乃天衣指马祖‘无门之门’之语，亦非经语也。然《宗镜》、《通明》二师所集，未必皆错，恐后来传之者误耳。谚云：一字三写，乌焉成马，信然！博(讵垂)之士如阅《楞伽》，果无‘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之语，则当以聪禅师宗要所载为正。”

生。若体此意，但可随时著衣吃饭，长养圣胎，任运过时。更有何事？汝受吾教。听吾偈曰：

心地随时说，菩提亦只宁。

事理俱无碍，当生则不生。

2.

有洪州城大安寺主，讲经讲论。座主只观²诽谤马祖。有一日，夜三更时，鬼使来惜门。寺主云：“是什摩人？”对云：“鬼使来取寺主。”寺主云：“启鬼使：某甲今年得六十七岁，四十年讲经讲论，为众成持³。只观贪讲经论，未得修行。且乞一日一夜，还得也无？”鬼使云：“四十年来贪讲经论，不得修行，如今更修行作什摩？临渴掘井有什摩交涉？寺主适来道：‘只观贪讲经论，为众成持。’无有是处。何以故？教有明文：‘自得度令他得度，自解脱令他解脱，自调伏令他调伏，自寂静令他寂静，自安隐令他安隐，自离垢令他离垢，自清净令他清净，自涅槃令他涅槃，自快乐令他快乐。’⁴是汝自身尚乃未得恬静，何能令他道业成持？汝不见金刚藏菩萨告解脱月菩萨言：‘我当自修正行，亦劝于他，令修正行。’⁵何以故？若自不能修行正行，令他修者，无有是处。汝将生死不净之心，口头取办，错传佛教，诳唬凡情。因此彼王嗔汝，教我取去彼中，便入刀树地狱，断汝舌根，终不得免。汝不见佛语：‘言词所说法，小智妄分别。

² 只观：只管。观，通“管”。

³ 为众成持：成就大众。成持：帮助，使（某人、某事）成功。

⁴ 语出《华严经·十行品》

⁵ 语出《华严经·十地品》。

是故生障碍，不了于自心。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由颠倒慧，增长一切恶。’⁶汝四十年来作口业，不入地狱作什摩？古教自有明文：‘言语说诸法，不能现实相。’汝将妄心，以口乱说，所以必受罪报。但喷自嫌，莫怨别人。如今速行，若也迟晚，彼王嗔吾。”其第二鬼使云：“彼王早知如是次第，何妨与他修行。”其第一鬼使云：“若与摩⁷，则放一日修行。某等去彼中，谄白彼王。王若许，明日便来，王若不许，一饷时来。”

其鬼使去后，寺主商量：“这个事鬼使则许了也，某甲一日作摩生修行？”无可计，不待天明便去开元寺搥门⁸。门士云：“是什摩人？”对云：“太安寺主来起居⁹大师。”门士便开门，寺主便去和尚处，具陈前事后，五体投地礼拜，起云：“生死到来，作摩生即是？乞和尚慈悲，救某甲残命。”师教他身边立地。

天明了，其鬼使来太安寺里，讨主不见。又来开元寺，觅不得，转去也。师与寺主即见鬼使，鬼使即不见师与寺主也。

僧拈问龙华¹⁰：“只如寺主当时向什摩处去，鬼使见不

⁶ 语出《华严经·升须弥山顶品》。

⁷ 与摩：如此，这样。

⁸ 搥门：敲门。搥，chuí，敲打。

⁹ 起居：问安。

¹⁰ 龙华：即杭州龙华寺灵照真觉禅师（870~947）五代高丽僧。游闽（福建）越（浙江），参礼雪峰义存，嗣其法。师恬澹自持，居唯一衲，服勤众务，闽中称之为‘照布衲’。历住于婺州齐云山、越州镜清院、报慈院，禅众云集。后忠献王钱氏于杭州建龙华寺，供奉金华傅大士之灵骨，敕师住持。天福十二年示寂，世寿七十八。谥号“真觉大师”。〔祖堂集卷十一、景德传灯录卷十八、联灯会要卷二十四〕（《佛光大辞典》）

得？”华云：“牛头和尚。”僧云：“与摩则国师¹¹当时也太奇。”龙华曰：“南泉和尚。”

3.

有一日斋后，忽然有一个僧来，具威仪，便上法堂参师。师问：“昨夜在什摩处？”

对曰：“在山下。”

师曰：“吃饭也未？”

对曰：“未吃饭。”

师曰：“去库头觅吃饭。”其僧应略，便去库头。

当时百丈¹²造¹³典座¹⁴，却自个分饭与他供养。其僧吃饭了便去。

百丈上法堂。师问：“适来有一个僧未得吃饭，汝供养得摩？”

对曰：“供养了。”

师曰：“汝向后无量福德人。”

对曰：“和尚作摩生与摩说？”

师曰：“此是辟支弗僧¹⁵，所以与摩说。”

¹¹ 国师：概指南阳慧忠禅师。

¹² 百丈：百丈怀海禅师（720~814）唐代僧。福州长乐人，俗姓王（一说姓黄）。自幼即喜游访寺院，年二十，从西山慧照出家，后从南岳之法朝律师受具足戒，未久至庐江（位于四川）研读经藏。适逢马祖道一在南康弘法，乃倾心依附，遂得道一之印可。因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同入室，时称三大士。后出主新吴（江西奉新）百丈山，自立禅院，制订清规，率众修持，实行僧团之农禅生活。尝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元和九年入寂，世寿九十五。敕谥“大智禅师”，塔号“大宝胜轮”。座下以黄檗希运、汾山灵祐居首。其后，宋、元诸帝又谥号“觉照禅师”、“弘宗妙行禅师”。另据全唐文卷四四六唐洪州百丈山故怀海禅师塔铭并序所载，师之生年为天宝八年（749），故世寿六十六。师所订清规，世称百丈清规，天下丛林无不奉行，为禅宗史上划时代之功绩。宋儒仿效而创立书院，元明清三朝，更以书院为乡学，充作养士之所，皆师之赐。〔敕修百丈清规卷上住持章、宋高僧传卷十、景德传灯录卷六〕（《佛光大辞典》）

¹³ 造：担任。

¹⁴ 典座：僧寺职事名。掌管大众斋粥之事。

¹⁵ 辟支弗僧：也即辟支佛，（辟支迦佛陀）音译之略，意译“缘觉”、“独觉”、“麟觉”。缘觉乘的极果，观因缘之理而断惑得道的圣者。称其除断三界烦恼外，还能断一分烦恼习气，其所证悟深于声闻乘之阿罗汉。

进问：“和尚是凡人，作摩生受他辟支弗礼？”

师云：“神通变化则得。若是说一句佛法，他不如老僧。”

4.

师有一日上禅床，才与摩坐便涕唾¹⁶。

侍者便问：“和尚适来因什摩涕唾？”

师云：“老僧在这里坐，山河大地，森萝万像，总在这里，所以嫌他，与摩唾。”

侍者云：“此是好事。和尚为什摩却嫌？”

师云：“于汝则好，于我则嫌。”

侍者云：“此是什摩人境界？”

师云：“此是菩萨人境界。”

后鼓山¹⁷举此因缘云：“古人则与摩。是你诸人，菩萨境界尚未得，又故则嫌他菩萨。虽则是嫌，但以先证得菩萨之位，后嫌也嫌。老僧未解得菩萨之位，作摩生嫌他这个事？”

5.

有西川黄三郎，教两个儿子投马祖出家。有一年，却归屋里，大人才见两僧，生佛一般礼拜，云：“古人道：‘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是你两个僧便是某甲朋友，成持老人。”曰：“大人虽则年老，若有此心，有什摩难？”大人欢喜，从此便居士相共男僧，便到马祖处，其僧具陈来旨，大师便上法堂。黄三郎到法堂前，师曰：“咄！西川黄三郎

¹⁶ 涕唾：涕，yí，擤鼻涕。此指吐唾沫。

¹⁷ 鼓山：鼓山神晏禅师（863-939），唐末五代僧，雪峰义存弟子，因住鼓山三十余年，古称鼓山和尚。

岂不是？”

对曰：“不敢。”

师曰：“从西川到这里，黄三郎如今在西川？在洪州？”

云：“家无二主，国无二王。”

师曰：“年几？”

云：“八十五。”

“虽则与摩，算什摩年岁？”

云：“若不遇和尚，虚过一生，见师后，如刀划空。”

师曰：“若实如此，随处任真。”

6.

黄三郎有一日到大安寺庙下便啼哭，亮座主问：“有什摩事啼哭？”

三郎曰：“啼哭座主。”

座主云：“哭某等作摩？”

三郎曰：“还闻道黄三郎投马祖出家，才蒙指示便契合，汝等座主说葛藤作什摩？”

座主从此发心，便到开元寺。门士报大师曰：“大安寺亮座主来，欲得参大师，兼问佛法。”

大师便升座。座主未参大师，大师问：“见说座主讲得六十本经论，是不？”

对云：“不敢。”

师云：“作摩生讲？”

对云：“以心讲。”

师云：“未解讲得经论在。”

座主云：“作摩生？”

云：“心如工技兒，意如和技者，争解讲得经论在？”

座主云：“心既讲不得，将虚空还讲得摩？”

师云：“虚空却讲得。”

座主不在意，便出。才下阶大悟，回来礼谢。师云：“钝根阿师，礼拜作什摩？”

亮座主起来，霖霖汗流¹⁸。昼夜六日，在大师身边侍立。

后谿白云：“某甲离和尚左右，自看省路修行。唯愿和尚久住世间，广度群生，伏惟珍重。”座主归寺，告众云：

“某甲一生功夫，将谓无人过得。今日之下，被马大师可喷，直得情尽。”便散却学徒。一入西山，更无消息。座主偈曰：

三十年来作饿鬼，如今始得复人身。

青山自有孤云伴，童子从他事别人。

漳南拈问僧¹⁹：“虚空讲经，什摩人为听众？”

对云：“适来暂随喜去来²⁰。”

漳南云：“是什摩义？”

云：“若是别人，便教收取。”

漳南曰：“汝也是把火之意²¹。”

8.

¹⁸ 霖霖汗流：汗如雨下。霖霖 mài mù，小雨。

¹⁹ 漳南拈问僧：指漳南将上面的公案拈出来问一位僧人。漳南，盖为保福从展禅师，住漳州保福院。

²⁰ 适来暂随喜去来：正好刚才去随喜听了。去来：去。来，语气助词。

²¹ 把火之意：概为“把火烧天”之意的简称。“把火烧天”指举起火把妄想烧天。比喻做事虚妄，徒劳无功。《五灯会元》卷一四“守钦禅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把火烧天徒自疲。

师上堂，良久，百丈收却面前席，师便下堂。

（《景德传灯录》卷第六 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马祖上堂大众云集，方升坐，良久，师乃卷却面前礼拜席，祖便下堂。）

9.

问：“如何是佛法旨趣？”

师云：“正是你放身命处。”

10.

问：“请和尚离四句绝百非，直指西来意，不烦多说。”

师云：“我今日无心情，不能为汝说。汝去西堂，问取智藏²²。”

其僧去西堂，具陈前问。西堂云：“汝何不问和尚？”

僧云：“和尚教某甲来问上座。”

西堂便以手点头，云：“我今日可杀头痛，不能为汝说，汝去问取海师兄。”

其僧又去百丈，乃陈前问。百丈云：“某甲到这里却不会。”

其僧却举似师，师云：“藏头白，海头黑。”²³

²² 智藏：即西堂智藏（735～814）唐代禅僧。虔化（江西）人，俗姓廖。八岁出家，二十五岁受具足戒。于建阳佛迹岩参礼马祖道一，受心印及袈裟。于道一示寂后，唐贞元七年（791），依众请开堂，后住锡于虔州西堂，宣扬马祖禅风。与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共称马祖门下之三大士。元和九年示寂，世寿八十，法腊五十五。穆宗敕谥“大觉禅师”。嗣法弟子有虔州处微，及新罗僧鸡林道义、本如、洪涉、慧彻等。师之禅风盛行于新罗。其弟子中，道义返国后住于迦智山创派，洪涉亦于实相寺创派，皆为朝鲜曹溪宗九山之一。[宋高僧传卷十道一传、祖堂集卷十五、景德传灯录卷七、联灯会要卷五、五灯会元卷三、朝鲜禅教考、朝鲜金石总览上]（《佛光大辞典》）

²³ 藏头白，海头黑：俗谚，谓强手遇上更强手。意思是智藏已经很狡猾了，怀海更狡猾。本源是“侯白侯黑”，北宋文学家秦观《淮海集》中的《二侯说》。福建有个叫做侯白的狡诈骗子，坑人不少。有一天路过一地，看见井旁有个名叫侯黑的女子伤心地坐在那里。问她，她说自己有耳坠掉到井里了，价值百金，若是有人能帮忙捞上来，一定分一半给对方。侯白想，一个女子，肯定也没什么威胁，捞上来东西，谅她也不敢赖账。于是就下井去打捞宝贝。结果什么都没捞到。等他上来时，却发现那女子拿走了他的物品，逃之夭夭了。后来福建一带的人，描述那些相互算计的人说“我已侯白，伊更侯黑”。这个谚语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很精明了，可是他更猴精。侯白，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隋代的一个学者和机智之士。曾经当过小官，还被隋文帝杨坚接见过。他有著作《旌异记》，已经失佚。《太平广记》中记载了好几则侯白和

11.

师遣人送书到先径山钦和尚²⁴处，书中只画圆相。径山才见，以笔于圆相中与一划。

有人举似忠国师，忠国师云：“钦师又被马师惑。”

12.

有人于师前作四划，上一划长，下三划短，云：“不得道一长，不得道三短，离此四句外，请师答某甲。”

师乃作一划，云：“不得道长，不得道短，答汝了也。”

忠国师闻举，别答云：“何不问某甲？”

（《景德传灯录》卷六江西道一禅师 有僧于师前作四画，上一长下三短。问云：“不得道一长三短，离此四字外请和尚答。”师乃画地一画云：“不得道长短，答汝了也”忠国师闻别云：“何不问老僧？”）

13.

有座主问师：“禅宗传持何法？”

师却问：“座主传持何法？”

对曰：“讲得四十本经论。”

师云：“莫是师子儿不？”

座主云：“不敢。”

师作嘘嘘声。

座主云：“此亦是法。”

杨素的诙谐、幽默故事。侯白这个机智人物，流传到民间却成了骗子形象，更加上“侯黑”的故事。形成了民间的谚语“侯白侯黑”。禅宗祖师们善用通俗语言，诙谐生动地表达某种禅意。《五灯会元》卷四：赵州和尚参投子大同禅师。赵州问：“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师曰：“不许夜行，投明须到。”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赵州和尚感叹：我本来已经是不安好心，狡猾无比了，可是对方更是厉害啊！（史文宏智正觉《颂古一百则》释义）

师云：“是什摩法？”

对云：“师子出窟法。”

师乃嘿然。

座主云：“此亦是法。”

师云：“是什摩法？”

对云：“师子在窟法。”

师云：“不出不入，是什摩法？”

座主无对，遂辞出门。

师召云：“座主。”

座主应喏，师云：“是什摩？”

座主无对，师呵云：“这钝根阿师！”

后百丈代云：“见摩？”

（《景德传灯录》卷六江西道一禅师 有一讲僧来问云：“未审禅宗传持何法？”师却问云：“座主传持何法？”彼云：“忝讲得经论二十余本。”师云：“莫是师子儿否？”云：“不敢。”师作嘘嘘声。彼云：“此是法。”师云：“是什么法？”云：“师子出窟法。”师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师云：“是什么法？”云：“师子在窟法。”师云：“不出不入是什么法？”无对。百丈代云：“见么？”遂辞出门。师召云：“坐主！”彼即回首。师云：“是什么？”亦无对。师云：“遮钝根阿师。”）

14.

师问僧：“从什摩处来？”

对云：“从淮南来。”

师云：“东湖水满也未？”

对云：“未。”

师云：“如许多时雨，水尚未满？”

道吾²⁵云：“满也。”

云岩²⁶云：“湛湛底。”

洞山²⁷云：“什摩劫中曾欠少来？”

15.

师明晨迁化，今日晚际，院主问：“和尚四体违和，近日如何？”

师曰：“日面佛，月面佛。”

16.

汾州和尚²⁸为座主时，讲四十二本经论，来问师：“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审宗门中意旨如何？”

师乃顾示云：“左右人多，且去。”

汾州出门，脚才跨门阇，师召：“座主！”

²⁵ 道吾：（769~835）唐代僧。豫章（江西）海昏人，俗姓张。世称道吾圆智，五灯会元卷五称之为宗智。幼时依涅槃和尚出家，后投药山惟俨门下，得其心印而嗣其法。历访诸山，至潭州（今湖南长沙）道吾山，大振禅风。唐太和九年示寂，世寿六十七。谥号“修一大师”。[祖堂集卷五、联灯会要卷十九、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佛光大辞典》）

²⁶ 云岩：即云岩昙晟（782~841）唐代僧。属青原行思之法系。钟陵建昌（江西永修）人，俗姓王。少于石门出家，初参百丈怀海，历二十余年，未悟玄旨。怀海示寂后，参谒澧州药山惟俨，并嗣其法，后住于潭州（湖南长沙）云岩山大扬宗风，故又称云岩昙晟。武宗会昌元年（一说文宗太和三年）示寂，世寿六十。谥号“无住（一说无相）大师”。其法嗣有洞山良价、神山僧密、杏山鉴洪、幽溪等。[宋高僧传卷十一、景德传灯录卷十四、联灯会要卷十九、佛祖历代通载卷十六、释氏稽古略卷三、五灯严统卷五]（《佛光大辞典》）

²⁷ 洞山：即洞山良价（807~869）我国禅宗曹洞宗之祖。唐代越州会稽（浙江会稽）人，俗姓俞。幼从师诵般若心经，以无根尘之义问其师，其师骇然，即指往五泄山礼灵默禅师披剃。年二十一，诣嵩山受具足戒，寻谒南泉普愿，深领其旨，又访泐山灵祐，参“无情说法”之公案，不契。受指示诣云岩昙晟，问无情说法之义，辞归时，涉水睹影，大悟前旨。后嗣云岩之法，于江西洞山弘扬佛法，倡五位君臣说，门风颇振。咸通十年，命剃发披衣，鸣钟辞众，大众号恸不止。师忽开目谓曰：“夫出家之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劳生息死，于悲何有？”众犹恋慕不已，乃延七日，至第八日浴讫，于丈室端坐长往。世寿六十三，法腊四十二。敕谥“悟本禅师”。其嗣法弟子有云居道膺、曹山本寂、龙牙居遁、华严休静、青林师虔等二十余人。尤以本寂之法系，称作曹山，合称之，即为曹洞宗。著有宝镜三昧歌、玄中铭、洞山语录等。[瑞州洞山良价禅师语录、宋高僧传卷十二、景德传灯录卷十五、禅学思想史卷上]（《佛光大辞典》）

²⁸ 汾州：汾州无业禅师（759-820），俗姓杜，商州上洛（治今陕西商县）人。9岁依本郡开元寺志本禅师受大乘经，12岁落发，20岁受具足戒，于襄州（治今湖北襄樊）幽律师习《四分律疏》，兼为僧众讲《涅槃经》，法筵长开。后谒马祖道一，得传心印。游方京师，众仰其名，欲举为两街大德，无业曰：“亲近国王大臣，非予志也。”至汾州（今山西汾阳）住开元寺，说法二十年，称“汾州无业”。唐宪宗两度诏请入内，辞疾不行。谥“大达国师”（《宋高僧传》卷一一、《景德传灯录》卷八）（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辞典》）

汾州回头应喏。

师云：“是什摩？”

汾州当时便省，遂礼拜，起来，云：“某甲讲四十二本经论，将谓无人过得。今日若不遇和尚，泊合²⁹空过一生。”

17.

师问百丈：“汝以何法示人？”

百丈竖起拂子对。

师云：“只这个？为当别更有？”

百丈抛下拂子。

僧拈问石门³⁰：“一语之中便占马大师两意，请和尚道。”

石门拈起拂子，云：“寻常抑不得已。”

（《景德传灯录》卷第六 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师一日诣马祖，法塔祖于禅床角取拂子示之，师云：“只遮个更别有？”祖乃放旧处，云：“尔已后将什么何为人？”师却取拂子示之。祖云：“只遮个，更别有？”师以拂子挂安旧处。）

大师下亲承弟子总八十八人出现于世，及隐道者莫知其数。大师志性慈愍，容相瑰奇，足下二轮，颈有三约。说法住世四十余年，玄徒千有余众。师贞元四年戊辰岁二月一日迁化，塔在泐潭宝峰山，敕谥大寂禅师大庄严之塔。裴相³¹书额，左丞相护得兴撰碑文，净修禅师颂曰：

马师道一，行全金石。

²⁹ 泊合：几乎。

³⁰ 僧拈问石门：一僧拈起上面的公案问石门和尚。

³¹ 裴相：宰相裴休。

梧本超然，寻枝劳役。

久定身心，一时抛掷。

大化南昌，寒松千尺。

（《景德传灯录》卷六江西道一禅师 师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师于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门山，于林中经行，见洞壑平坦处，谓侍者曰：“吾之朽质当于来月归兹地矣。”言讫而回。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讫，跏趺入灭。元和中追谥大寂禅师，塔曰大庄严。今海昏县影堂存焉。高僧传云大觉禅师。按：权德舆作塔铭言，马祖终于开元寺，茶毗于石门而建塔也。至会昌沙汰后大中四年七月，宣宗敕江西观察使裴休重建塔并寺，赐额宝峰。）

附一：（补充《祖堂集》所未载）

（一）《景德传灯录》卷六 江西道一禅师

1.

僧问：“和尚为什么说即心即佛？”

师云：“为止小儿啼。”

僧云：“啼止时如何？”

师云：“非心非佛。”

僧云：“除此二种人来如何指示？”

师云：“向伊道不是物。”

僧云：“忽遇其中人来时如何？”

师云：“且教伊体会大道。”

2.

僧问：“如何是西来意？”

师云：“即今是什么意？”

3.

僧问：“如何是西来意？”

师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诸方笑我也。”

4.

僧问：如何得合道？

师云：“我早不合道。”

5.

庞居士问：“如水无筋骨，能胜万斛舟。此理如何？”

师云：“这里无水亦无舟。说什么筋骨？”

6.

有小师³²行脚回，于师前画个圆相，就上礼拜了立。师云：“汝莫欲作佛否？”

云：“某甲不解捏目³³。”

师云：“吾不如汝。”

小师不对。

7.

洪州廉使问云：“弟子吃酒肉即是，不吃即是？”师云：“若吃是中丞禄，不吃是中丞福。”

³² 《五灯会元》作：小师耽源，也即耽源禅师。

³³ 捏目：“捏”通捏。捏目为“捏目生花”的省略，禅语中常省略作“捏目。”捏目生花：挤捏眼睛而产生幻视，似乎有花出现。比喻制造幻象，自欺欺人。《景德传灯录》卷一八，玄沙宗一：“我今问汝诸人，且承得个什么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还辨得么？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见事便差。”（参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二) 《五灯会元》卷第三 江西马祖道一禅师

1.

庞居士问：“不昧本来人，请师高著眼。”

师直下觑。

士曰：“一等没弦琴，唯师弹得妙。”

师直上觑，士礼拜。

师归方丈，居士随后。曰：“适来弄巧成拙。”

2.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随侍玩月次。

师问：“正恁么时如何？”

堂曰：“正好供养。”

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

师曰：“经入藏，禅归海，唯有普愿，独超物外。”

附二：《马祖四家语录》之〈江西马祖道一禅师语录〉选摘

(明尧 明洁 校注)

1.

僧问：“如何是修道？”

曰：“道不属修。若言修得，修成还坏，即同声闻；若言不修，即同凡夫。”

又问：“作何见解，即得达道？”

祖曰：“自性本来具足，但于善恶事中不滞，唤作修道人。取善舍恶，观空入定，即属造作。更若向外驰求，转疏

转远。但尽三界心量[1]。一念妄心，即是三界生死根本；但无一念，即除生死根本，即得法王无上珍宝。

“无量劫来，凡夫妄想，谄曲邪伪，我慢贡高，合为一体。故经云：但以众法合成此身，起时唯法起，灭时唯法灭。此法起时，不言我起；灭时不言我灭。

“前念、后念、中念，念念不相待[2]，念念寂灭，唤作海印三昧[3]，摄一切法。如百千异流同归大海，都名海水。住于一味，即摄众味；住于大海，即混诸流。如人在大海中浴，即用一切水。所以声闻悟迷，凡夫迷悟[4]。声闻不知圣心本无地位、因果、阶级、心量，妄想修因证果，住于空定八万劫、二万劫，虽即已悟，悟已却迷，诸菩萨观如地狱苦[5]，沉空滞寂，不见佛性。若是上根众生，忽尔遇善知识指示，言下领会，更不历于阶级、地位，顿悟本性。故经云：凡夫有反复心[6]，而声闻无也。对迷说悟，本既无迷，悟亦不立。

“一切众生，从无量劫来，不出法性三昧[7]，长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吃饭，言谈祇对[8]，六根运用，一切施为，尽是法性。不解返源，随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种种业；若能一念返照，全体圣心[9]。

“汝等诸人，各达自心，莫记吾语。纵饶说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纵说不得，其心亦不减。说得亦是汝心，说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现十八变，不如还我死灰[10]来。‘淋过死灰无力’[11]，喻声闻妄修因证果；‘未淋过

死灰有力’ [12]，喻菩萨道业纯熟，诸恶不染。若说如来权教 [13] 三藏，河沙劫说不尽，犹如钩锁，亦不断绝。若悟圣心 [14]，总无余事。久立，珍重。”

[1]三界心量：对外境起种种度量，分别取舍，轮回于三界，故称三界心量。

[2]念念不相待：念念孤明，不相续，不分别，不取舍。

[3]海印三昧：《华严经》所依持之总定。海印者，约喻以立名，即以大海风止波静，水澄清时，天边万象巨细，无不印现海面；譬喻佛陀之心中，识浪不生，湛然澄清，至明至静，森罗万象一时印现，三世一切之法皆悉炳然而现。

[4]声闻悟迷，凡夫迷悟：声闻悟凡夫之所迷，凡夫迷声闻之所悟，二者虽有迷悟之别，但都落在二边当中。

[5]诸菩萨观如地狱苦：此句“观”字后面省略了宾语，依上文看，当指“声闻不知圣心……住于空定”。意谓诸菩萨观声闻住于空定之中，如处地狱一般，是苦非乐。

[6]反复心：指不断生灭起伏的烦恼之心。

[7]法性三昧：法性，又称自性、佛性、真如理体。法性三昧指日用施为恒与法性之理体相应，安住自性般若中，离四相而行一切善法，不变随缘，随缘不变。

[8]祇对：应对，应答。祇，音 zhī，恭敬。

[9]全体圣心：意谓一切皆是自性之妙用，一切皆是法性身，无欠无余。

[10]死灰：指寂灭、无念的心。

[11]淋过死灰无力：指沉空滞寂的心，因其不得活用，故云无力。

[12]未淋过死灰有力：指不住生死、不住涅槃、无修无证、超越二边的无住的心，因其妙用无碍，故云有力。

[13]权教：随众生根机所说之方便教法，指藏通别三教，与实教相对，实教即圆教。

[14]圣心：指实教的一真法界、真如自性。

2.

示众云：“道不用修，但莫污染。何为污染？但有生死心，造作趋向[1]，皆是污染。若欲直会其道，平常心是道。何谓平常心？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经云：非凡夫行，非圣贤行，是菩萨行。

“只如今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道即是法界。乃至河沙妙用，不出法界。若不然者，云何言心地法门？云何言无尽灯？一切法皆是心法[2]，一切名皆是心名[3]。万法皆从心生，心为万法之根本。经云：识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

“名等，义等，一切诸法皆等，纯一无杂[4]。若于教门中，得随时自在，建立法界，尽是法界；若立真如，尽是真如；若立理，一切法尽是理；若立事，一切法尽是事[5]。举一千从，理事无别，尽是妙用，更无别理，皆由心之回转。譬如月影有若干，真月无若干；诸源水有若干，水性无若干；森罗万象有若干，虚空无若干。说道理有若干，无碍慧无若干。种种成立，皆由一心也。建立亦得，扫荡亦得，尽是妙用，尽是自家。非离真而有立处，立处即真，尽是自家体。若不然者，更是何人！

“一切法皆是佛法，诸法即是解脱，解脱者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6]。

经云：在在处处，则为有佛。佛是能仁，有智慧，善机性，能破一切众生疑网，出离有无等缚。凡圣情尽，人法俱空。转无等轮[7]，超于数量。所作无碍，事理双通。如天起云，忽有还无，不留碍迹。犹如画水成文，不生不灭，是大寂灭。

“在缠名如来藏，出缠名净法身。法身无穷，体无增减，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应物现形，如水中月，滔滔运用，不立根栽[8]。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有为是无为家用，无为是有为家依。不住于依，故云如空无所依。

“心生灭义，心真如义。心真如者，譬如明镜照像。镜喻于心，像喻诸法。若心取法，即涉外因缘，即是生灭义。不取诸法，即是真如义。声闻闻见佛性，菩萨眼见佛性。了达无二，名平等性。性无有异，用则不同。在迷为识，在悟为智。顺理为悟，顺事为迷。迷即迷自家本心，悟即悟自家本性。一悟永悟，不复更迷。如日出时不合于暗，智慧日出，不与烦恼暗俱。

“了心及境界，妄想即不生。妄想既不生，即是无生法忍。本有今有，不假修道坐禅。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如今若见此理，真正不造诸业，随分过生，一衣一衲，坐起相随，戒行增熏，积于净业，但能如是，何虑不通？久立，诸人珍重。”

[1]趋向：攀缘、驰求。

[2]心法：心所生之幻法。

[3]心名：心所安立之假名。

[4]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名相、意义和一切法，都是心安立的假名，非实有法，性空平等，唯一真性。

[5]这句话译成白话文就是：若从法界缘起的角度讲，一切法都是法界体性。若从真如的角度讲，一切法都是真如。若从理体的角度讲，一切法都是理体。若从事上讲，一切法都是真如的妙用。

[6]不待时节：意指不分时节因缘，恒时现前，一切现成，当下即是。

[7]轮：原作“伦”，据《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改。

[8]不立根栽：犹言“不住于固定之相”。根栽，根本。栽，种植。

附三：（马祖与相关弟子因缘）

1.

先径山和尚，嗣鹤林，师讳道钦。大历年，代宗请赴京师，号国一禅师。肃宗皇帝来礼师，师见帝来遂起立。帝曰：“大师见朕来因何起？”师曰：“檀越因什摩向四威仪中见贫道？”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曰：“汝问不当。”曰：“如何得当？”师曰：“待我死即向汝道。”

江西马大师令西堂问师：“十二时中以何为境？”师曰：“待汝回去有信上大师。”西堂曰：“如今便回去。”师曰：“传语大师：‘却须问取曹溪始得。’”

（《祖堂集》卷三 先径山）

2.

伏牛和尚与马大师送书到师处。师问：“马师说何法示人？”对曰：“即心即佛。”师曰：“是什摩语话！”又问：“更有什摩言说？”对曰：“非心非佛。亦曰：不是心，不

是佛，不是物。”师笑曰：“犹较些子。”伏牛却问：“未审此间如何？”师曰：“三点如流水，曲似刈³⁴禾镰。”后有人举似仰山，仰山云：“水中半月现。”又曰：“三点长流水，身似鱼龙衣。”

（摘录《祖堂集》卷三 慧忠国师）

3.

耽源和尚，嗣忠国师，先是马大师门人也。师入京为国师侍者。后再见马大师，于大师前旋行一匝作圆相，然后于中心礼拜。大师曰：“你欲作佛也？”对曰：“某甲不解捏目³⁵。”大师曰：“吾不如汝。”百丈在泐潭推车次，师问：“车在这里，牛在什摩处？”百丈以手斫额³⁶，师以手拭目。

（《祖堂集》卷四 耽源）

4.

石巩和尚，嗣马大师，在抚州。师讳慧藏，未出家时，趁鹿从马大师庵前过，问和尚：“还见我鹿过摩？”马大师云：“汝是什摩人？”对云：“我是猎儿。”马师云：“汝解射不？”对云：“解射。”马师云：“一箭射几个？”对曰：“一箭射一个。”马师云：“汝浑³⁷不解射。”进曰：“和尚莫是解射不？”马师云：“我解射。”进曰：“一箭射几个？”师云：“一箭射一群。”师云：“彼此生命，何得射他？”师云：“汝既知如此，何不自射？”师曰：“若教某

³⁴ 刈：yì，割（草或谷类）。

³⁵ 捏目：捏目生空花，比喻弄虚玄，玩弄虚妄不实的境界。

³⁶ 斫额：把手搭在额头上，表示向高远处眺望。

³⁷ 浑：完全。

甲自射，无下手处。”师云：“者汉无明烦恼一时顿消。”师当时拗折弓箭，将刀截发，投师出家。

师后因一日在厨作务次，马师问：“作什摩？”对云：“牧牛。”马师曰：“作摩生牧？”对曰：“一回入草去，便把鼻孔拽来。”马师云：“子真牧牛。”

（《祖堂集》卷十四 石巩）

5.

马祖一日问师（西堂智藏）云：“子何不看经？”师云：“经岂异邪？”祖云：“然虽如此，汝向后为人也须得。”曰：“智藏病思自养，敢言为人？”祖云：“子末年必兴于世也。”马祖灭后，师唐贞元七年众请开堂。李尚书翱尝问僧：“马大师有什么言教？”僧云：“大师或说即心即佛，或说非心非佛。”李云：“总过遮边。”李却问师：“马大师有什么言教？”师呼李翱，翱应诺。师云：“鼓角动也。”制空禅师谓师曰：“日出太早生。”师曰：“正是时。”

（摘录《景德传灯录》卷第七 虔州西堂智藏禅师）

6.

五泄和尚嗣马祖，在越州。师讳灵嘿，姓宣，常州人也。师未出家时，入京选官去。到洪州开元寺，礼拜大师。大师问：“秀才什摩处去？”云：“入京选官去。”大师云：“秀才太远在。”对云：“和尚此间还有选场也无？”大师云：“目前嫌什摩？”秀才云：“还许选官也无？”大师云：“非但秀才，佛亦不著。”因此欲得投大师出家。大师云：“与

你剃头即得，若是大事因缘即不得。”从此摄受，后具戒。

有一日，大师领大众出西墙下游行次，忽然野鸭子飞过去。大师问：“身边什摩物？”政上座云：“野鸭子。”大师云：“什摩处去？”对云：“飞过去。”大师把政上座耳拽，上座作忍痛声，大师云：“犹在这里，何曾飞过？”政上座豁然大悟。因此师无好气，便向大师说：“某甲抛却这个业次，投大师出家。今日并无个动情，适来政上座有如是次第，乞大师慈悲指示。”大师云：“若是出家师则老僧，若是发明师则别人，是你驴年在我这里也不得。”师云：“若与摩则乞和尚指示个宗师。”大师云：“此去七百里有一禅师，呼为南岳石头。汝若到彼中，必有来由。”师便辞，到石头，云：“若一言相契则住，若不相契则发去。”著鞋履，执座具，上法堂礼拜，一切了侍立。石头云：“什摩处来？”师不在意，对云：“江西来。”石头云：“受业在什摩处？”师不祇对便拂袖而出。才过门时，石头便咄。师一脚在外，一脚在内，转头看，石头便侧掌云：“从生至死，只这个汉，更转头恼作什摩？”师豁然大悟。在和尚面前给侍数载，呼为五泄和尚也。

（《祖堂集》卷十五 五泄）

7.

池州南泉普愿禅师者，郑州新郑人也，姓王氏，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禅师受业，三十诣嵩岳受戒。初习相部旧章，究毗尼篇聚，次游诸讲肆，历听楞伽华严，入中百门观，

精练玄义。后扣大寂之室，顿然忘筌，得游戏三昧。一日为僧行粥次，马大师问：“桶里是什么？”师云：“遮老汉合取口，作恁么语话。”自余同参之流无敢征诘。

师（南泉）有时云：“江西马祖说即心即佛，王老师不恁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么道还有过么？”

（摘录《景德传灯录》卷第八 池州南泉普愿禅师）

8.

大梅和尚，嗣马大师，在明州。师讳注常，襄阳人也，荆州玉泉寺受业。才具尸罗³⁸，学通众典。讲大小本经论。多闻虽益，辩注虚张。觉爽情神，游方访道。闻江西马大师诲学，师乃直造法筵。因一日问：“如何是佛？”马师云：“即汝心是。”师进云：“如何保任？”师云：“汝善护持。”又问：“如何是法？”师云：“亦汝心是。”又问：“如何是祖意？”马师云：“即汝心是。”师进云：“祖无意耶？”马师云：“汝但识取汝心，无法不备。”师于言下顿领玄旨，遂杖锡而望云山。

因至大梅山下，便有栖心之意，乃求小许种粮。一入深幽，更不再出。后因盐官和尚³⁹出世，有僧寻柱杖迷山，见其一人，草衣结发，居小皮舍，见僧先言不审，而言语蹇涩。僧穷其由。师云：“见马大师。”僧问：“居此多少年也？”

³⁸ 尸罗：梵语的音译。义译为戒。

³⁹ 盐官和尚：（？～842）唐代僧。即杭州盐官县镇国海昌院之齐安禅师。海门郡（位于江苏）人，俗姓李。生时神光照室。少依本郡云琮出家，并从南岳智严受具足戒。后闻马祖道一行化于龚公山，乃往参诣。道一见而器之，密示正法。元和末年（820 顷），游越州（浙江）萧山法乐寺，法昕等延请任首座，道化大行。后住镇国海昌院，会昌二年示寂。宣宗敕谥“悟空大师”。卢简求撰塔铭。〔宋高僧传卷十一、祖堂集卷十五、景德传灯录卷七〕（《佛光大辞典》）

师云：“亦不知多少年。只见四山青了又黄，青了又黄。如是可计三十余度。”僧问：“师于马祖处，得何意旨？”师云：“即心是佛。”其僧问出山路，师指随流而去。

其僧归到盐官处，具陈上事。盐官云：“吾忆在江西时，曾见一僧问马大师佛法祖意，马大师皆言‘即汝心是。’自三十余年，更不知其僧所在。莫是此人不？”遂令数人教依旧路，斫山寻觅。如见，云：“马师近日道：‘非心非佛。’”其数人依盐官教问。师云：“任你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盐官闻而叹曰：“西山梅子熟也。汝曹可往彼，随意采摘去。”如是，不足二三年间，众上数百，凡应机接物，对答如流。

因夹山⁴⁰与定山⁴¹去大梅山，路上行次。定山云：“生死中无佛，则非生死。”夹山不肯，自云：“生死中有佛，则不迷生死。”二人相不肯，去到大梅山。夹山自问：“此二人道，阿那个最亲？”师云：“一亲一疏。”夹山云：“阿那个是亲？”师见苦问，乃云：“且去，明日来。”夹山明日来问：“昨日未蒙和尚垂慈，未审阿那个是亲？”师云：“问者不亲，亲者不问。”

有人问盐官：“如何是西来意？”官云：“西来无意。”僧举似师，师云：“不可一个棺里著两个死尸。”

⁴⁰ 夹山：夹山善会禅师（805~881）唐代禅僧。广州峴亭人，俗姓廖。九岁于潭州（湖南长沙）龙牙山剃度，二十岁受具足戒。未久往江陵，专研经论，又至禅会处参学。初住润州（江苏镇江）京口之鹤林寺，时值道吾从襄州关南来，与之相互问答，大有所得。后依道吾之劝，赴浙中（江苏）华亭县，参谒船子德诚，师资道契，遂嗣其法。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居湖南澧州之夹山，大扬禅风。僖宗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示寂，世寿七十七，法腊五十七。敕谥‘传明大师’。〔景德传灯录卷十五、联灯会要卷二十一、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七、卷二十四、五灯会元卷五、释氏稽古略卷三、五灯严统卷五〕（《佛光大辞典》）

⁴¹ 定山：滁州定山神英禅师。

师临顺世时，鼯鼠叫，师告众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诸人善护持，吾今逝矣。”师言已掩室，来辰化矣。括州刺史江勣撰碑文。

（《祖堂集》卷十五 大梅）

8.

汾州和尚，嗣马大师，师讳无业，姓杜，商州上洛人也。

初，母李氏，忽闻空中有言曰：“寄住得不？”已而方娠。诞生之夕，异光满室。及至成童，不为儿戏。行必直视，坐则跏趺。商之缙徒，见皆叹曰：“此无上法器也。速令出家，绍隆三宝。”

九岁，启父母，依商州开元寺志本禅师。禅师授以《金刚》、《法华》、《维摩》、《涅槃》等经，一览无遗。年十二，剃落，具戒於襄州幽律师。禀四分律疏，一夏肆习，便能敷演。长讲《花严》、《涅槃》等经。时谓生肇不泯，琳远再兴。

后闻洪州马大师禅门上首，持往瞻礼。师身逾六尺，屹若立山。马大师一见，异之曰：“魏魏佛堂，其中无佛。”师礼而问曰：“三乘至教，粗亦研穷。常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伏愿指示。”马大师曰：“即汝所不了心即是，更无别物。不了时即是迷，了时即是悟。迷即是众生，悟即是佛道。不离众生别更有佛也，亦如手作拳、拳作手也。”师言下豁然大悟，涕泪悲泣，白马大师言：“本将谓佛道长远，勤苦旷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实相，本自具足。”

一切万法，从心化生。但有名字，无有实者。”马大师云：“如是，如是。一切心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本自空寂。是故经云：‘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又云：‘毕竟空寂舍。’又云：‘诸法空为坐。’此则诸佛如来，住无所住处。若如是知，即是住空寂舍，坐法空座。举足下足，不离道场。言下便了，更无渐次。所谓不动足而登涅槃山。”

大师直造宝所，不栖化城，於元和皇帝御宇三年，两度诏请，师辞病不赴。至穆宗即位，重降旨。使曰：‘此度圣恩，不并常时。’师笑云：“贫道有何德，累烦圣主？行则行矣，道途恐殊。”乃作行次，剃发沐浴，至中夜，告徒弟等云：“女等见闻觉知之性，与虚空同寿，犹如金刚不可破坏，一切诸法如影如响，无有实者，是故经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言已，跏趺，奄然而化。

（《祖堂集》卷十五 汾州）

（《景德传灯录》卷第八：马祖睹其状貌瑰伟语音如钟，乃曰：“巍巍佛堂其中无佛。”师礼跪而问曰：“三乘文学粗穷其旨，常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了。”马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更无别物。”师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密传心印？”祖曰：“大德正闹在，且去别时来。”师才出，祖召曰：“大德！”师回首，祖云：“是什么？”师便领悟礼拜。祖云：“遮钝汉礼拜作么？”（云居锡拈云：什么处是汾州正闹？））

9.

越州大珠慧海禅师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云寺道智和尚受业，初至江西参马祖。祖问曰：“从何处来？”曰：“越州大云寺来。”祖曰：“来此拟须何事？”曰：“来

求佛法。”祖曰：“自家宝藏不顾，抛家散走作什么？我遮里一物也无，求什么佛法！”师遂礼拜，问曰：“阿那个是慧海自家宝藏？”祖曰：“即今问我者是汝宝藏，一切具足更无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觅？”师于言下自识本心，不由知觉，踊跃礼谢。师事六载，后以受业师年老遽归奉养。乃晦迹藏用，外示痴讷。自撰《顿悟入道要门论》一卷，被法门师侄玄晏，窃出江外呈马祖。祖览讫告众云：“越州有大珠，圆明光透，自在无遮障处也。”众中有知师姓朱者，迭相推识，结契来越上寻访依附。（时号大珠和尚者，因马祖示出也。）

（摘录《景德传灯录》卷第六 越州大珠慧海禅师）

10.

洪州泐潭法会禅师，问马祖：“如何是西来祖师意？”祖曰：“低声近前来。”师便近前，祖打一掴，云：“六耳不同谋，来日来师。”至来日犹入法堂云：“请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汉上堂时出来与汝证明。”师乃悟云：“谢大众证明。”乃绕法堂一匝便去。

（《景德传灯录》卷第六洪州泐潭法会禅师）

11.

洪州泐潭惟建禅师。一日在马祖法堂后坐禅，祖见乃吹师耳，两吹师起定。见是和尚，却复入定。祖归方丈，令侍者持一碗茶与师。师不顾，便自归堂。

（《景德传灯录》卷第六洪州泐潭惟建禅师）

12.

唐州紫玉山道通禅师者，庐江人也。姓何氏，幼随父守官泉州南安县，因而出家。唐天宝初马祖阐化建阳，居佛迹岩，师往谒之。寻迁于南康龚公山，师亦随之。贞元四年二月初马祖将归寂，谓师曰：“夫玉石润山秀丽，益汝道业，遇可居之。”师不晓其言，是秋与伏牛山自在禅师同游洛阳，回至唐州，西见一山，四面悬绝，峰峦秀异。因询乡人，云是紫玉山。师乃陟山顶，见有石方正莹然紫色，叹曰：此其紫玉也！始念先师之言乃悬记耳，遂剪茆构舍而居焉。后学徒四集。僧问：“如何出得三界？”师云：“汝在里许得多少时也？”僧云：“如何出离？”师云：“青山不碍白云飞。”于頔相公问：“如何是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师云：“于頔客作汉⁴²，问恁么事怎么？”于公失色。师乃指云：“遮个是漂堕罗刹鬼国。”于又问：“如何是佛？”师唤于頔，頔应诺。师云：“更莫别求。”（有僧举似药山，药山云：“缚杀遮汉也。”僧云：“和尚如何？”药山亦唤云某甲，僧应诺。药山云：“是什么？”）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参百丈回礼覲，师云：汝其来矣，此山有主也。于是嘱付金藏讫，策杖径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无疾而终，寿八十有三。

（《景德传灯录》卷第六唐州紫玉山道通禅师）

13.

⁴² 客作汉：对雇工的鄙称。

洪州百丈山怀海禅师者，福州长乐人也。姓王氏。卅⁴³岁离尘，三学该练。属大寂阐化江西，乃倾心依附，与西堂智藏、南泉普愿同号入室。时三大士为角立焉。师侍马祖行次，见一群野鸭飞过。祖曰：“是甚么？”师曰：“野鸭子。”祖曰：“甚处去也？”师曰：“飞过去也。”祖遂把师鼻扭，负痛失声。祖曰：“又道飞过去也？”师于言下有省。却归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问曰：“汝忆父母邪？”师曰：“无。”曰：“被人骂邪？”师曰：“无。”曰：“哭作甚么？”师曰：“我鼻孔被大师扭得痛不彻。”同事曰：“有甚因缘不契？”师曰：“汝问取和尚去。”同事问大师曰：“海侍者有何因缘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为某甲说。”大师曰：“是伊会也。汝自问取他。”同事归寮曰：“和尚道汝会也，教我自问汝。”师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适来哭，如今为甚却笑？”师曰：“适来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马祖升堂，众才集，师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师随至方丈。祖曰：“我适来未曾说话，汝为甚便卷却席？”师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头痛。”祖曰：“汝昨日向甚处留心？”师曰：“鼻头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师作礼而退。师再参，侍立次。祖目视绳床角拂子。师曰：“即此用，离此用？”祖曰：“汝向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师取拂子竖起。祖曰：“即此用，离此用？”师挂拂子于旧处。祖振威一喝，师直得三日耳聋。自此雷音将震，檀信，请于

⁴³ 卅：guàn，原指古代儿童束的上翘的两只角辫，后也指年幼。

洪州新吴界，住大雄山以居处。岩峦峻极，故号百丈。既处之，未期月，参玄之宾，四方麇至。洎山黄檗当其首。一日，师谓众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马大师一喝，直得三日耳聋。”黄檗闻举，不觉吐舌。师曰：“子已后莫承嗣马祖去么？”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举，得见马祖大机之用，然且不识马祖。若嗣马祖，已后丧我儿孙。”师曰：“如是，如是！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子甚有超师之见。”檗便礼拜。（洎山问仰山：“百丈再参马祖因缘，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云：“此是显大机大用。”洎云：“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识，几人得大机，几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机，黄檗得大用，余者尽是唱导之师。”洎云：“如是，如是。”）

（摘录《五灯会元》卷第三 百丈怀海禅师）

14.

毗陵芙蓉山太毓禅师者，金陵人也，姓范氏，年十二礼牛头山第六世忠禅师落发，二十三于京兆安国寺受具，后遇大寂密传祖意。唐元和十三年止毗陵义兴芙蓉山。一日因行食⁴⁴与庞居士，居士接食次。师云：“生心受施⁴⁵净名⁴⁶早诃，去此一机居士还甘否？”居士云：“当时善现⁴⁷岂不作家？”师云：“非关他事。”居士云：“食到口边被他夺却。”师

⁴⁴ 行食：递送饮食。

⁴⁵ 生心受施：怀着某种意想（分别心）受施。《维摩诘经弟子品》有须菩提到维摩诘处乞食，维摩诘在布施食物时向须菩提讲述“乃可取食”的各种前提条件。

⁴⁶ 净名：维摩诘。

⁴⁷ 善现：须菩提。

乃下食。居士云：“不消一句。”居士又问师：“马大师着实为人处，还分付吾师否？”师云：“某甲尚未见他，作么知他着实处。”居士云：“只此见知也无讨处。”师云：“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说。”居士云：“一向言说师又失宗，若作两向三向，师还开得口否？”师云：“直似开口不得可谓实也。”居士抚掌而出。宝历中归齐云入灭，寿八十，腊五十八，大和二年追谥“大宝禅师”，楞伽之塔。

（《景德传灯录》卷第七）

15.

蒲州麻谷山宝彻禅师。一日随马祖行次，问：“如何是大涅槃？”祖云：“急。”师云：“急个什么？”祖云：“看水。”师与丹霞游山次，见水中鱼以手指之。丹霞云：“天然，天然！”师至来日又问丹霞：“昨日意作么生？”丹霞乃放身作卧势。师云：“苍天！”又与丹霞行至麻谷山，师云：“某甲向遮里住也。”丹霞云：“住即且从还，有那个也无？”师云：“珍重⁴⁸。”有僧问云：“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乃起立以杖绕身一转，翘一足云：“会么？”僧无对，师打之。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默然。（其僧又问石霜：“此意如何？”石霜云：“主人勤拳⁴⁹，带累阇梨拖泥涉水。”）耽源问：“十二面观音是凡是圣？”师云：“是圣。”耽源乃打师一搥，师云：“知汝不到遮个境界。”

⁴⁸ 珍重：禅语中告辞时所说的语句。

⁴⁹ 勤拳：恳切真诚。

（《景德传灯录》卷第七）

16.

湖南东寺如会禅师者，始兴曲江人也。初谒径山⁵⁰，后参大寂。学徒既众，僧堂内床榻为之陷折，时称“折床会”也。自大寂去世，师常患门徒以即心即佛之谭⁵¹诵忆不已。且谓：“佛于何住而曰即心，心如画师而云即佛？”遂示众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剑去远矣，尔方刻舟。”时号东寺为禅窟焉。

（摘录 《景德传灯录》卷第七）

17.

石臼和尚，初参马祖，问：“什么处来？”师云：“乌臼来。”祖云：“乌臼近日有何言句？”师云：“几人于此茫然⁵²在。”祖云：“茫然且置，悄然⁵³一句作么生？”师乃近前三步。祖云：“我有七棒寄打乌臼，尔还甘⁵⁴否？”师云：“和尚先吃，某甲后甘。”却回乌臼。（《景德传灯录》卷第八）

18.

⁵⁰ 径山：（714～792）唐代牛头宗径山派初祖。苏州崑山人，俗姓朱。又作法钦。初学儒教，于赴京途中遇鹤林玄素禅师，遂剃度受戒，修习禅法。后住杭州径山，参学者甚众，蔚为径山派。代宗大历三年（768）诏入京，赐号‘国一禅师’。后复受德宗敬重，于贞元五年（789）赐予玺书及宝物。朝野名士归依信受者甚多，世人敬称“功德山”。贞元六年，移住龙兴寺净土院。八年示寂，世寿七十九。德宗谥号“大觉禅师”，世称径山道钦。门弟子有道林、崇惠、广敷等人。[宋高僧传卷九、景德传灯录卷四、释氏稽古略卷三]（《佛光大辞典》）

⁵¹ 谭：同“谈”。

⁵² 茫然：心里不安稳，指没有见性之前心念随生灭境界流转之状态。

⁵³ 悄然：指明心见性之后心里安稳不动如山的寂静状态。

⁵⁴ 甘：甘心，心甘情愿。此指心服口服。

亮座主⁵⁵(隐洪州西山)，本蜀人也，颇讲经论。因参马祖，祖问曰：“见说座主大讲得经论，是否？”亮云：“不敢。”祖云：“将什么讲？”亮云：“将心讲。”祖云：“心如工伎儿⁵⁶，意如和伎者⁵⁷。争解讲得经？”亮抗声⁵⁸云：“心既讲不得，虚空莫讲得么？”祖云：“却是虚空讲得。”亮不肯，便出。将下阶，祖召云：“座主！”亮回首，豁然大悟，礼拜。祖云：“遮钝根阿师礼拜作么？”亮归寺告听众云：“某甲所讲经论，谓无人及得，今日被马大师一问，平生功夫冰释而已。”乃隐西山更无消息。

(《景德传灯录》卷第八 洪州西山亮座主)

19.

洪州水老和尚⁵⁹。初问马祖：“如何是西来的的意⁶⁰？”祖乃当胸蹋倒，师大悟。起来抚掌呵呵大笑，云：“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毛头上便识得根原去。”便礼拜而退。师住后告众云：“自从一吃马师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圆相，以手撮向师身上，师乃三拨，亦作一圆相，却指其僧。僧便礼拜，师打云：“遮虚头⁶¹汉。”问：“如何是沙门行？”师云：“动则影现，觉则冰生”。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机大约如此。

(《景德传灯录》卷第八 洪州水老和尚)

⁵⁵ 座主：宗门称教下之讲经师为座主。

⁵⁶ 工伎儿：随着锣鼓等乐器之节拍，表演各种杂技动作的演艺者。

⁵⁷ 和伎者：调弄音乐以配合演艺者进行表演的伴奏者。

⁵⁸ 抗声：大声，高声。

⁵⁹ 洪州水老和尚：水老，一作“水潦”。潦，音 lǎo。洪州，今江西南昌。

⁶⁰ 的的意：究竟真实的意旨。的的，音 dí dí。

⁶¹ 虚头：弄虚作假，虚假、虚幻。头，后缀。

20.

庞居士，嗣马大师，居士生自衡阳。因问马大师：“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摩人？”马师云：“待居士一口吸尽西江水，我则为你说。”居士便大悟，便去库头，借笔砚，造偈曰：

十方同一会，各各学无为。此是选佛处，心空及第归。

而乃驻留参承，一二载间，遂不变儒形，心游像外。旷情而行符真趣，浑迹而卓越人间。溶玄学之儒流，乃在家之菩萨。

初住襄阳东岩，后居郭西小舍。唯将一女扶侍，制造竹漉篱。每令女市货，以遣日给。平生乐道偈颂，可近三百余首，广行于世，皆以言符至理，句阐玄猷，为儒彦之珠金，乃缙流之篋宝。略陈一二，余不尽书。偈曰：

心如镜亦如，无实亦无虚。

有亦不管，无亦不居。

不是贤圣，了事凡夫。

又偈曰：

看经须解义，解义始修行。

若依了义教，即入涅槃城。

如其不解义，多见不如盲。

缘文广占地，心牛不肯耕。

田田皆是草，稻从何处生？

又偈曰：

易复易，即此五蕴有真智。

十方世界一乘同，无相法身岂有二？

若舍烦恼觅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又偈曰：

无贪胜布施，无痴胜坐禅。

无嗔胜持戒，无念胜求缘。

尽现凡夫事，夜来安乐眠。

寒时向火坐，火溶本无烟。

不怕黑暗女，不求功德天。

任运生方便，皆同般若船。

若能如是学，功德实无边。

又偈曰：

世人嫌庞老，庞老不嫌他。

开门待知识，知识不来过。

一丸疗万病，不假药方多。

又偈曰：

心若如，神自虚。

不服药，病自除。

病既除，自见莲华如意珠

无劳事，莫驱驱。

智者观财色，了知如幻虚。

衣食支身命，相劝学如如。

时至移庵去，无物可盈余。

又偈曰：

贪嗔不肯舍，徒劳读释经。

看方不服药，病从何处除？

取空空是色，取色色无常。

色空非我有，端坐见家乡。

又偈曰：

人有一卷经，无相复无名。

无人解转读，有我不能听。

如能转读得，入理契无生。

非论菩萨道，佛亦不要成。

居士临迁化时，令女备汤水，沐浴著衣。于床端然趺坐，付嘱女已，告曰：“你看日午则报来。”女依言，看已，报云：“日当已午，而日蚀阳精。”居士云：“岂有任摩事？”遂起来自看。其女寻，则据床端然而化。父回见之，云：“俊哉，吾说之在前，行之在后。”因此居士隔七日而终矣。

（《祖堂集》卷十五 庞居士）

（《景德传灯录》卷第八 襄州居士庞蕴者，冲州衡阳县人也，字道玄。世以儒为业，而居士少悟尘劳志求真谛。唐贞元初谒石头和尚忘言会旨，复与丹霞禅师为友。一日石头问曰：“子自见老僧已来日用事作么生？”对曰：“若问日用事即无开口处。”复呈一偈云：

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

头头非取舍，处处勿张乖。

朱紫谁为号，丘山绝点埃，

神通并妙用，运水及般柴。

石头然之曰：“子以缁耶素耶？”居士曰：“愿从所慕遂不剃染。”后之江西参问马祖云：“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居士言下顿领玄要，乃留驻参承经涉二载。有偈曰：

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团栾头，共说无生话。

自尔机辩迅捷诸方向之，尝游讲肆随喜金刚经，至无我无人处，致问曰：“座主既无我无人，是谁讲谁听？”座主无对。居士曰：“某甲虽是俗人，粗知信向。”座主曰：“只如居士意作么生？”居士乃示一偈云：

无我复无人，作么有疏亲？

劝君休历坐，不似直求真。

金刚般若性，外绝一纤尘。

我闻并信受，总是假名陈。

座主闻偈欣然仰叹。居士所至之处老宿多往，复问酬皆随机应响，非格量轨辙之可拘也。元和中北游襄汉，随处而居，或凤岭鹿门、或麇肆闾巷。初住东岩，后居郭西小舍。一女名灵照，常随制竹漉篱令鬻之以供朝夕。有偈曰：

心入境亦如，无实亦无虚，

有亦不管，无亦不居，

不是贤圣，了事凡夫。

易复易，即此五蕴有真智，

十方世界一乘同，无相法身岂有二？

若舍烦恼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

居士将入灭，令女灵照出视日早晚及午以报，女遽报曰：“日已中矣，而有蚀也。”居士出户观次，灵照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笑曰：“我女锋捷矣。”于是更延七日。州牧

于公问疾次，居士谓曰：“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好住世间皆如影响。”言讫枕公膝而化，遗命焚弃。江湖缙白伤悼，谓禅门庞居士即毗耶净名矣，有诗偈三百余篇传于世。）

附四 马祖门下三大士

1.

西堂和尚，嗣马祖，在虔州。师讳智藏。有一秀才问曰：“有天堂地狱不？”师云：“有。”又问曰：“有佛法僧宝不？”师云：“有。”秀才云：“但问处尽言‘有’，和尚与摩道，莫是错不？”师云：“秀才曾见什摩老宿？”秀才云：“曾见径山和尚。”师云：“径山向秀才作摩生说？”云：“说一切总无。”师云：“秀才唯独一身，还别有眷属不？”对曰：“某甲有山妻，兼有两颗血属⁶²。”师云：“径山和尚还有妻不？”对曰：“他径山和尚真素道人，纯一无杂。”师呵云：“径山和尚内外严护，理行相称，道‘一切悉无’即得。公具足三界，凡夫抱妻养儿，何种不作？是地狱楂滓，因什摩道‘一切悉无’？若似径山，听公道无。”秀才礼而忏悔焉。

马祖遣师送书到国师⁶³处，在路逢见天使⁶⁴。天使遂留斋次，因驴啼，天使唤：“头陀！”，师乃举头，天使便指驴示师，师却指天使，天使无对。又到国师处，国师问：“汝师说什摩法？”师从东边过西边立。国师云：“只者个？为

⁶² 血属：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指孩子。

⁶³ 国师：南阳慧忠国师。

⁶⁴ 天使：未知是哪位禅师。

当别更有不？”师又过东边立。国师云：“这个是马师底，仁者作摩生？”师云：“早个呈似和尚了也。”

师曾烧一僧，有一日现身觅命，师云：“汝还死也无？”对云：“死也。”师云：“汝既死，觅命者谁？”其僧遂不见。

自外未睹行录，不知终始。敕谥宣教禅师元和正真之塔。

（《祖堂集》卷十五 西堂）

2.

百丈和尚，嗣马大师，在江西。师讳怀海，福州长乐县人，姓黄。童年之时，随母亲入寺礼佛，指尊像问母：“此是何物？”母云：“此是佛。”子云：“形容似人，不异于我。后亦当作焉。”自后为僧。志慕上乘，直造大寂⁶⁵法会。大寂一见，延之入室。师密契言关，更无他往。

师平生苦节高行，难以喻言。凡日给执劳，必先于众。主事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焉。师云：“吾无德，争合⁶⁶劳于人？”师遍求作具，既不获，而亦忘食⁶⁷。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言，流播寰宇矣。

有僧人哭入法堂，师云：“作摩，作摩？”僧对曰：“父母俱丧，请师择日。”师云：“且去，明日来一时埋却。”师谓众曰：“我要一人传语西堂⁶⁸，阿谁去得？”五峰⁶⁹对云：

⁶⁵ 大寂：马祖道一禅师。唐宪宗谥其号为“大寂禅师”。

⁶⁶ 争合：怎应。

⁶⁷ 食：cān，古同“餐”。

⁶⁸ 西堂：西堂智藏禅师。

⁶⁹ 五峰：瑞州五峰常观禅师，为道吾圆智与百丈怀海之法嗣。

“某甲去。”师云：“作摩生传语？”对云：“待见西堂即道。”师云：“道什摩？”对云：“却来说似⁷⁰和尚。”

师见泐山。因夜深来参次，师云：“你与我拨开火。”泐山云：“无火。”师云：“我适来见有。”自起来拨开。见一星火，夹起来云：“这个不是火是什摩？”泐山便悟。

师与泐山作务次，师问：“有火也无？”对云：“有。”师云：“在什摩处？”泐山把一枝木，吹两三下，过与师。师云：“如虫喰木。”问：“如何是佛？”师云：“汝是阿谁？”对云：“某甲”。师云：“汝识某甲不？”对云：“分明个。”师竖起拂子云：“汝见拂子不？”对曰：“见。”师便不语。

有一日，普请次。有一僧忽闻鼓声，失声大笑，便归寺。师曰：“俊哉俊哉！此是观音入理之门。”师问其僧：“适来见什摩道理，即便大笑？”僧对曰：“某甲适来闻鼓声动，得归吃饭，所以大笑。”师便休。长庆代曰：“也是因斋庆赞⁷¹。”

问：“‘依经解义，三世佛怨。离经一字，即同魔说。’如何？”师云：“固守动用，三世佛怨。此外别求，即同魔作。”僧问西堂：“有问有答则不同，不问不答时如何？”答曰：“怕烂却那⁷²？作摩？”师闻举云：“从来疑这个老汉。”

⁷⁰ 说似：说与。

⁷¹ 因斋庆赞：因斋庆赞——去留自在。佛家设斋、施斋或举行无遮大会，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各色人等均可参加，没有什么约束。《五灯会元·卷二十·参政钱端礼居士》：“顺风使帆，上下水皆可。因斋庆赞，去留自在。”

⁷² 那：表反问之语气词。

僧云：“请师道。”师云：“一合相不可得。”师教僧去章敬⁷³和尚处，见他上堂说法次，礼拜起来，收他一只履，以抽拂上尘，倒头覆下。其僧去到，一一依前师指。章敬云：“老僧罪过。”

师行脚时，到善劝寺。欲得看经，寺主不许，云：“禅僧衣服不得净洁，恐怕污却经典。”师求看经志切，寺主便许。师看经了，便去大雄山出世。出世后，供养主僧到善劝寺，相看寺主。寺主问：“离什摩处？”对曰：“离大雄山。”寺主问：“有什摩人住？”对曰：“恰似和尚行脚时，在当寺看经。”寺主曰：“莫是海上座摩？”对曰：“是也。”寺主便合掌：“某甲实是凡夫，当时不识他人天善知识。”又问：“来这里，为个什摩事？”对曰：“著疏⁷⁴。”寺主自行疏，教化一切了，供养主相共上百丈。师委得这个消息，便下山来，迎接归山。一切了后，请寺主上禅状：“某甲有一段事，要问寺主。”寺主推不得，便升座。师问寺主：“正讲时作摩生？”主云：“如金盘上弄珠。”师云：“拈却金盘时，珠在什摩处？”寺主无对。又问：“教中道：‘了了见佛性，犹如文殊等。’既是了了见佛性，合等于佛，为什摩却等文殊？”又无对。因此便被纳学禅，号为“涅槃和尚”，便是第二百丈也。

师有一日深夜睡次，忽然便觉，欲得吃汤。然侍者亦是

⁷³ 章敬：指章敬怀晖禅师（756-816），马祖道一禅师之法嗣。与惟宽一起，成为在北方弘扬马祖禅法的代表性人物。

⁷⁴ 疏：疏文，此可理解为供养登记一类。

睡，唤不得。非久之间，有人敲门，唤侍者云：“和尚要吃汤。”侍者便起。煎汤来和尚处，和尚便惊问：“阿谁教你与摩煎汤来？”侍者具陈前事，师便弹指云：“老僧终不解修行。若是解修行人，人不觉，鬼不知。今日之下，被土地覩见我心识，造与摩次第。”师见云岩，便提起五指云：“何个而也？”云岩云：“非也。”师云：“岂然乎？”

师有一日法堂里坐，直到四更。当时侍者便是云岩和尚也。三度来和尚身边侍立，第三度来，和尚蓦底失声便唾。侍者便问：“和尚适来有什摩事唾？”师云：“不是你境界。”侍者云：“启师：某甲是和尚侍者。若不为某甲说，为什摩人说？”师云：“不用问，不是你问底事，兼不是老僧说底事。”侍者云：“启师：百年后要知，乞和尚慈悲。”师云：“苦杀人，老汉未造人在。适来忽然忆著菩提涅槃，所以与摩唾。”侍者云：“启师：若也如此，如许多时，因什摩说菩提涅槃了义不了义？”师云：“分付不著人，所以向你道，不是你问底事，兼不是你境界。”师垂语云：“并却咽喉唇吻，速道将来。”有人云：“学人道不得，却请师道。”师曰：“我不辞向你道，已后欺我儿孙。”云岩对曰：“师今有也。”师便失声云：“丧我儿孙。”师垂语云：“见河能漂香象。”僧便问：“师见不？”师云：“见。”僧云：“见后如何？”师云：“见见无二。”僧云：“既言见见无二，不以见见于见。若见更见，为前见为后见？”师云：“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师垂语云：“古

人举一手竖一指，是禅是道？此语系缚人，无有住时。假饶不说，亦有口过。恁上座⁷⁵拈问翠岩：“既不说，为什摩却有口过？”翠岩云：“只为不说。”恁上座便拈。隔两日，翠岩却问恁上座：“前日与摩祇对，不称上座意旨，便请上座不舍慈悲，曲垂方便。既不说，为什摩却有口过？”上座举起手，翠岩五体投地礼拜，出声啼哭。

师教侍者问第一座：“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佛事门中，不舍一法。是了义教里收，是不了义教里收？”第一座云：“是了义教里收。”侍者却来，举似和尚。和尚便打侍者，趁出院。问：“如何是大乘入道顿悟法？”师答曰：“汝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间一切诸法，并皆放却，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口无所辩，心无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现，犹如云开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缘，贪嗔爱取，垢净情尽。对五欲八风，不被见闻觉知所缚，不被诸境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脱人，对一切境，心无静乱，不摄不散。透一切声色，无有滞碍。名为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恶垢净，有为世间福智拘系，即名为佛慧。是非好丑，是理非理，诸知见总尽，不被系缚。处处自在，名为初发心菩萨，便登佛地。一切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净，亦无心系缚人。但人自虚妄计著，作若干种解，起若干种知见。若垢净心尽，不住系

⁷⁵ 恁上座：道恁（868~937）五代吴越僧。温州（浙江）永嘉人，俗姓陈。幼年出家，后入闽，参谒雪峰义存，后嗣其法。在越州（浙江）与皮光业常相辩难。历住镜清寺（浙江）、天龙寺。钱镠私署‘顺德大师’，钱元瓘创建杭州龙册寺，请师居之，吴越禅学之兴即始于此，后晋天福二年示寂，世寿七十。〔宋高僧传卷十三、景德传灯录卷十八、六学僧传卷八〕（《佛光大辞典》）

缚，不住解脱，无一切有为无为解。平等心量，处于生死，其心自在。毕竟不与虚幻尘劳，蕴界生死诸入和合，迥然无寄。一切不拘，去留无碍。往来生死，如门开合相似。若遇种种苦乐，不称意事，心无退屈，不念名闻衣食，不贪一切功德利益，不与世法之所滞。心虽亲爱苦乐，不干于怀。粗食接命，补衣寒暑，兀兀如愚如聋相似。稍有相亲分，于生死中，广学知解，求福求智，于理无益。却被知解境风漂却，归生死海里。佛是无求人，求之则乖。理是无求理，求之则失。若取于无求，复同于有求。此法无实亦无虚，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为阴界五欲八风之所漂溺，则生死因断，去住自由。不为一切有为因果所缚。他时还与无缚身同利物，以无缚心应一切。以无缚慧解一切缚，亦能应病与药。

问：“如今受戒，身口清净，已具诸善，得解脱不？”师答曰：“小分解脱，未得心解脱，未得一切解脱。”问：“如何是心解脱？”师答曰：“不求佛，不求知解。垢净情尽，亦不守此无求为是，亦不住尽处，亦不畏地狱缚，不爱天堂乐。一切法不拘，始名为解脱无碍。即身心及一切，皆名解脱。汝莫言，有小分戒，善将为便了。有恒沙无漏戒定慧门，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与，莫待耳聋眼暗，头白面皮皱，老苦及身，眼中流泪，心中憧惶，未有去处。到与摩时，整理脚手不得，纵有福智多闻，都不相救。为心眼未开，唯缘念诸境，不知返照。复不见道：一生所有恶业，悉现于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蕴现前。尽见严好。舍□舟船车

犍。光明现赫为纵自心贪爱，所见悉变为好境，随所见重处受生，都无自由分。龙畜良贱，亦总未定。”

问：“如何得自由？”师答曰：“如今对五欲八风，情无取舍。垢净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缘而照。心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过，更无疑滞。此人天堂地狱不能摄也。又云：“读经看教语言，皆须宛转归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鉴觉性，自己但不被一切有无诸境转，是故导师，能照破一切有无境，法是金刚，即有自由独立分。若不能任摩得，纵今诵得十二围陀经⁷⁶，只成增上慢，却是谤佛，不是修行。读经看教，若准世间是好善事，若向理明人边数，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不脱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觅知解语义句，知解属贪，贪变成病。只如今俱离一切有无诸法，透过三句外，自然与佛无差。既自是佛，何虑佛不解语？只恐不是佛，被有无诸法转，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载去，如贱使贵。不如于理先立，后有福智，临时作得，捉土为金，变海水为苏酪，破须弥山为微尘，于一义作无量义，于无量义作一义。自余化缘终始，备陈实录，敕谥“大智禅师”，大宝胜之塔。 （《祖堂集》卷十四 百丈）

3.

南泉和尚，嗣马大师，在池州。师讳普愿，姓王，新郑人也。

母孕之时，不喜荤血。至德二年，投密县大隗山大慧禅

⁷⁶ 十二围陀经：围陀即吠陀经典，古印度婆罗门教的根本教典。此处“十二围陀经”指佛教三藏十二部经典。

师受业，后参大寂，密掌灵符。池阳宣城廉使陆亘请下礼事，大弘真教。

师每上堂云：“近日禅师太多生，觅一个痴钝底不可得。阿你⁷⁷诸人，莫错用心。欲体此事，直须向佛未出世已前，都无一切名字，密用潜通，无人觉知，与摩时体得，方有少分相应。所以道：‘祖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何以如具？他却无如许多般情量，所以唤作如如，早是变也，直须向异类中行。只如五祖大师下，有五百九十九人尽会佛法，唯有卢行者一人不会佛法，他只会道。直至诸佛出世来，只教人会道，不为别事。江西和尚说‘即心即佛’，且是一时间语，是止向外驰求病，空拳黄叶止啼之词。所以言‘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如今多有人唤心作佛，认智为道，见闻觉知，皆云是佛。若如是者，演若达多，将头觅头，设使认得，亦不是汝本来佛。若言即心即佛，如兔马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牛羊无角。你心若是佛，不用即他；你心若不是佛，亦不用非他。有无相形，如何是道？所以若认心决定，不是佛，若认智决定，不是道。大道无影，真理无对。等空不动，非生死流；三世不摄，非去来今。故明暗自去来，虚空不动摇，万象自去来，明镜何曾鉴？阿你今时尽说我修行作佛，且作摩生修行？但识取无量劫来，不变异性，是真修行。”有人拈问：“三世诸佛为什摩不知有？”师云：“争肯你喃喃！”进曰：“狸奴白牯为什摩却知有？”师云：“似

⁷⁷ 阿你：即你。阿：前缀。

他即会。”师又时谓众曰：“会即便会去，不会即王老师罪过。”

师初住庵时，有一僧到，师向僧云：“某甲入山去，一饷时为某送茶饭来。”其僧应喏。其僧待师去后，打破家具杀却火⁷⁸，长伸瞌睡。师小时归，见僧睡。师向他身边伴睡，其僧便起发去。师后住得数年，谓众曰：“我初住庵时，有个灵利僧，如今却不见。”

师问僧：“空劫中还有人修行也无？”对云：“有。”师云：“是阿谁？”对曰：“良欤。”师曰：“居何国土？”僧无对。曹山代云：“若与摩，不是良欤。”报慈代云：“若与摩，则自出来相访。”长沙代云：“居常寂光土。”

师有时云：“我行脚时，有一中老宿教某甲道：‘“返本还源。”噫！祸事也。我十八上解作活计，三乘十二分教因我所有。如今我向三乘十二分教且不是，所以解修行底人不落因果，不解修行底人落他因果。”

陆亘大夫问：“弟子从六合来，彼中还有专甲身也无？”师云：“分明记取，已后举似作家。”

千顷寺院主到，师问：“汝和尚在日，如许多债负，教什摩人还？”院主无对。师代云：“教和尚一时还却。”道吾代云：“把将来。”石霜代云：“他无人天（个骂）什摩债负？”

⁷⁸ 杀却火：熄灭火。

师欲顺世时，向第一座云：“百年后，第一不得向王老师头上污。”第一座对云：“终不敢造次。”师云：“或有人问：‘王老师什摩处去也？’作摩生向他道？”对云：“归本处去。”师云：“早是向我头上污了也。”却问：“和尚百年后向什摩处去？”师云：“向山下檀越家作一头水牯牛去。”第一座云：“某甲随和尚去，还许也无？”师云：“你若随我，衔一茎草来。”僧问逍遥：“如何是一头水牯牛？”逍遥云：“一身无两役。”进曰：“如何是衔一茎草来？”逍遥云：“新旧添不得。”僧云：“还许学人承当也无？”逍遥云：“你若承当，衔铁负鞍。”又僧问曹山：“只如水牯牛，成得个什摩边事？”曹山云：“只是饮水吃草底汉。”僧云：“此莫便是沙门边事也无？”曹山云：“此是沙门行李处，不是沙门边事。”僧云：“如何是沙门边事？”曹山云：“不见有祖佛。”进曰：“如何是沙门行李处？”曹山云：“常在尘中。”又问：“如何是沙门相？”曹山云：“尽眼看不见。”僧云：“还被搭也无？”曹山云：“若被搭则不是沙门相。”“如何是沙门行李处？”曹山云：“头上戴角，身上被毛。”僧云：“此人得什摩人力？”曹山云：“终日得他力，只是行不住。”僧云：“此人以何为贵？”曹山云：“头上不戴角，身上不被毛。”又问：“沙门行与行李处是一是二？”曹山云：“亦一亦二。”“如何是一？”曹山云：“杀佛杀祖。”“如何是二？”曹山云：“被毛戴角。”又问：“从凡入圣则不问，从圣入凡时如何？”曹山云：“成

得个一头水牯牛。”“如何是水牯牛？”曹山云：“朦朦腫腫地。”僧云：“此意如何？”曹山云：“但念水草，余无所知。”僧云：“成得个什摩边事？”曹山云：“只是逢水吃水，逢草吃草。”又问：“如何是一头水牯牛？”曹山云：“不证圣果。”“如何是衔一茎草来？”曹山云：“毛羽相似。”

师又时拈起球子问僧：“那个何似这个？”对云：“不似。”师云：“你什摩处见那个，便道不似？”对云：“若约某甲见处，和尚亦须放下手中物。”师云：“许你具一只眼。”洞山代云：“若见则似他去。”

师行脚次，问村路：“此路到什摩处？”村公对云：“脚下底是什摩？”师云：“到岳不？”村公：“如许多时，又觅在。”师云：“有茶不？”对云：“有。”师云：“觅一碗茶得不？”对云：“觅则不得，但来。”

师示众曰：“王老师要卖身，阿谁买？”僧对云：“某甲要买。”师云：“他不作贱，亦不作贵，你作摩生买？”僧无对。安国代云：“与摩则嘱专甲去也。”问：“师归丈室，将何指南？”师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作摩生是失却牛？”师云：“未问已前会取。”“作摩生是失却火？”师云：“但知就人觅取。”问：“祖祖相传，合传何法？”师云：“一二三四五。”师问陆亘大夫：“十二时中作摩生？”对云：“寸丝不挂。”师云：“堪作什摩？”夫云：“什摩处有过？”师云：“还闻道，有道之君不纳有

智之臣。”问：“牛头⁷⁹未见四祖百鸟衔花供养时如何？”师云：“只为步步踏佛阶。”“见后为什摩不来？”师云：“直饶不来，犹较王老师一线道⁸⁰在。”

师与归宗⁸¹同行二十年，行脚煎茶次，师问：“从前记持商量语句，已知离此，后有人问毕竟事，作摩生？”归宗云：“这一片田地，好个卓庵。”师云：“卓庵则且置，毕竟事作摩生？”归宗把茶铤而去，师云：“某甲未吃茶在。”归宗云：“作这个语话，滴水也消不得。”有人问：“和尚住此间来，还见作家也无？”师云：“作家则不见，两个石牛斗入海，直至如今不得回。”有人拈问龙华⁸²：“只如南泉与摩道，意作摩生？”龙华云：“谁敢向这里出头？”

师持锡到韶州，刺史问：“十二种头陀，和尚是第几种？”师乃振锡一下。刺史再问，师云：“大⁸³钝生！”师敲绳床，谓众云：“大众共他语话。”对云：“却请和尚共他语话。”师云：“我不共他语话。”僧云：“为什摩不共他语话？”师云：“不辞共他语话，恐他不解语。”师又时曰：“若是文殊、普贤，昨夜三更各打二十棒，趁⁸⁴出院了也。”赵州对云：“和尚合吃多少棒？”师云：“王老师有什摩罪过？”赵州礼拜出去。

师谓赵州云：“江西马大师道‘即心即佛。’老僧这里

⁷⁹ 牛头：牛头法融禅师。

⁸⁰ 一线道：形容极小的距离或空间。较：相差。

⁸¹ 归宗：归宗智常禅师。

⁸² 龙华：杭州龙华寺灵照真觉禅师。

⁸³ 大：疑为太。

⁸⁴ 趁：赶。

则不与摩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与摩道还有过也无？”赵州礼拜出去。

赵州在楼上打水，师从下过，赵州以手攀栏悬脚，云：“乞师相救。”师踏道上云：“一二三四五。”赵州云：“谢师指示。”

南泉山下有僧住庵，有人向他道：“此间有南泉，近日出世，何不往彼中礼拜去？”庵僧云：“任你千圣现，我终不疑得。”有僧举似师，师令赵州看他。赵州到庵，便礼拜，起来，从东边过，西边立，从西边过，东边立。此僧总不动。赵州又拔破帘，其僧亦不动。赵州归，举似师，师云：“我从来疑他。”

师问黄檗：“笠子太小生⁸⁵？”黄檗云：“虽然小，三千大千世界总在里许。”师云：“王老师你？”黄檗无对。后有人举似长庆，长庆代云：“欺敌者亡。”保福代云：“泊不到和尚此间。”有人问曰：“三身中阿那个最尊？”师云：“三只投子掷下，失却一个。”有僧问：“古人道‘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如何是如来藏？”师云：“王老师共你与摩来去是藏。”进曰：“不来不去时如何？”师云：“亦是藏。”“如何是珠？”师唤僧，僧应喏，师云：“去，你不会。”

有人到归宗，归宗问：“从什摩处来？”对云：“从南泉来。”归宗云：“有什摩佛法因缘？”对云：“和尚上堂，

⁸⁵ 生：语气助词，无意义。

告众曰：‘夫沙门者，须行畜生行；若不行畜生，无有是处。’”
归宗沉吟底，僧便问：“只如南泉意如何？”归宗云：“虽然畜生行，不受畜生报。”其僧却归，举似师。师云：“实与摩道摩？”僧云：“实也。”师云：“孟八郎⁸⁶又与摩去。”
赵州问：“知有⁸⁷底人向什摩处休歇去？”师云：“向山下作一头水牯牛去。”赵州云：“谢和尚指示。”

问：“如何是菩萨意旨？”师云：“黑如漆。”僧云：“眼在何处？”师云：“明如日。”僧辞时，问：“学人到山下，有人问著和尚近日如何，作摩生祇对？”师云：“但向他道：‘解相扑⁸⁸。’”僧云：“作摩生相扑？”师答云：“一拍双泝。”问：“父母未生时，鼻孔在什摩处？”云：“如今已生也，鼻孔在什摩处？”汾山别云：“则今阿那个是鼻孔？”

有僧在师身边叉手立，师云：“太俗生！”僧又合掌，师云：“太僧生！”僧无对。问：“十二时中以何为境？”师云：“何不问王老师？”僧云：“问了也。”师云：“还曾与你为境摩？”师见院主，遂唤，院主便近前叉手而立。师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为母说法，优填王思佛，故教目连神通三转，撮匠人往彼雕得三十一相；唯有梵音相雕不得。”院主便问：“如何是梵音相？”师云：“赚杀人。”僧见雀儿啄生，问：“师为什摩得与摩忙？”师便脱鞋打地一下，

⁸⁶ 孟八郎：泛指某类人时所虚设之名。常指言句作略孟浪、冒失之禅人。

⁸⁷ 知有：领悟禅法，悟道。

⁸⁸ 相扑：又称角抵。其形式为两人徒手较量并力求把对方摔倒或推出界外为胜的竞技活动。

僧云：“和尚打地作什摩？”师云：“趁雀儿。”师问院主：“忽有人问‘王老师什摩处去？’你作摩生道？”院主无对。曹山代云：“但道‘作摩？’”疏山代云：“待有去处则向和尚道。”问：“如何是涅槃？”师云：“清犹清，急犹急，浮沙何处停？”僧拈问：“如何是‘清犹清’？”师云：“混他一点不得。”“如何是‘急犹急’？”师云：“转目看不见。”“如何是‘浮沙何处停’？”师云：“金屑虽贵，眼里著不得。”师问黄檗：“定慧等学，明见佛性，此理如何？”黄檗云：“不依一物。”师云：“莫便是长老家风也无？”檗云：“不敢。”师云：“浆水钱则且置，草鞋钱教阿谁还？”师又问：“长老什摩年中受戒？”檗云：“威音王佛同时受戒。”师云：“威音王佛是我儿孙。”黄檗却问：“和尚什摩年中受戒？”师云：“这后生莫礼！”黄檗无对。师又问：“白银为地，黄金为壁，此是什摩人居止处？”檗云：“圣人居止处。”师曰：“更有一人居什摩处？”檗云：“我则道不得。”师云：“王老师都道得。”檗云：“便请道。”师云：“王老师罪过。”

师共归宗行次，归宗先行，师落后。忽见大虫⁸⁹草里出，师怕，不敢行，便唤归宗。归宗转来一喝，大虫便入草。师问：“师兄见大虫似个什摩？”归宗云：“相似猫儿。”师云：“与王老师犹较一线道。”归宗却问：“师弟见大虫似个什摩？”师云：“相似大虫。”

⁸⁹ 大虫：老虎。

道吾到南泉，师问曰：“阇梨名什摩？”道吾对云：“圆智。”师云：“智不到处作摩生？”道吾对云：“切忌说著。”师问曰：“灼然说著，则头角生也。”却后三五日间，道吾与云岩相共在僧堂前把针。师行游次，见道吾，依前问：“智阇梨前日道‘智不到处，切忌说著。’说著则头角生也。如今合作摩生行李？”道吾便抽身起，却入僧堂内，待师过后却出来。云岩问道吾：“和尚适来问，何不祇对？”道吾云：“师兄得与摩灵利！”云岩却上和尚处问：“适来和尚问智师弟这个因缘，合作摩生祇对？”师云：“他却是异类中行。”云岩云：“作摩生是异类中事？”师云：“岂不见道‘智不到处，切忌说著。’说著则头角生。唤作如如，早是变，宜须向异类中行。”云岩亦不先陀，道吾念言：“他与药山有因缘矣。”便却共他去药山。药山问：“阇梨到何处来？”岩云：“此回去到南泉来。”药山云：“南泉近日有什摩方便示诲学徒？”云岩举似前话。药山云：“汝还会他这个时节也无？”云岩云：“某甲虽在他彼中，只为是不会他这个时节，便特归来。”药山大笑，云岩便问：“作摩生是异类中行？”药山云：“我今日困，汝且去，别时来。”岩云：“某甲特为此事归来，乞和尚慈悲。”药山云：“阇梨且去，老僧今日身体痛，别时却来。”云岩礼拜了便出去。道吾在方丈外立，听闻他不领览，不觉知，咬舌得血。却后去问：“师兄去和尚处问因缘，和尚道个什摩？”岩云：“和尚并不为某甲说。”道吾当时低头不作声。在后各在别处住，至

临迁化时，见洞山密师伯⁹⁰来，道吾向师伯说：“云岩不知有这一则事，我当初在药山时悔不向他说。虽然如此，不违于药山之子。”道吾却为师伯子细说此事。

师问僧：“什摩处去？”对云：“山下去。”师云：“第一不得谩王老僧。”对云：“终不敢谩和尚。”师遂将瓶喷水，云：“是多少？”僧无对。师代云：“非师本有。”又云：“非和尚境界。”保福代云：“和尚图他一斗米，失却半年粮。”

师问黄檗：“去什摩处？”对云：“择菜去。”师云：“将什摩择？”黄檗竖起刀子。师云：“只解作客，不解作主。”自代云：“更觅则不得。”

有僧拈问长庆：“与古人作主如何道？”长庆便咄之。僧拈问顺德⁹¹：“南泉见黄檗去什摩处？意旨如何？”顺德云：“也是黄檗招致得。”僧云：“只如黄檗后与摩祇对，南泉还得也无？”德云：“且自付则得。”僧云：“只如对南泉作摩生道？”德云：“汝作南泉来。”僧云：“将什摩择？”德放下刀。

师有一日法堂上坐，忽然喝一声，侍者惊讶，上和尚处看，并无人。大师曰：“汝去涅槃堂里看，有一僧死也无？”侍者到于半路，逢见涅槃堂主著纳衣走上来，侍者云：“和

⁹⁰ 密师伯：潭州神山僧密禅师。

⁹¹ 顺德：越州镜清寺道怱(fu)顺德禅师，(868~937)五代吴越僧。温州(浙江)永嘉人，俗姓陈。幼年出家，后入闽，参谒雪峰义存，后嗣其法。在越州(浙江)与皮光业常相辩难。历住镜清寺(浙江)、天龙寺。钱镠私署“顺德大师”，钱元瓘创建杭州龙册寺，请师居之，吴越禅学之兴即始于此，后晋天福二年示寂，世寿七十。[宋高僧传卷十三、景德传灯录卷十八、六学僧传卷八]（《佛光大辞典》）

问教专甲看涅槃堂里有一人死也无。”堂主对曰：“适来有一僧迁化，特来报和尚。”两人共去向和尚说。停腾之间，更有一人来报和尚云：“适来迁化僧却来也。”和尚问其僧：“病僧道什摩？”其僧云：“要见和尚。”师便下涅槃堂里，问病僧：“适来什摩处去来？”病僧云：“冥中去来。”师曰：“作摩生？”僧云：“行得百里地，脚手（犷登）痛，行不得，又渴水。忽然有玉女唤入大楼台阁上，某甲行乏辛苦，欲得上楼阁。始上次，傍有一个老和尚喝某甲：‘不许上！’才闻喝声，则便惊讶，抽身仰倒。今日再得见和尚也。”师喝喷云：“可谓好楼阁！若不遇老僧，泊入火客屋里造猪。”从此后，其僧修福作利益，日夜不停，直到手指三分只有一分底。年到七十后，坐化而去也。呼为南泉道者也。有一日，其道者提篮子摘梨。盛篮次，师问：“篮里底是什摩？”道者便覆却篮子。僧拈问龙华：“只如道者覆却篮子意旨如何？”龙花云：“阇梨举不圆。”

有讲经论大德来参师，师问：“教中以何为体？”对云：“如如为体。”师云：“以何为极则？”对云：“法身为极则。”师云：“实也无？”对云：“实也。”师云：“唤作如如，早是变也，作摩生是体？”大德无对。因此索上堂云：“今时学士类尚辩不得，岂弁⁹²得类中异？类中异尚弁不得，作摩生辩得异中异？唤作如如，早是变也，直须向异类中行。”赵州和尚上堂，举者个因缘云：“这个是先师勘茱萸⁹³师兄

⁹² 弁：biàn。

⁹³ 茱萸：鄂州茱萸山和尚。

因缘也。”有人便问：“如何是异中异？”赵州云：“直得不被毛，不戴角，又勿交涉。”

师大和八年甲寅岁十二月二十五日迁化，春秋八十七，僧夏五十九矣。刘轲撰碑铭矣。净修禅师赞曰：

出世南泉，为大因缘。

猫牛委有，佛祖宁传。

高提线道，异却言诠。

赵州入室，其谁踵焉？

（《祖堂集》卷十六 南泉）

《碧岩录》简介

《碧岩录》又称《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圆悟老人碧岩录》、《圆悟碧岩录》、《碧岩集》。是宋代著名禅僧圆悟克勤禅师对《雪窦百则颂古》进行的评唱，全书共十卷，为禅宗最具代表性的公案评唱集，在禅林享有盛誉，有“宗门第一书”之称。

一、文字禅的出现及发展

禅宗的宗旨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早期的禅宗是以心传心，在师徒顾视对答之间便得开悟，但后来也要通过机境的施設，通过指月之指方可见月，虽不立文字，但也不离文字，三教老人在《碧岩录》序中讲到：“古谓不在文字、不离文字者，真知言。已使人人于卷帘闻板、竖指触脚之际了却大事，文字何有哉？拈花微笑以来、门竿倒却之后才涉言句，非文字无以传，是又不可废者也。”因此后来便出现了以祖师语录和公案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文字禅。

文字禅的目的是什么？慧洪觉范在《石门文字禅》卷二十五，《题云居弘觉禅语录》讲到“大法非拘于语言，而借言以显发者也。”禅师们“事不获已，曲为方便”，不惜眉毛扫地，藉世法而说佛法，就是让学人可以通过文字记录的祖师的言行机境作为“敲门瓦子”来悟入离言离句的向上宗乘。《禅林僧宝传》中记载雪窦言“所以声前悟旨、犹迷

顾鉴之端。言下知归、尚昧识情之表。”《明觉禅师语录》中雪窦讲：“从上宗乘合作么生议论？直得三世诸佛不能自宣，六代祖师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诠注不及。所以棒头取证，喝下承当，意句交驰并同流浪。其有知方作者，相共证明。”

文字禅多以祖师语录或“公案”的形式出现，那什么是公案呢？“公案”的原意指官府用以判断是非的案牒，官府之文书成例及讼狱论定者谓之“案”或“公案”，这好比判例法国家的判例，在审判案件时具有参照性和法律权威性。后来为禅宗所借用，禅宗的“公案”是指记录叙说古圣先贤的言行、悟道得法因缘的事实，多以祖师大德在接引学人时所作的随机随境禅宗式的问答，或某些具有特殊启迪作用的动作出现。学人往往以能否契入公案来验证是否契入禅宗祖师心印。因此圆悟讲：“具方册、作案底，陈机境、为格令，与世间所谓金科玉条、清明对越诸书，初何以异？祖师所以立为公案留示丛林者，意或取此。”

二、《碧岩录》的体裁格式

开文字禅之先河的是北宋初的汾阳善昭禅师，他选取唐代至北宋初期禅宗祖师的一百则公案，每则公案用偈颂颂出自己的见解，撰成《颂古百则》。后来，雪窦重显禅师仿其体例又作了《颂古百则》，对后代禅宗影响巨大。圆悟克勤在《雪窦百则颂古》的基础上，于每则公案之前加一“垂示”，然后举出公案，于每句公案和雪窦颂古下面加“著语”，并

加“评唱”对公案进行讲解。此书由圆悟门人记录集成，取名《碧岩录》。

“垂示”是圆悟在每则公案前所写的一段对于本则公案的要点和关键。

“举”即举示公案，又称“举古”，举古、拈古、代语、别语是早期文字禅的主要表现形式。“举古”是将禅宗祖师接引学人的相关言行或示例列举出来供学人参究。“拈古”也称拈提、拈则，即举出公案后对该则公案进行评议、评述，公案或语录中拈提前常加有“师拈曰”、“师云”。举古和拈古经常结合出现，一般是先举后拈。如果禅师发出提问而没有作答，这时禅师自己作出回答，即“代语”，如果回答不合格就需要用“别语”，二者简称“代别”。

“颂古”是对所举出的古德公案中蕴含的禅机妙义或悟境用韵语诗偈的形式进行评唱（阐释评说）。颂是古诗中的一体裁，同时在佛教十二部经中有一种韵诗体裁称为偈陀，在佛教翻译中通常以四言、五言、七言等形式出现，所以佛教中把带有诗词韵律的体裁也称为偈颂。因为禅“说似一物即不中”，很难用平常话语进行讲解，古德多用诗词颂古的方式以表达言外之意。因此圆悟讲到：“大凡颂古只是绕路说禅，拈古大纲、据款结案而已。”

“著语”，是圆悟在公案及颂古的每句话后面所缀自己的见解和评论。圆悟的著语是以当时的口语、俗语、谚语书写，甚至反语、逆语、恶骂、冷嘲，别具一格。

“评唱”是在本则公案及颂古的后面对本则公案或者颂里面所有的因缘故事进行详细讲解和概括评论，以便启发学人见地。

三、《碧岩录》的成书及后世影响

在蜀僧关友无党所写的《碧岩录》后序中讲到“雪窦颂古百则，丛林学道诠要也，其间取譬经论，或儒家文史，以发明此事，非具眼宗匠，时为后学击扬剖析，则无以知之。圆悟老师在成都时与诸人请益其说，师后住夹山、道林复为学徒扣之，凡三提宗纲，语虽不同，其旨一也。门人掇而录之，既二十年矣。”等语。可见这部《碧岩录》是圆悟禅师住成都昭觉寺、夹山灵泉禅院、湘西道林寺等处，前后二十年间为了门人的请益对《雪窦百则颂古》进行的讲解，由门人所记录集成。圆悟在夹山灵泉禅院和道林寺讲禅的内容，与之前他在成都昭觉寺所讲，“语虽不同”，然要旨不异。同时，圆悟弟子比丘普照于北宋建炎戊申年（公元1128年）的序讲到：“奥有佛果老人，住碧岩日，学者迷而请益，老人悯以垂慈，剔抉渊源，剖析底理，当阳直指，岂立见知！百则公案，从头一串穿来；一队老汉，次第总将按过。”可以推测，圆悟二十年间为学人讲解《雪窦百则颂古》，概于夹山灵泉禅院得以成熟。

有人考证，《碧岩录》大约成书于圆悟圆寂前七年至十年之间，也即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至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之间。

为什么取“碧岩”这个名字呢？北宋政和年间，圆悟克勤禅师住持夹山，评唱《雪窦百则颂古》时居碧岩丈室。夹山是善会禅师在唐懿宗咸通十一年（870）开辟的道场，曾有僧问善会：“如何是夹山境？”他答道：“猿抱子归青嶂里，鸟衔花落碧岩前。”因而传诵一时，夹山也被禅师们称为“碧岩”。概圆悟克勤禅师讲解雪窦颂古主要成熟于灵泉禅院，故而取名为《碧岩录》（或称《碧岩集》）。此书出版后，在禅林享有盛誉，有“宗门第一书”之称。

受《碧岩录》影响，金元之际著名曹洞宗禅师万松行秀应耶律楚材之请将宋代曹洞宗禅僧天童寺宏智正觉的百则颂古加上“示众”、“著语”和“评唱”编撰《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简称《从容录》）六卷，书中多处引用圆悟克勤《碧岩录》的词句。此后，其弟子林泉从伦评唱曹洞宗禅僧投子义青的颂古百则，撰《空谷集》六卷；又评唱义青的再传弟子丹霞子淳的颂古百则，撰《虚空集》六卷。《碧岩录》对于后世禅宗学人拟由文字公案悟入最上宗乘之影响更是不可言说。

四、《碧岩录》的被毁及再刊

《碧岩录》出版后，普受欢迎，风行一时。据说，圆悟的弟子大慧宗杲在勘验学徒时发现学人之答语出自《碧岩录》而非实悟，唯恐参禅流于形式，遂将《碧岩录》刻版烧毁，并禁止流传。南宋净善重编的《禅林宝训》卷四心闻昙贲《与张子韶书》记录了圆悟克勤编撰《碧岩集》及其书版被毁的

事件：“逮宣政间，圆悟又出己意，离之为《碧岩集》。彼时迈古淳全之士，如宁道者（开福道宁）、死心（黄龙悟新）、灵源（黄龙惟清）、佛鉴（佛鉴慧勤）诸老，皆莫能回其说。於是新进后生珍重其语，朝诵暮习，谓之至学，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学者之心术坏矣。绍兴初，佛日（大慧宗杲）入闽，见学者牵之不返，日驰月骛，浸渍成弊，即碎其板，辟其说。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拔剧，摧邪显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复慕。”

对于大慧宗杲焚毁书版，《重刊圆悟禅师碧岩录集疏》文中说“学人机锋捷出，大慧密室勘辨知无实诣，毁梓不传。”同时，在径山住持比丘希陵所写的后序中也提到“后大慧禅师因学人入室下语颇异，疑之，才勘而邪锋自挫，再鞠而纳款自降，曰我《碧岩集》中记来，实非有悟。因虑其后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由是火之以救斯弊也。”

与大慧同时期的杭州径山寺虚堂智愚禅师在他的《圆悟勤禅师赞》中对大慧毁版之举的不解：“尸碧岩，谤乳窦，击高庵，据瓯阜，此皆人所议论不到。说甚么减灶法无文印，尽情约下置而勿论。或曰毁誉据在乎两端之间，蠢苴翁别有长处。”

由于大慧宗杲倡导的“看话禅”风靡一时，具有很高威望，慑于大慧的威望，南方没有人敢重刻《碧岩录》，而临济宗的僧人对《碧岩录》或产生误解，或产生顾虑，也是处于避而不谈的状态。因此《碧岩录》刻版在烧毁后百余年间

一直处于冷寂，各地丛林虽存有零本但一直没有公开流传。到了元成宗大德年间，杭州嵒中居士张明远访得成都大慈寺白马院刊印的《碧岩录》善本，并搜集到各地所保留的版本及各种抄本，彼此校参，付梓重刊，并邀请多人写了序和跋，于公元1317年《碧岩录》在杭州重刻完成，直到今天，在中国和日本广为流传的《碧岩录》，使用的正是这个版本。张明远复刊本书的卷首为：“宗门第一书、圆悟碧岩集”，两边细注“无边风月眼中眼，不尽乾坤灯外灯，柳暗花明十万户，敲门处处有人应”。并注明“碧岩集标的宗门，真雾海之南针，夜途之北斗也。一炬之后，善刻不存，今多方寻访，得成都大圣慈寺白马院赵大师房真本，与江浙诸禅刹所藏本参考无讹，敬绣梓以寿其传，得于希有、发于久秘，圆悟心法、了然目前，向上机关、头头是道，具眼幸鉴。”其次写发行所是“杭州北桥北街东嵒中张氏书隐印行”，其文中写“得于希有，发于久秘”。

五、《碧岩录》对日本的影响

南宋时期，日本禅师道元于1223年来中国求法，1227年冬从今浙江宁波归国，传说在归国前夜，一夜之间抄写完《碧岩录》并带回日本，此抄写本因此被别称为《一夜碧岩》，全称为《佛果碧岩破关击节》。在张明远居士重刊《碧岩录》十几年后，东渡日本弘法的竺仙梵仙禅师于1329年将张明远版《碧岩录》传入日本。

在《碧岩录》传入日本后，京都的东福寺和大德寺成为讲说《碧岩录》的主要道场，歧阳方秀和一休宗纯更是倾心于《碧岩录》，《碧岩录》被日本禅僧视为至宝，多有注解，在日本对《碧岩录》注解中，歧阳方秀的《碧岩录不二钞》（歧阳方秀号不二沙门，故名不二钞）和大智实统的《碧岩集种电钞》（依古语栽风种电难寻其根故名种电钞）堪称双璧，影响深远。江户时期《碧岩录》已融入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涉及禅学、园林、茶道、绘画、诗文等。其中日本临济宗中兴祖师白隐慧鹤曾对弟子们总结道：“老僧三四十年来评唱《碧岩录》者大凡十二次”，并称赞《碧岩录》的作者圆悟克勤、奠基人雪窦重显高不可及，是“绝代龙门”。

三教老人在《碧岩录》序文中说：“圆悟顾子念孙之心多，故重拈雪窦颂；大慧救焚拯溺之心多，故立毁《碧岩集》。释氏说一大藏教，末后乃谓不曾说一字，岂欺我哉？圆悟之心，释氏说经之心也；大慧之心，释氏讳说之心也。禹稷颜子，易地皆然，推之挽之，主于车行而已。”很多参禅者从此书进入禅悟之门，也有很多参禅者因此书坠入野狐禅。故向来视若拱璧者有之，付诸一炬者有之，真可谓醍醐上药，既能杀人，亦能活人。望学人得顾念此书流传之不易，体悟历代祖师之慈悲，不负雪窦、圆悟之婆心，警醒大慧救溺之意，亦勿负古德重刊此书之艰辛，以期藉此书而得入禅门之径。

（参考：无言《雪窦百颂讲座》、王进瑞《碧岩录解题》、乃光《碧岩集评述》以上三篇出自张曼涛主编《现代佛学从刊 12 禅宗典籍研究》；言生居士点校注《碧岩录》序言；许文恭《白话碧岩录》（代序）；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杨增文《碧岩录》简介、唐建 / 文白郎《四川与日本（九）——禅门第一书《碧岩录》与日本》、戴继诚《紫柏大师的“文字禅”理论及其实践》、李丰园《碧岩录研究》等）、杨增文《雪窦重显及其禅法》

附：雪窦重显禅师、圆悟克勤禅师简介

雪窦重显禅师：（980～1052）宋代云门宗僧。遂宁（四川蓬溪县之西）人，太平兴国五年四月八日生，俗姓李，法名重显，字隐之。家世豪富，以儒业传世。幼受家学，而志存出世，乃以妙龄离俗入道，投益州普安院之仁诜出家。初习经律，兼涉世法。受戒之后，唯专定业。横经讲席，究理穷玄。诘问锋驰，机辩无敌。大慈寺僧元莹讲《定慧圆觉疏》，“师执卷质问大义，至心本是佛，由念起而漂沈，伺夜入室请益，往复数四，莹不能屈。”推荐其往南方参访，于是其东出襄阳，至石门聪禅师处三年不契，石门聪禅师告诉他：“此事非思量分别所解”，随州智门祚禅师是你的老师，于是便去参访智门祚禅师，依止五年，尽得其道。在智门禅师处，一夕问祚曰：“古人不起一念，云何有过？”祚招师前席，师摄衣趋进，祚以拂子击之，未晓其旨。祚曰：“解么？”师正打算回答时，祚又击之，师由是顿悟。随即往庐山林禅

师道场，问林禅师曰：“法尔不尔，云何指南？”林曰：“只为法尔不尔。”师遂拂衣而退，众皆惊惧，有毁谤于林禅师者，林告诉大家：“此如来广大三昧也，非汝等辈以取舍心可了别也。”后往池州景德寺任首座，为大众讲解僧肇法师《般若论》。后来隐于钱塘灵隐寺三年，乃出住苏州之翠峰寺。次年转徙明州雪窦山资圣寺，海众云集，大扬宗风，乃有云门宗中兴之祖之称。又以师久住雪窦山，后世多以“雪窦禅师”称之。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罢，整衣侧卧而化。世寿七十三，僧腊五十夏，谥号“明觉大师”。得法上首天衣义怀禅师。著作有明觉禅师语录六卷、碧岩集百则颂，及诗集瀑泉集行世。〔禅林僧宝传卷十一、净慈寺志、五灯会元卷十五、五灯严统卷十五〕（参《佛光大辞典》、《五灯会元》卷十五、《明觉禅师语录·明州雪窦山资圣寺第六祖明觉大师塔铭》）

圆悟克勤禅师（1063～1135），宋代僧。四川崇宁人，俗姓骆。法名克勤，字无著。先世从事儒业，自幼聪明颖悟，日记千言。有一次偶游妙寂寺，见到佛书，再三感叹，如获旧物，说道：“我大概前世是一名僧人。”随后便于妙寂院依自省法师出家。出家后学习讲经说法，又学习楞严经义。有一次他得了很严重的病，快要死了，感叹道：“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声求色见，宜其无以死也。”遂弃去。后为寻求真正的佛法徒步出蜀，先后参访了玉泉皓、金

銓信、大沕哲、黄龙心、东林虔等数位禅宗大德，他们都赞扬圆悟是一位难得的法器。当时黄梅晦堂对他说“他日临济一派属子矣。”

后来，圆悟去参谒五祖法演禅师，他使出一切机用，五祖法演都不印可他，圆悟说：“你这是强移换人”，出语不逊，便忿然离去。五祖法演说：“有一天当你遭到一场热病时就会想到我了。”圆悟到了金山寺，不久便得了很严重的伤寒，以平日修持的见地去克制病痛，一点也不得力，这时他想起五祖法演的那一番话，自誓说：“只要病情稍有起色，就立刻回到五祖处。”病痊愈后圆悟立即回去见五祖，五祖法演一见十分欢喜，随即正式接纳其入住，随后入侍者寮充当侍者。圆悟才入住半月，恰逢部使者提刑官解印还蜀，诣五祖法演禅师问道，五祖法演说：“提刑年轻时可曾读过艳情诗吗？有一首其中的诗句是：‘频呼小玉原无事，只要檀郎认得声。’倒满有禅意的，你懂这诗的意思吗？”那位提刑官自认为懂了，五祖法演说：“你还得再仔细琢磨一下是否真懂了。”这时圆悟正从外面回来，侍立在五祖法演身旁，向五祖法演问说：“我听到了和尚所举的那首小艳诗，那提刑听得懂吗？”五祖法演说：“他只认得声音。”圆悟不解地说：“‘只要檀郎认得声’，他既认得声，和尚怎么说他不懂呢？”五祖法演问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庭前柏树子呢？”圆悟忽然有省，立即走出室外，见鸡飞上栏干，鼓翅而鸣。然后自己说道：“此岂不是声？”于是袖子里装上

香走入五祖法演室内，把自己证悟用一首偈子呈给五祖法演，那首偈子是这样写的：“金鸭香销锦绣帏，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五祖告诉他：“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诣，我真为你感到高兴啊。”然后五祖遍告山中尊宿：“我侍者参得禅也！”从此以后，圆悟所到之处，都被尊为上宾。

北宋徽宗政和初，圆悟离开四川，乘船经三峡到湖南，当时的名士无尽居士张商英与之谈论华严要旨及禅门宗趣。复受澧州刺史之请，住夹山灵泉禅院。时因枢密邓子常之奏请，敕赐紫服及“佛果禅师”之号。政和末年，奉诏移住金陵蒋山，大振宗风。后居于金山，高宗幸扬州时，诏其入对，赐号“圆悟”，世称圆悟克勤。后归成都昭觉寺。圆悟克勤与佛鉴慧勤、佛眼清远齐名，世有“演门二勤一远”之称，被誉为丛林三杰。圆悟于绍兴五年示寂，世寿七十三，谥号“真觉禅师”。弟子有大慧宗杲、虎丘绍隆等禅门龙象。曾于夹山之碧岩，集雪窦重显之颂古百则，编成碧岩录十卷，世称禅门第一书，该书原为其弟子宗杲视为秘传不授之书，以火焚毁，后世重刊。此外有圆悟佛果禅师语录二十卷。[大慧普觉禅师年谱、僧宝正续传卷四、嘉泰普灯录卷十一、五灯会元卷十九、佛祖统纪卷四十六、佛祖历代通载卷三十、释氏稽古略卷四、续传灯录卷二十五]（参《佛光大辞典》、《五灯会元》卷十九）

第三则 马祖日面佛月面佛¹

垂示云：

一机一境，一言一句，且图有个入处——好肉上剜疮²，成窠成窟。大用现前，不存轨则。且图知有向上事³，盖天盖地⁴，又摸索不著。恁么也得，不恁么也得，太廉纤生⁵；恁

¹ 此则公案是马祖将要入灭前与院主之间的问答，出自《五灯会元》卷第三江西道一禅师：“师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师于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门山，于林中经行，见洞壑平坦。谓侍者曰：“吾之朽质，当于来月归兹地矣。”言讫而回。既而示疾，院主问：“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师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灭。元和中，谥大寂禅师，塔曰大庄严。”

² 好肉上剜疮：剜割好肉，反成疮伤。多喻禅法明白现成无须宣说解释；若陷于言语知识反成悟道之障。比喻无事生非，自寻烦恼。《汾阳语录》卷上：师云：诸上座，然则法本不生，何曾有灭？通人分上，好肉剜疮。奈何初机向去，未得安然。《续传灯录·慧通心旦》：说佛说祖，正如好肉剜疮；举古举今，犹若残羹馊饭。《联灯会要·玃禅师》：说迷说悟，犹是好肉剜疮，一切平常，尽落天魔外道。（参袁宾、康健《禅宗大词典》）

³ 知有向上事：“知有”一词，在语录中经常用到，意指证悟的人，知道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回事，所以开悟的人又称“知有的人”，没有开悟的人称“不知有的人”。（明尧居士《圆悟心要》校注）“向上”，禅林用语。探求佛道之至极奥理，称为向上极则事、向上关捩子、向上事；谓真实而绝对之悟境世界，乃诸佛或历来祖师所不宣说，而有待禅者亲自去参究体得者，称为向上一路千圣不传；由凡夫之境界向上转至诸佛之绝对境地，称为向上转去；师家命令学人，或禅者相互令对方提出更彻底之见解时，常以“向上更道”表示之；师家所用以接引、锤炼学人之第一义谛，称为向上钳锤；能藉以直入诸佛究极境界之大力量、大机用，称为向上一机；堪能彻底体得诸佛境界之人，称为向上人、向上机；极悟之至极语句，称为向上一句；极悟之至极宗旨，称为向上宗乘。〔碧岩录第十则、第十一则、第四十三则、从容录第三十一则、第八十三则〕（《佛光大辞典》）

⁴ 盖天盖地：禅林用语。又作普天普地、尽十方世界。（一）谓佛法之真理，古今一如而无所不包；又佛法之显现无所不在，举凡草木山河、飞禽走兽，乃至吾人之行住坐卧、生死悲欢，均为佛法奥旨之现成诠释。（二）禅林中形容习禅者于彻悟之后感觉自己意气满溢，磅礴于宇宙之状态。〔宗门统要续集卷十六〕（《佛光大辞典》）《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是便大用现前底。”

⁵ 太廉纤生：太，甚。生，助词，无意义。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廉纤”条：“指情识分别对参学者的纠缠，亦之言句啰嗦。《云门广录》卷中：‘举，法身清净，一切声色尽是廉纤语话。不涉廉纤，作么生是清净？’《五灯会元》卷一七，超化净：‘声前认得，已涉廉纤。句下承当，犹为钝汉。电光石火，尚在迟疑。点著不来，横尸万里。’又卷一五，育王环珓：‘若论佛法两字，是加增之辞，廉纤之说。’亦作‘簾纤’。”另，《祖庭事苑》解释帘纤：“上当作廉，下正作纤。廉纤，犹检敛细微也。”后人据此亦多把“廉纤”解释为绵密而微细，此解释值得商榷。《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到为人处，入粗入细无遗者，宗匠之术也。”

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太孤危生⁶。不涉二途，如何即是？

请试举看：

举：

马大师⁷不安⁸。（这汉漏逗不少！⁹带累别人去也。¹⁰）

院主¹¹问：和尚¹²近日尊候¹³如何？（四百四病一时发¹⁴。三日
后不送亡僧，是好手¹⁵。仁义道中¹⁶。）

⁶ 太孤危生：禅林用语。太，甚。孤危，孤峰险峻，如孤峰之危然不可攀缘。生，助词，无意义。此指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什么都进行否定，便显得太孤高，让一般学人摸不到头绪。《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那田地佛祖也不得攀故。”

⁷ 马大师：马祖道一禅师，（709~788）唐代禅僧。南岳怀让之法嗣。汉州（四川广汉，今什方县）人，俗姓马，世称马大师、马祖。法名道一。禅宗最主要宗派洪州宗的祖师，谥号大寂禅师。马祖在洪州的开元寺说法，使开元寺成为江南佛学中心。建立了马祖道场，创立了“洪州禅”。与青原一系下的石头宗遥相呼应，自此禅宗大盛于天下。六祖惠能曾经对弟子南岳怀让讲：“西方般若多罗谶，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其应在马祖。马祖禅风峻烈，无人匹敌，门下法嗣139人，有“八十八位善知识”，以百丈怀海、西堂智藏、南泉普愿最为闻名，号称洪州门下三大士。其中百丈怀海门下开衍出临济宗、沩仰宗二宗。马祖创建了“丛林制度”，“丛林”指僧众共住一处，犹如大树丛聚，得名“丛林”。禅宗经六祖弘扬后开始兴盛于世，但是当时还没有专门的禅宗寺院。囿于当时的佛教管理制度，大多数习禅的僧人只能寄居在律寺或居于山野岩洞之间，于习禅不便。马祖创建丛林，以安禅侣，丛林里集体劳动，共同参禅，此即禅寺之始。

⁸ 不安：身体不适。

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坚固法身，示病患故。”

¹⁰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烦院主问候，是依大师不安也。”

¹¹ 院主：又作寺主、住持，寺庙监事之旧名。为寺院里八大执事之一，总揽寺院日常事务。

¹² 和尚：和尚为受戒者之师表，后世沿用为弟子对师父之尊称。意译为亲教师、力生、近诵、依学、大众之师。亲教师，即亲从受教之师。力生，意指弟子依师而生道力。

¹³ 尊候：问候对方起居身体等情况的敬词。《禅林象器笺》语言门：“尊候”：“《敕修清规告香》云：参头云：即日时令谨时，共惟堂头和尚尊候，起居（仅以膝部略加弯曲以为礼式，称为起居礼。），万福。又《谢挂搭》云：参头云：移刻，恭惟堂头和尚尊候，起居，多福。旧说曰：候者，脉之证候也。又曰：八刻为一辰，十二辰为一日夜。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每候人脉变换，故问人起居曰：尊候如何？言无有病恼也否也？”

¹⁴ 四百四病一时发：四百四病，指全部疾病。《大般若经》卷第四百五十四第二分同学品第六十一之一：“是菩萨摩訶萨，如说修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故，世间所有四大相违所起诸病，皆不侵恼。所谓眼病、耳病、鼻病、舌病、身病，诸支节病，如是一切四百四病，皆于身中永无所有；唯除重业，转现轻受。”《大智度论》卷六十五：“冷病有二百二，水风起故；热病有二百二，地火起故。”古人有“病有四百四病，药有八百八方”句。《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才涉动境成颓山之势，一大已动，四大俱动，院主问安否，早是发病根了。”

¹⁵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院主死郎当而不知绝病恼处，如是汉子必三日后可死却，不然则是好手。”

¹⁶ 仁义道中：理当如此的意思。王闰吉、陈繆译著《诸录俗语解》第三卷《碧岩集》第三则

大师云：日面佛，月面佛。¹⁷（可杀¹⁸新鲜！养子之缘¹⁹。）

马大师不安，院主问：“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大师云：“日面佛，月面佛。”祖师若不以本分事相见，如何得此道光辉？此个公案，若知落处²⁰，便独步丹霄²¹；若不知落处，往往枯木岩前岔路去在。若是本分人到这里，须是有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²²底手脚，方见马大师为人处。

“仁义道中”条：“犹曰‘礼法’。法昌遇禅师，因喆首座来访，师问：‘山深路僻，何烦访及？’喆云：‘仁义道中，不为分外。’又保福因尼来参，师曰：‘阿谁？’侍者云：‘觉师姑。’曰：‘既是觉师姑，用来作什么？’尼云：‘仁义道中，即不无。’”又《景德传灯录》卷九汾山灵祐禅师：“师过净瓶与仰山，仰山拟接，师却缩手云：‘是什么？’仰山云：‘和尚还见个什么？’师云：‘若恁么何用更就吾觅？’仰山云：‘虽然如此，仁义道中，与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师乃过净瓶与仰山。”《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问安问不安是安立谛事也，若是真常中事，何立一法一尘乎？”

¹⁷ 日面佛，月面佛：《佛光大辞典》：据佛名经卷七所载，日面佛寿长一千八百岁，月面佛寿仅一日夜。马祖道一禅师借“日面佛月面佛”之语，显示断绝寿命长短与生灭来去之相，以契当本具之佛性。还有一种解释：日面指白天，月面指晚上。指白天晚上都一样，有病没病都一样。然学人对于此句话，不可落入语句思维和意识分别。《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直是坐断古今，不同凡情。若忘情看破，常光现前的，则知马大师为人处，犹圆珠无间隔之方，似海滴总江河之味。其或情解未忘，漫勿著穿凿矣。”

¹⁸ 可杀：非常、甚是、实在是。

¹⁹ 养子之缘：此句于此概评述马祖的回答是老婆心切。《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有问有答，只要得人。大师临示寂，觐体提持，为人非马大师谁敢至于此哉？当恁么时，直以本分事答他。故圆悟赞美云：尔如是为人。此谓不涉二途手段也。古来解释，多道抑马祖，可煞不知底里也。”兀斋《禅宗语汇揣读》：“养子之缘”的字面意思是，因为有父子血缘关系，故在施教方面，显得格外用心细致，甚至于迁就姑息。宗门中比喻：宗师在接引学人时，因为师徒的情分，有时候用心太切，不知不觉中落入言谈方便，或者下手太软，未能扫尽一切凡情圣解，失之于宽恕，为后人所诟病。故“养子之缘”之后经常出现诸如“宽而有怨”“怜儿不觉丑”“婆心太切”“殊费乳血”“不免挂后人唇齿”“怎奈旁观者晒”等语。《袁州仰山慧寂禅师语录》：汾山喆云：仰山眼照四天下，到大圆（汾山灵祐）面前却向净地吃交。大圆可谓养子之缘，不免挂后人唇齿。《禅林类聚》卷十二：佛鉴懃云：南泉虽则养子之缘，其奈怜儿不觉丑。《虚堂和尚语录》卷之二：举：太原孚上座初参雪峰，跨门才见雪峰，便参主事。次日却来礼拜云：昨日触忤和尚。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师（虚堂和尚）云：尽谓雪峰有陷虎之机，无斩蛟之剑。殊不知，养子之缘，宽而有怨。《宏智禅师广录》卷三：举：岩头辞德山，山云：子什么处去？头云：暂辞和尚下山去。山云：子他后作么生？头云：不忘和尚。山云：子凭何有此语？头云：岂不闻智与师齐，减师半德。智过于师，方堪传授。山云：如是如是！善自护持！师（宏智正觉禅师）云：德山寻常棒下，不立佛祖。洎乎到这时节，得恁么老婆！虽然是，养子之缘，争免得后人捡责！待伊道智过于师方堪传授，拽拄杖蓦脊便打！

²⁰ 落处：指通过言句契入祖师意。

²¹ 独步丹霄：于法界自由翱翔，比喻透顶透底的悟入境界。

²² 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喻指禅师彻底清除学人的俗情妄念、知识见解，或者自己所执

如今多有人道“马大师接院主²³”，且喜没交涉²⁴！如今众中多错会，瞪眼云：“在这里左眼是日面，右眼是月面”有什么交涉！驴年未梦见在，只管蹉过古人事。

只如马大师如此道，意在什么处？有底云：“点平胃散一盞来”²⁵，有什么巴鼻²⁶！到这里，作么生得平稳去？所以道：向上一路²⁷，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²⁸。²⁹只这“日面佛，月面佛”极是难见³⁰。雪窦到此亦是难颂³¹，却为他见得透，用尽平生工夫指注³²他。诸人要见雪窦么？看取

守的认为最为珍视宝贵的思想见解等等，使之空无所倚，毫无执着。刘松林《碧岩探骊》：“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是一种禅宗惯用的“夺所”方式。把农民耕地的牛赶走，把饥民的食物夺走。让人无法存活，这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祖师用这种手段，让你一无所有，唯有这样才能熄灭妄念，断除执著，让你死中得活。

²³ 马大师接院主：马祖讲“日面佛，月面佛”这句话是在接引探视他的院主和尚。

²⁴ 且喜没交涉：可笑不相干。

²⁵ 有底云：“点平胃散一盞来”：平胃散，南宋初年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便收录此方，可见在宋代时一味得以普遍应用的药。这句话可以理解为：有学人看到这则公案中马祖不安，并回答“日面佛、月面佛”后，便想接续机锋，讲道给大师拿一碗平胃散来。圆悟是这句话是在针对有的学人乱呈口舌机锋的现象。

²⁶ 巴鼻：禅林用语。领悟禅法的着手处，悟入处；亦指禅机，机锋。《佛光大辞典》：又作把鼻、巴臂、把臂。巴即把，鼻指牛鼻。即穿绳于牛鼻，以牵制之。其后转为可把持之处，犹言根据、把柄。王闰吉《葛藤语笈》校释第二卷：明僧独立（戴曼公）曰：巴鼻，唐人常谈。巴者，如鼻端之可拿撮也。此可把之物。……忠曰（日僧无著道忠）：“……予窃谓如兽之有尾有鼻，是形体之可把捉者，故事有根据言巴鼻，无根据言没巴鼻也。”日本《禅林集句》三字关：巴鼻，方语，云巴鼻之巴如鼻准之可拿撮也，犹可把之者独立。或曰巴鼻，鼻初也，又云巴字语助。《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马大师那田地岂著病恼乎？如此邪解实是不知来由者。”

²⁷ 向上一路：禅林用语。即指言绝意断之正真大道。与“向上一着”同义。景德传灯录卷七盘山宝积章：“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盖此言绝意断之正真大道，系千圣不传之妙道，乃释迦所不说，达摩所不传，不由口出，不须思惟，超出言语心念之上，而自证自知之无上至真之道；以其超出言语心念之上，而达本还源，归于寂静之真如本体，故称向上一路。〔碧岩录第十二则〕（《佛光大辞典》）

²⁸ 如猿捉影：像猴子捞水中的月影一般。

²⁹ 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此句出自《景德传灯录》卷七盘山宝积禅师：师上堂示众曰：心若无事，万法不生。意绝玄机，纤尘何立？道本无体，因体而立名。道本无名，因名而得号。若言即心即佛，今时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犹是指踪极则。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五灯会元》幽州盘山宝积禅师同）

³⁰ 难见：难以参透。《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千圣不传之域，识情难测故。”

³¹ 难颂：难以用颂词的形式进行描述。

³² 指注：注解。

下文：

日面佛，月面佛（开口见胆³³。如两面镜相照，于中无影像。），
五帝三皇是何物（太高生³⁴！莫谩³⁵他好。可贵可贱。）？

二十年来曾苦辛（自是尔落草³⁶，不干山僧事。哑子吃苦瓜。
37），为君几下苍龙窟³⁸（何消恁么？莫错用心好！也莫道无奇特。）

。

屈³⁹（愁杀人！愁人莫向愁人说。）！堪述⁴⁰（向阿谁说？说与愁

33 开口见胆：禅家施設，开门见山、直接了当地指示道法。云门宗以此为门风特色。《大慧语录》卷四《示永宁郡夫人（郑两府宅）》：妙喜从来无实法与人，直是据款结案，将平生悟得底，开口见胆，明白直说与人。有信得及底，依而行之。（参袁宾、康健《禅宗大词典》）

34 太高生：生，助词，无意义。

35 谩：轻蔑。

36 落草：（杂语）落于下贱之意。往往指谓陷入言句纠缠、知识见解。原指逃入山林为寇，禅林中有二义，一指教化者为度化凡愚众生，故意降低自己的身分，随凡愚污浊之现实而施行化导，称之为落草，又称向下门。二指在教化过程中，因过分随顺学人而失去了自己的本分原则，落入第二义，不能彻底荡尽学人的文字知见。

37 哑子吃苦瓜：歇后语，哑子吃苦瓜——苦不能言，相当于“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哑巴吃了苦瓜，感觉到苦但说不出来，只能心中体味。指心中默契，难以言说。《五灯会元·卷十四·洞山微禅师》：僧问：如何是默默相应底事？师曰：哑子吃苦瓜。

38 二十年来曾苦辛，为君几下苍龙窟：这里所说的为“君”，是指为了彻悟本来，雪窦苦修二十年都是为了彻悟本心，坚信卓绝、不顾身命就像到苍龙居住的窟宅里取其颌下的宝珠相似。下苍龙窟里摘取驺龙之珠，比去老虎嘴上拔毛更为艰辛。所以紧接着下面圆悟禅师对此句进行了解释：一似人入苍龙窟里取珠相似。后来打破漆桶，将谓多少奇特，原来只消得个“五帝三皇是何物”。《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为君者，为欲得‘日面佛月面佛’之境界，故云‘君’也，毕竟要知马大师也。苍龙窟者，喻胸次不快活，战战兢兢而念绪不断也，寻常至提示宗乘不得，无一点羁绊如同马师，故动如入苍龙窟取珠相似。菩萨至八地离大众畏，度生得自在，此以方知古人绵密工夫非粗情所及焉。世间妄禅徒不得截断根元，粗心不改，凡情不尽，谩呈高贡心，以威伏物而为峻机高迈，退省其私，触途为滞，与古人霄壤矣。雪窦咬苦嚼辛，如下龙窟者二十年，后来打破漆桶始契日面佛月面佛境界，开个大口便道‘五帝三皇是何物’，直得上无攀仰、下绝已躬。注家多指苍龙窟为诸方恶辣善知识者，未知雪窦圆悟之深旨也。雪窦二十年担此公案，求诸方辣手钳鎚乎？圆悟评曰：似个什么？一似人入苍龙窟里取珠相似，乃至须是自家退步看始得他落处。又云：多少人向苍龙窟里作活计？此皆非指诸方知识也。古人有虽发明得自在者，此三二十年如痴如兀，凡情圣量共空始到常光现前处得大自在，未到那田地似入苍龙窟里取珠相似。雪窦切此者久矣，故颂所以平生用力参究者也。”

39 屈：觉得冤屈、冤枉。指现在忽然悟到自性本来是佛，原来这么简单，对于历尽艰辛苦修二十年叫屈。

40 堪述：值得一说。

人愁杀人。)，明眼衲僧莫轻忽⁴¹(更须子细。咄！倒退三千⁴²)。)

神宗在位时，自谓此颂讽国，所以不肯入藏。⁴³雪窦先拈云：“日面佛，月面佛。”一拈了却，云：“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他意作么生？适来已说了也，直下注他，所以道：“垂钩四海，只钓狞⁴⁴龙”，只此一句已了。后面雪窦自颂他平生所以用心参寻，“二十年来曾苦辛，为君几下苍龙窟”。似个什么？一似人入苍龙窟里取珠相似⁴⁵。后来打破漆桶⁴⁶，将谓多少奇特，原来只消得个“五帝三皇是何物”。且道雪窦语落在什么处？须是自家退步看，方始见得他落处。

岂不见，兴阳剖侍者⁴⁷，答远录公⁴⁸问：“娑竭⁴⁹出海乾

⁴¹ 明眼衲僧莫轻忽：明眼衲僧：有择法眼、慧眼的修行人，也即禅宗所讲“顶门具眼”之人。莫轻忽：不要轻视，不要轻易放过。《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直饶虽为明眼，到胸臆不悬丝毫时节极难，多是在苍龙窟里作活计。透有不明者，明有不透者，故末后殷重诫示焉。”

⁴² 倒退三千：禅林用语。又作退倒三千。以战争败北遁走三千里，转喻为宗师家之机锋锐不可当，使人畏之而退。（《佛光大辞典》）

⁴³ 神宗在位时，自谓此颂讽国，所以不肯入藏：《大藏经》是佛教经典的总集，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历朝历代都对《大藏经》进行过编纂。古代禅师法师的语录、文集入藏需要申请，经过皇帝批准才能颁赐入藏，不允许民间来办。宋神宗在位的时候，朝廷重新编纂《大藏经》，这一次编纂《大藏经》，是宋神宗元丰三年，此时雪窦已离世二十八年，雪窦的徒弟就抓住机会把他的文集、语录等，包括这个《颂古百则》呈上去，想让雪窦的文字般若编入《大藏经》，可惜神宗皇帝没有禅者那种胸襟，他认为雪窦的“五帝三皇是何物？”这个颂是讥讽朝廷和君王，不准将雪窦的文集入藏。（参考刘松林《碧岩探骊》）

⁴⁴ 狞：音 n í n g，凶猛。

⁴⁵ 比喻历尽千辛万苦去求道。

⁴⁶ 打破漆桶：禅林中常用黑色漆桶譬喻无明之胶固难破。众生累劫之无明，结习胶固，以致隐覆本具之佛性，犹如贮漆之桶，黑洞洞地不明一物。后用打破漆桶、桶底脱落比喻打破无明、大彻大悟。（明尧居士《圆悟心要》校注）

⁴⁷ 兴阳剖侍者：郢州兴阳寺清剖禅师，大阳警玄禅师弟子，曾为大阳禅师侍者。

⁴⁸ 远录公：浮山法远禅师(990年-1067年)，舒州(今安徽庐江)浮山法远圆鉴禅师，叶县省禅师之法嗣，俗姓沈(亦说王)，郑州人。十七岁游并州(今山西汾水中游一带)，投承天院三交智嵩和尚座下。三交智嵩和尚是首山省念禅师之法嗣。法远禅师先后亲近过汾阳善昭、叶县归省、大阳警玄、琅琊慧觉等诸大善知识，皆蒙印可。因其每至一处丛席，皆不知不觉成为大众的首领，故禅林中皆称他为“远公虎子”。因为他通晓吏事，大家尊称他为“远录公”。“录公”一称源自东汉时期，汉武帝以朝廷重臣，“领尚书事”(即录尚书事)为

坤震，覩面相呈⁵⁰事若何？”剖云：“金翅鸟王⁵¹当宇宙，个中谁是出头人？”⁵²远云：“忽遇出头，又什么生？”⁵³剖云：“似鹞捉鸠君不信，髑髅前验始知真。”⁵⁴远云：“恁么则屈节当胸⁵⁵，退身三步。”剖云：“须弥座下乌龟子，莫待重遭点额回。⁵⁶”

名掌实权，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到了魏晋南北朝，有“录尚书事”头衔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人们将这样的官员尊称为“录公”，后来延伸为对通晓吏事之人的尊称。

⁴⁹ 娑竭：娑竭龙王，咸海中的龙王。

⁵⁰ 覩面相呈：覩面，本义为见面、当面，禅录中谓面临禅机，本分相见。即超越一切言语知解，示机者直指禅法根本，应机者顿见本来面目。覩：音 d i，相见。《祖堂集》卷一一，睡龙：问：如何是佛？师云：覩面相呈由不识，问佛之人焉能委？

⁵¹ 金翅鸟王：即迦楼罗，大鹏金翅鸟（妙翅鸟）是龙族的克星，专门以龙为食。

⁵² 这两句诗词的问答，大意是说：茫茫大海，指的是我们的妄想心，也指生死轮回的苦海。龙王出海，比喻修行人获得一定的智慧，降伏了内在的种种妄想执着，有大力量透脱出来，让心飞翔在自由的天空。是在显示自己所修证的境界：他似乎已经能够超越烦恼的大海，觉悟到了自心的本来面目，然后将现前的清净智慧展示出来，让师父印证。可是兴阳禅师却坚决不认可他。大鹏金翅鸟犹如金刚宝王剑，见佛杀佛、见魔杀魔。既使你有修有证，境界高迈，仿佛超越苦海，只要你有“龙形”（代表所证之人，和“我”所证的境界），就把你灭掉。（史文《宏智正觉〈颂古一百则〉释义》第四十四则 兴阳妙翅）

⁵³ 忽遇出头，又什么生：如果大龙忽然冒出头来，你该怎么办？他要强行显示自己的所证境界，不愿意轻易被否定掉。（史文《宏智正觉〈颂古一百则〉释义》第四十四则 兴阳妙翅）

⁵⁴ 似鹞捉鸠君不信，髑髅前验始知真：真正见性就像老鹰捉小鸡那样一刹那即得，没有那么麻烦复杂，也没有那么多啰嗦，但很多人都不相信，通过种种有为方法，抱着分别意识强要出头，往往需要到真正悟到空性后才知道真的是就像老鹰捉小鸡那样简单。因此雪窦禅师在悟后为以前的种种作为感到“屈”。“髑髅”在此应指去掉分别情识后空性现前。史文《宏智正觉〈颂古一百则〉释义》第四十四则 兴阳妙翅解释此句：象猛鹞抓小鸠，毫不犹豫地把你吃掉。如果还执迷不悟，必然会象春秋时期平原君一样，把家里小妾的人头挂在门楼，才知道是动真格的。似鹞捉鸠：像鹰隼捉斑鸠一样。髑髅前验始知真：（又作“御楼前验始知真”）春秋时期的赵胜，人称平原君，他的豪宅（御楼）附近都是些普通的民宅。他家里养了许多士人，这些人对他忠心耿耿。有一天他家某个漂亮的小妾，看到村上的一个跛子（瘸子）打水后，提着水一瘸一拐走动的样子，忍不住哈哈大笑。这个瘸子很不高兴，找到平原君，说：“我听说您是个讲义气重视士人的人。士人们不远千里来拥护你，是因为他们知道你重视人才胜过那些小妾。我天生是个残疾人，可是你家的女人却嘲笑我，这太不像话了，我要求得到这个女人的头。”平原君笑着答应了。那人走后，平原君说：“因为笑话了他，竟然想要我家女人的命，这小子不也太过分了吧！”过了不久，平原君发现他家的门客越来越少了。问其缘由，有人说：“因为你没有杀那个耻笑跛子的妾，大家认为你喜好美色而轻视士人，所以陆陆续续地离开了。”赵胜听了，就杀了那个妾，把人头拿到那个跛人家，并向他道歉。然后又把人头悬在御楼前，表示自己的诚信。之后天下的士人们，蜂拥而来。“御楼前验始知真”，意思是人头悬空、或者髑髅现前，也就是妄想灭尽的时候，才知道最真实的般若境界。

⁵⁵ 屈节当胸：弯腰低头，胸前合掌。

⁵⁶ 须弥座下乌龟子，莫待重遭点额回：须弥座（佛菩萨像下面的台座）下乌龟子，老老实实呆着，千万不要再乱冒头来，省的给你当头一棒打回去。兴阳禅师的意思，是在激励来僧，

所以：三皇五帝亦是何物？人多不见雪窦意，只管道讽国，若恁么会，只是情见。——此乃禅月⁵⁷《题公子行》云：“锦衣鲜华手擎鹞，闲行气貌多轻忽。稼穡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⁵⁸

雪窦道：“屈！堪述，明眼衲僧莫轻忽。”多少人向苍龙窟里作活计，直饶是顶门具眼⁵⁹、肘后有符⁶⁰，明眼衲僧照破四天下，到这里也莫轻忽，须是仔细始得。⁶¹

只要不以殊胜为殊胜、不以平庸为平庸，彻底扫除意识留恋，犹如须弥座下的乌龟子，老实实在地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就能体悟和保任不变异的“那个”。（史文《宏智正觉〈颂古一百则〉释义》第四十四则 兴阳妙翹）点额：传说每年三月间，黄河龙门有成群鲤鱼跳渡，跳过者成为龙，未跳过者，额头被点上记号而退回。一般诗文中常以“点额”喻指科场考试落第，禅录中则以“点额”喻指未能契悟禅机。（《禅宗大词典》）

⁵⁷ 禅月：也即贯休，唐末五代时期前蜀画僧、诗僧。贯休在唐亡后于晚年入蜀，被前蜀主王建封为“禅月大师”，有《禅月集》存世。

⁵⁸ 这首诗原是贯休大师描写讽刺身穿绫罗，手架鹰隼，整日闲游，风花雪月，不知农民稼穡之苦，不在乎五帝三皇是怎么回事。这里圆悟禅师引用此诗衬托描述上句所讲“人多不见雪窦意，只管道讽国——若恁么会，只是情见”那些错误理解文句，随文解义的人。

⁵⁹ 顶门具眼：禅宗常用“顶门具眼”来形容见解卓越，具有明智彻底洞察力的禅师。顶门眼，又称摩醯正眼、宗门正眼，指证悟透彻，具有超常的智慧，能明辨事理，善于观机逗教。佛经中记载，摩醯首罗天具有三眼，其中顶门竖立一眼，超于常人两眼，具有以智慧彻照一切事理之特殊功能，故称顶门眼。禅林用语中“顶门有眼”、“顶门具一只眼”，皆作此意。（参照明尧《圆悟心要校注》）

⁶⁰ 肘后有符：比喻具格禅师具有非常手段来接引启发学人。禅林中亦用“肘后符”来喻指佛祖之心印。《佛光大辞典》：肘后符：禅林用语。指真如、佛性等。原指护身之符，将符带在身上以图安全，因挂于胁之下，故称为肘后符。又作肘后印、肘后悬符。肘后，即肘之后或胁之下之意。此系出典于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赵简子之故事，鲁定公之宰相赵简子为试探其子毋恤之能力，将肘后宝符藏于常山上，并召集诸子，谓先得者必赏之，诸子驰往，求而无得，仅毋恤得符而还。赵简子乃知毋恤之贤，遂立为太子。后于禅林中，肘后符一语乃喻指佛祖之心印，即指生佛不二、真妄一如之真如；或转指人人本具之佛性、衲僧本具之佛心印。从容录第五十二则：“丛林又有肘后符。”尚之煜校注《碧岩录》：“顶门具眼、肘后有符”比喻彻悟本来的人，接引学人的眼光与手段高妙迅捷。

⁶¹ 此句话是说，即使具有照破四天下之慧眼的修行人，到这个生死大事问题上也不要轻忽，草率不得，勿自欺。“肘后有符”，指随身携带的灵丹妙药。多少修行者都是在“苍龙窟”干活，一辈子都在苦苦寻觅那一颗“明珠”啊，就算你是顶门具眼、肘后有符、光芒万丈，神通广大的大宗师，到了“日面佛，月面佛，五帝三皇是何物”这里，也不可轻易放过，必须仔细参详！为什么雪窦反复强调这个“五帝三皇是何物”？是想让后人知道参禅的艰辛吗？如果是这样，他就直接拿贯休的诗来作颂古了。他费尽二十多年光阴多次冒险到龙窟里取龙珠，得到龙珠以后呢？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最终悟得一句“五帝三皇是何物”。其实这个“五帝三皇”和“日面佛，月面佛”一样都是无常的，都不是自己的。取得龙珠以后要放下，见道就要忘言。不然就像“远录公”一样，总想着“靛面相呈”，成为“须弥座下乌龟子”还不自知。（刘松林《碧岩探骊》）

第十三则 巴陵银碗盛雪

垂示云：

云凝大野，遍界不藏；雪覆芦花，难分朕迹¹。冷处冷如冰雪，细处细如米末。深深处佛眼难窥，密密处魔外莫测。举一明三即且止，坐断天下人舌头²作么生道？且道是什么人分上事³？试举看：

举：

僧问巴陵⁴：“如何是提婆宗⁵（白马入芦花⁶。道什么？⁷点！”

¹ 朕迹：迹象。

² 坐断天下人舌头：截断天下禅人的言语、意路，荡除用语言去解释禅旨的错误修行方法。是禅门本色机用。（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³ 分上事：本分事、分内的事；职分、应该做到事。

⁴ 巴陵：五代宋初之僧。籍贯、生卒年均不详。为云门文偃之法嗣，居于岳州巴陵（湖南岳阳）新开寺，故称巴陵颢鉴。善辩，有“鉴多口”之称。[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二、联灯会要卷二十六]（《佛光大辞典》）

⁵ 提婆宗：详见后圆悟讲解。《佛光大辞典》“提婆宗”：即三论宗。又称龙树宗。系依龙树所著中论、十二门论及其弟子迦那提婆所著百论所建立之宗派，为我国大乘宗派之一。以般若空义为本宗思想根干，故又称为中观宗、空宗、无相宗、无相大乘宗、无得正观宗。本宗在印度，由开祖龙树而提婆、罗侯罗、青目等人，次第发展（一说由释尊、文殊、马鸣，而迄龙树等）。姚秦时代，三论乃由鸠摩罗什传至中国，并译为中文。三论义理，自道生、昙济、道朗、僧诠、法朗而至吉藏（嘉祥大师）集其大成，前此称为古三论。其后法藏就日照三藏所传印度智光论师之三时教判，撰十二门论宗致义记二卷，此一系统则称为新三论。吉藏之后，三论之学即不盛行。民国以来，印顺法师精研斯学，所见颇深，有中观今论、中观论颂讲记等书行世。吉藏之弟子高丽僧慧灌，于推古天皇三十三年（625）将本宗传入日本（第一传，又称元兴寺流），法孙智藏入唐求法，返日后在法隆寺大力弘通（第二传）。智藏之弟子道慈来唐十八年后归日，传大安寺流（第三传）。此宗为日本南都六宗之一，弘讲者颇多。[三论宗之发展及其思想（现代佛教学术丛刊(47)）]《碧岩集种电钞》于圆悟评述“于是提婆宗大兴”句处著语云：“《提婆传》云，提婆菩萨，南天竺人，是婆罗门种也。诣龙树菩萨，寺受出家法，剃头法服，周游扬化。南天竺王总御诸国，信用邪道，沙门世子一不得见。提婆念曰，树不伐本则枝不倾，人主不化则道不行。其国政法，王家出钱雇人宿卫，提婆乃募为其将，荷戟前驱，整行伍，勤部曲，威不严而令自行，德不彰而物乐随。王甚喜之，而问何人？侍者答焉：此人应募，既不识廩，又不取钱，而其在世恭谨，兼习如此，不知其意何求何欲。王召而问之：汝是何人？答言：我是一切智人，欲于王前而求验证。王即许之。于天竺大国之都四渠道中，敷高坐、立三论言：一切诸圣中，佛圣最第一；一切诸法中，佛法正第一；一切救世中，佛僧为第一。八方诸论士有能坏此语者我当斩首，以谢

8)？”巴陵云：“银碗里盛雪(塞断尔咽喉⁹，七花八裂¹⁰)。”

这个公案，人多错会，道此是外道宗——有什么交涉！第十五祖提婆尊者，亦是外道中一数，因见第十四祖龙树尊者，以针投钵。龙树深器之，传佛心宗，继为第十五祖。¹¹《楞

其屈，所以者何？立理不明是为愚痴，愚痴之头非我所需，斩以谢屈，甚不惜也。八方论事，既闻此言，亦各来集，而立誓言：我等不如，亦当斩首。提婆言：我所修法仁活万物，要不如者，当剃汝须发以为弟子，不须斩首也。立此要已，各撰名理，建无方论而与酬酢。智浅情近者，一言便屈；智深情远者，极至二日则辞理俱匮。即皆下发。如是日日王家送衣钵，终竟三月，度百余万人。又云提婆于是出，就间林，造《百论》二十品，又造四百论以破邪见。又见《付法藏传》、《宝林传》、《传灯》等广略不同耳。凡七番破外道，至第七回，与盟坦啰阿罗汉，击扬对论七反，罗汉辞屈，窃运通力上都史，请问慈氏，慈氏告云：彼提婆，旷劫中修，贤劫中当绍佛位，非汝所知，由是名震五天。外道辈皆名为提婆宗。”

⁶ 白马入芦花：此句与“银碗里盛雪”有异曲同工之妙。盖白马与芦花皆为白色，故白马入于芦花丛中，于视觉上即无有分别，白马与芦花共一色，浑然合一；于禅林中，乃转指超越人我、大小、高低、美丑等种种分别见解之境界。《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此语太阳玄上堂法语末句也，今用明一色边，芦花白色，此与巴陵答语一般。”《五灯会元》卷第十四：郢州大阳警玄禅师上堂：“撒手那边千圣外，祖堂少室长根芽。鹭倚雪巢犹自可，更看白马入芦花。”

⁷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尤提婆宗，此语截断根元，无一法故。”

⁸ 点：《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点破，亦同上意。”另一种说法，“点”，原为围棋术语，指瞄准对方棋形的缺陷或要害位置下一子，可以杀死对方或切断对方，是一招便可破坏对方眼位的棋。圆悟以此来说明横扫一切落著之处。

⁹ 塞断尔咽喉：《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以此本分句子，令汝诸人不得出气。”

¹⁰ 七花八裂：禅林用语。有支离破碎之意。然亦用于赞赏自在通达无障碍之意。（《佛光大辞典》）

¹¹ 迦那提婆尊者通称提婆菩萨。南天竺执师子国人，姓毗舍罗。提婆意为天，迦那意为片目（一只眼）。原修外道，据说，他为了宣传神不假形的道理，入庙凿去大自在天神像左眼，入夜又自抉左眼以偿神。神大钦佩，指点他去师事龙树。龙树知他到来，令弟子端出一钵水，提婆投针入水，龙树赞叹说：“满钵之水，譬我智之周，彼投针遂极其底，是非常人”。遂接纳入门，并付正法眼藏于他，所以提婆被禅宗尊为西天二十八祖之第十五祖。《五灯会元》卷一：十四祖龙树尊者，西天竺国人也，亦名龙胜。始于摩罗尊者得法，后至南印度。彼国之人，多信福业。祖为说法，递相谓曰：“人有福业，世间第一。徒言佛性，谁能睹之？”祖曰：“汝欲见佛性，先须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广非狭。无福无报，不死不生。”彼闻理胜，悉回初心。祖复于座上，现自在身，如满月轮。一切众唯闻法音，不睹祖相。彼众中有长者子，名迦那提婆，谓众曰：“识此相否？”众曰：“目所未睹，安能辨识？”提婆曰：“此是尊者现佛性体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盖以无相三昧，形如满月。佛性之义，廓然虚明。”言讫，轮相即隐，复居本座，而说偈言：“身现圆月相，以表诸佛体。说法无其形，而辨非声色。”彼众闻偈，顿悟无生，咸愿出家，以求解脱。祖即为剃发，命诸圣授具。其国先有外道五千余众，作大幻术，众皆宗仰。祖悉为化之，令归三宝。复造大智度论、中论、十二门论，垂之于世。后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来大法眼藏今当付汝。听吾偈言：‘为明隐显法，方说解脱理。于心法不证，无嗔亦无喜。’”付法讫，入月轮三昧，广现神变，复就本座，凝然禅寂。迦那提婆与诸四众，共建

伽经》云（以）¹²：“佛语心为宗¹³，无门为法门¹⁴。”马祖云：“凡有言句，是提婆宗。”只以此个为主，诸人尽是衲僧门下客，还曾体究得提婆宗么？若体究得，西天九十六种外道，被汝一时降伏；若体究不得，未免著返披袈裟去在，且道作么生？若道言句是，也没交涉；若道言句不是，也没交涉。且道马大师意在什么处？后来云门道：“马大师好言语，只是无人问。”有僧便问：“如何是提婆宗？”门云：“九十六种，汝是最下一种。”

昔有僧辞大隋¹⁵，隋云：“什么处去？”僧云：“礼拜普贤去。”大隋竖起拂子云：“文殊、普贤尽在这里。”僧画一圆相，以手托呈师，又抛向背后。隋云：“侍者将一贴

宝塔以葬焉。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岁也。

¹² 《碧岩录不二钞》云：“《正法眼藏》云：马祖示众云：汝等诸人云云。妙喜曰：建炎中首众趺峰时首座寮有洞山聪禅师，所集《禅门宗要》、《祖堂》二录宗要，末上一石头、马祖二师语为准式。故马祖示众篇其略云。故《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则后人错以‘以’字为‘云’字无碍。后永明寿禅师、天衣怀禅师于《宗镜》、《通明》二集中因之。后之学者不本来由，往往皆‘以’字为‘云’字，更于经中求‘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之语，良可笑也。岂不知《楞伽经》乃〈佛语心〉一品耳。马师云：故《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此二句皆马师指经大旨，非经语也。天衣云：无门之门直须得门而入始得。此乃天衣指马祖‘无门之门’之语，亦非经语也。然《宗镜》、《通明》二师所集，未必皆错，恐后来传之者误耳。谚云：一字三写，乌焉成马，信然！博（之垂）之士如阅《楞伽》，果无‘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之语，则当以聪禅师宗要所载为正。”

¹³ 佛语心为宗：《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此马祖指经大意示众之语，《宗镜》第一举马祖语毕，云：‘佛语心者，即心即佛。’今语即是心语，故云佛语心”

¹⁴ 无门为法门：《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马祖意云：佛以心语为宗，无门能入趣向门也。作么生事无门？虚廓廓地十方无碧落，空荡荡地至妙虚通。所以道达本性空，更无一法性。自是门性无有相，亦无有门。故云：‘无门为法门’。此二句非《楞伽》文，后句见《大集经》十八卷〈不可说菩萨品〉云：‘无门之门名为法门’云云。”

¹⁵ 大隋：（834~919）唐末五代僧。梓州盐亭（位于四川）人，俗姓王。于慧义寺（护圣寺竹林院）出家。曾往南方游历，至道吾圆智、云岩昙晟、洞山良价、汾山灵祐等处参学。特在汾山门下刻苦修行，终于悟道，而嗣长庆大安之法，后归天彭（四川彭县）珊口山龙怀寺。又迁该县大随山，任住持十余年，世称大随法真。其门风淳厚温雅，禅机秀逸。前蜀光天元年（918），帝欲赐寺额、紫衣及“神照大师”之号，师婉然谢辞，经帝数度传令始受。乾德元年端坐示寂，世寿八十六，法腊六十六。有大随开山神照禅师语录一卷传世，收于古尊宿语录卷三十五。〔祖堂集卷十九、景德传灯录卷十一〕（《佛光大辞典》）

茶¹⁶来，与这僧去。”云门别云：“西天斩头截臂¹⁷，这里自领出去¹⁸。”又云：“赤幡在我手里。”

西天论议，胜者手执赤幡，负堕者返披袈裟，从偏门出入。西天欲论议，须得奉王勅，于大寺中，声钟击鼓，然后论议，于是外道于僧寺中，封禁钟鼓，为之沙汰¹⁹。时迦那提婆尊者知佛法有难，遂运神通，登楼撞钟，欲搯外道。外道遂问：“楼上声钟者谁？”提婆云：“天²⁰。”外道云：“天是谁？”婆云：“我²¹。”外道云：“我是谁？”婆云：“我是尔²²。”外道云：“尔是谁？”婆云：“尔是狗²³。”外道云：“狗是谁？”婆云：“狗是尔²⁴。”如是七返，外道自知负堕伏义，遂自开门，提婆于是从楼上持赤幡下来。外道云：“汝何不后？”婆云：“汝何不前？”外道云：“汝是贱人。”婆云：“汝是良人。”如是辗转酬问，提婆折以无碍之辩，由是归伏。时提婆尊者手持赤幡，义堕者幡下立，外道皆斩首谢过²⁵，时提婆止之，但化令削发入道，于是提婆宗大兴。雪窦后用此事而颂之。

¹⁶ 一贴茶：即一盞茶，当从一贴药转化而来。茶药素有不解之缘。《景德传灯录·法真禅师》：“师云：‘侍者取一贴茶与遮僧。’”

¹⁷ 西天斩头截臂：《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论议负者自谢罪斩头臂。”

¹⁸ 这里自领出去：《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言今此土僧自不知其非，谩作点胸（自我炫耀）去也。”

¹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为之’者，指对封禁钟鼓。‘沙汰’者，拣择遗弃之义，言封禁钟鼓，令拣择佛法也。”

²⁰ 天：提婆自称，提婆译作“天”。

²¹ 我：《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唯我独尊之‘我’也。”

²² 我是尔：我是你。《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本性同一性，能遍一切故。”

²³ 尔是狗：《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净秽一如故。”

²⁴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提婆巧辩千变万化，不离本际，善权智慧能破邪显正。曰天曰我曰尔曰狗，虽应变临时，其理唯一贯。外道狂解，随语颠倒矣。”

²⁵ 谢过：悔谢罪过。

巴陵，众中谓之“鉴多口²⁶”，常缝坐具行脚，深得他云门脚跟下大事²⁷，所以奇特，后出世，法嗣云门。先住岳州巴陵²⁸，更不法嗣书，只将三转语上云门：“如何是道？明眼人落井²⁹；如何是吹毛剑？珊瑚枝枝撑著月³⁰；如何是提婆宗？银碗里盛雪。”云门云：“他日老僧忌辰，只举此三转语，报恩足矣。”自后果不作忌辰斋，依云门之嘱，只举此三转语。

然诸方答此话，多就事上答，唯有巴陵恁么道，极是孤峻，不妨难会，亦不露些子锋芒，八面受敌，著著有出身之路，有陷虎之机，脱人情见。若论一色边事³¹，到这里须是自家透脱了，却须是遇人始得³²。所以道：“道吾舞笏同人会，石鞞弯弓作者谕。此理若无师印授，拟将何法语玄谈。”

³³雪窦随后拈提为人，所以颂出：

²⁶ 鉴多口：《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辩舌俊利人故。”

²⁷ 脚跟下大事：禅宗僧人本分大事，即当下悟入，明心见性的大事。

²⁸ 岳州巴陵：今湖南岳阳。

²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莫道是无心，无心犹隔一重关。”

³⁰ 珊瑚枝枝撑著月：唐末五代贯休诗句，比喻真如佛性，本来圆成。（尚之煜校注《碧岩录》）《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万象遁此，寒光不得。”《宗门方语》：“一理相应。又，一处才通处处通。”

³¹ 一色边事：《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生佛一如真源，谓之一色边。”尚之煜校注《碧岩录》：指超越差别相对的观念，而进入纯一绝对的境界。

³²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遇明眼人须得证明始休。”

³³ 圆悟这首偈颂里的“道吾舞笏”与“石鞞弯弓”是两个公案，“道吾舞笏”说的是道吾宗智禅师有一次和大居士裴休谈话，道吾宗智拿起裴休随身所带的上殿面圣时的笏板问：“这个在天子手中为邦，在官人手中为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唤作甚么？”裴休答不出，道吾宗智就把笏板留下了。“石鞞弯弓”说的是石巩慧藏禅师接引学人时，时常假装张弓射箭的动作。有一天，三平义忠禅师来参石巩，石巩向他喊道：“看箭！”三平于是拨开胸口，说道：“此是杀人箭，活人箭又作么生？”石巩将弓弦弹了三下。三平禅师豁然有省，便礼拜。石巩说：“三十年张弓架箭，只射得半个圣人。”说完将弓箭折断，扔在地上。圆悟举这两个公案是想说机锋转语还得遇上上根利器的人才能契印，开悟不能只凭主观感受，如果没有明师予以印证，那么还有什么心法可以相传呢？（刘松林《碧岩探骊》）《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禅道玄理不得遇明师而印可传授，拟他日化物证据何法语玄谈哉？法无印授是无师自

老新开³⁴(千兵易得，一将难求。³⁵多口阿师³⁶)，端的别³⁷(是什么端的？顶门上一著，梦见也未？³⁸)，

解道³⁹银碗里盛雪(蝦跳不出斗⁴⁰。两重公案⁴¹。多少人丧身失命！⁴²)。

九十六个应自知⁴³(兼身在内，闍黎还知么？一坑埋却。)，不知却问天边月⁴⁴(远之远矣⁴⁵！自领出去，望空启告。)

提婆宗，提婆宗(道什么？山僧在这里，满口含霜⁴⁶)，赤幡之下起清风(百杂碎⁴⁷！打云：已著了也⁴⁸。尔且去斩头截臂来，

然外道，所以永嘉见维摩发明心地，受印证于慧能大师，若不遇宗匠，争分真伪？已上德敷诗也。”

³⁴ 老新开：以巴陵颢鉴住持的新开禅院的“新开”二字来代替他的名字。《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不谓名，举院加老者，尊重之也。新开乃巴陵郡新开院鉴公所住寺也。”

³⁵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深赞美巴陵兵卒易得，如巴陵雄将，古今难求。”

³⁶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就‘鉴多口’，抑言句自在处。”

³⁷ 端的别：确实与众不同。《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巴陵和尚提婆宗答话超逸古今，不落诸善知识之格调，故大叹美曰‘别’。”

³⁸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诸人还见巴陵向上一著也无？恐未梦见在，又向雪窦。”

³⁹ 解道：竟说，竟然说。“解”有究竟意。

⁴⁰ 蝦跳不出斗：虾跳一下没有多高，在斗里跳不出来，比喻陷入桎梏，以后天思维、种种方法无法逃脱。

⁴¹ 两重公案：禅林用语。指对一公案重新诠释，亦即向学人再度提示某公案。然亦有作揶揄之语者，讥讽禅徒自己无创意，参究禅旨之际，仅知模仿他人之公案，或拈或评，譬歎顾盼，装模作样，然皆不出前贤之余唾（非从自性中流出）。碧岩录第一则：闍国人追不再来。（两重公案，用追作么？）（《佛光大辞典》）《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巴陵答话，雪窦再颂故。”

⁴²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尽大地皆被一色边埋没故。”

⁴³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西天九十六术外道各立异见，为本宗只个银碗里盛雪，此玄旨非口授言道之间，须是辨自旨心始得。”

⁴⁴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此古人答提婆宗之语也，雪窦用之言不能自知，却问天边月，毕竟不道理可说故也。”

⁴⁵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纵虽问天边月不可得答彼玄旨也。”

⁴⁶ 满口含霜：方语，说不得。

⁴⁷ 百杂碎：粉碎。《祖堂集》卷六，石霜：“三世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载不起。三乘教外别传，十方老僧口，到这里百杂碎。”《景德传灯录》卷九，汾山灵祐：“大小汾山，被那僧一问得百杂碎。”亦作“百碎”。（袁宾、康健《禅宗大词典》）《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一句截流万机寝削，是乃赤幡下起清风，端的又清风也不用，一法也不立之辣机用也。”

⁴⁸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意同上。福本（《碧岩录》福州版本）作‘打著了也’最好。”

与尔道一句。⁴⁹⁾。

“老新开”，新开乃院名也。“端的别”，雪窦赞叹有分，且道什么处是别处？一切语言，皆是佛法，山僧如此说话，成什么道理去？雪窦微露些子意，道只是端的别，后面打开云，“解道银碗里盛雪。”更与尔下个注脚。“九十六个应自知”，负堕始得⁵⁰。尔若不知，问取天边月。古人曾答此话云：“问取天边月。”雪窦颂了，末后须有活路，有狮子返掷之句，更提起与尔道：“提婆宗，提婆宗，赤幡之下起清风。”巴陵道银碗里盛雪，为什么雪窦却道赤幡之下起清风？还知雪窦杀人不用刀么？⁵¹

⁴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截头臂无命根，更有何者闻一句？全体负时全体胜，若有毫末念，早是违一色边，故云尔。”

⁵⁰ 负堕始得：《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负堕者，舍外道旧习归正宗，为玄徒去，须领言外之旨始得。”负堕又译为“负处”。因明过失论之一。即堕入负处，指在辩论中由于误解或不解对方的论旨，或违反逻辑、或缺乏论辩的技术等而导致败北。

⁵¹ 为什么巴陵颢鉴说“银碗里盛雪”，雪窦却要说“赤幡之下起清风”？那是因为提婆的辩才无碍皆是出自真如自性的般若智慧，并非是搬弄语言文字游戏世智辩聪，手持赤幡不是耀武扬威，赤幡之下都是自性流露。就像“银碗里盛雪”，看起来雪白一片分不清界限所在，这就是曹洞宗《宝镜三昧》所说的“类之弗齐，混则知处。”“混”即平等，“处”即差别。现象与本体交互混合，看似相同，实则不同，明眼人自然知道落处。还知雪窦杀人不用刀么？大宗师大作家，一个字一句词就能杀掉学人的情识妄解，哪里需要刀呢？（刘松林《碧岩探骊》）

第二十六则 百丈独坐大雄峰

举：

僧问百丈¹：“如何是奇特事（言中有响，句里呈机，惊杀人！有眼不曾见。）？”

丈云：“独坐大雄峰²（凛凛威风四百州。坐者立者，二俱败缺³。）。”

¹ 百丈：（720~814）唐代禅宗高僧，我国禅宗丛林清规之制定者。福州长乐（福建）人，俗姓王（一说姓黄）。以师之后半生皆住于洪州百丈山（江西奉新），故世称百丈禅师。从潮阳西山（广东潮安）慧照禅师落发，依衡山法朝律师受具足戒。后至庐江（安徽）浮槎寺阅藏。于大历初年（766）顷，闻马祖道一禅师在南康（位于江西）竖立南禅法幢，师遂前往投其座下。据百丈怀海禅师语录载，一日，师随马祖出行，途中见一群野鸭飞过，马祖问：是甚么？师答：野鸭子。马祖再问：甚么处去也？师答：飞过去也。马祖乃拧师之鼻，师负痛失声。马祖道：又道飞过去也！师遂于言下开悟。以得马祖大机大用之禅，遂嗣其法。马祖示寂后，受众之请，于百丈山开堂说法，高倡南宗之旨。其最大之贡献，在糅合大小乘律，制定禅门仪规，即‘百丈清规’。为禅宗首创法制。《祖堂集》卷十四载其风范，谓师平生苦节高行，凡日常作务必先于众，主事者不忍，密收其作具而请息焉，师以“吾无德，焉可劳于人”而拒之，并遍求作具，既不获而亦忘食，故丛林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佳话。师至晚年，犹勤劳不息。其俗弟陈诩书塔铭：“行同于众故，门人力役必等其艰劳；怨亲两忘故，弃遗旧里；贤愚一贯故，普授来学。常以三身无住，万行皆空，邪正并捐，源流齐泯；用此教旨，作人表式。”又常教大众平等从事作务，亦以平等心摄受门徒，故天下俊秀齐集门下。杰出者有黄檗希运、汾山灵祐，百丈法正、西院大安、大慈寰中等，其中，黄檗门下出临济义玄，开临济宗。汾山门下出仰山慧寂，创汾仰宗。关于师之语录，据陈诩塔铭：“门人神行梵云结集微言，纂成语本，凡今学者，不践门阈，奉以为师法焉。初闽越灵菖律师，一川教宗，三学归仰，尝以佛性有无，响风发问，大师寓书以释之，今与语本并流于后学。”祖堂集亦载师有语录行世。可知当时门人编集语录一事，当属实情。现存之百丈语录有百丈怀海禅师语要二卷、百丈怀海禅师语录一卷、百丈怀海禅师广录一卷，收在卅续藏第一一九册四家语录之卷二、卷三及古尊宿语录卷一。又天圣广灯录卷八、卷九，载有师之全部语录。此等语录与祖堂集卷十四、景德传灯录卷六百文章，及宗镜录卷九十八之语合观，当可得见百丈语录之全貌。禅宗语录，最古者为六祖坛经与神会语录，其次为马祖与百丈之语录。关于师之公案，较著名者，除前引“野鸭子”公案外，另有独坐大雄峰、并却咽喉、百丈野狐、卷席、再参马祖等数则。至于百丈之寂年，通常以元和元年为诸传一致之说。惟陈诩塔铭记其年寿为六十六，此与宋高僧传卷十、景德传灯录卷六、天圣广灯录卷八所记之“春秋九十五”不一致。师示寂后，长庆元年（821）谥号为“大智禅师”，塔名“大胜宝轮”。北宋大观元年（1107）追谥“觉照禅师”，元顺帝元统三年（1335）加谥“弘宗妙行禅师”。[碧岩录第二十六则、第五十三则、第七十则、第七十一则、无门关第二则]（《佛光大辞典》）

² 大雄峰：百丈峰顶。百丈山以山势超群，被称为“大雄山”。《碧岩集种电钞》于此句著语云：“大雄峰乃百丈山也，还见截断这僧未问以前舌头了，欲知亲切处么？海印信颂曰：雄峰独坐镇巍巍，四海歌谣满歧路，任是通身锋刃者，到来无不竖降旗。”

³ 败缺：受挫，挫败。

僧礼拜(伶俐衲僧，也有恁么人，要见恁么事。)，丈便打(作家宗师，何故来言不豊⁴？令不虚行。)

临机具眼，不顾危亡，所以道，“不入虎穴，争得虎子？”百丈寻常如虎插翅相似，这僧也不避死生，敢捋虎须⁵，便问：“如何是奇特事？”这僧也具眼，百丈便与他担荷云：“独坐大雄峰。”其僧便礼拜。衲僧家须是别⁶未问已前意始得。这僧礼拜，与寻常不同，也须是具眼始得。莫教平生心胆向人倾，相识还如不相识。只这僧问“如何是奇特事”，百丈云“独坐大雄峰”，僧礼拜，丈便打。——看他放去则一时俱是，收来则扫踪灭迹。且道他便礼拜意旨如何？若道是好，因甚百丈便打他作什么？若道是不好，他礼拜有什么不得处？到这里，须是识休咎⁷、别缁素⁸、立向千峰顶上始得。

这僧便礼拜，似捋虎须相似；只争转身处，赖值百丈顶门有眼，肘后有符⁹，照破四天下，深辨来风，所以便打，若是别人无奈他何。这僧以机投机，以意遣意，他所以礼拜。如南泉¹⁰云：“文殊普贤，昨夜三更，起佛见、法见，各与

⁴ 不豊：豊，通“丰”。不丰，即谦卑。（《诸录俗语解》第三卷〈碧岩集〉第二十六则）

⁵ 捋虎须：捋老虎的胡须，比喻敢于冒犯权威，探究不可言说之禅宗机锋。

⁶ 别：辨别

⁷ 休咎：善恶吉凶。

⁸ 缁素：黑白。

⁹ 见第三则注释

¹⁰ 南泉：南泉普愿禅师（748~834）唐代僧。郑州新郑（河南开封新郑）人，俗姓王。十岁，受业于大隗山大慧，苦节笃励，勤勉奋发。大历七年（772），就嵩山会善寺曷律师受具足戒，研习法砺律师所唱创之相部律宗。未久，游诸讲肆，听楞伽、华严等经，又通达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之玄义。后参谒江西马祖道一，有所省悟。贞元十一年（795），于池阳南泉山建禅宇，三十余年不出山。太和（827~835）初年，应众请出山。由是，学徒云集，

二十棒，贬向二铁围山去也。”时赵州¹¹出众云：“和尚棒教谁吃？”泉云：“王老师¹²有什么过？”州礼拜。宗师家等闲¹³不见他受用处，才到当机拈弄处，自然活泼泼地。五祖先师常说：“如马前相扑¹⁴相似”。尔但常教见闻声色一时坐断，把得定、作得主，始见他百丈。且道放过时作么生？看取雪窦颂出云：

祖域交驰天马驹¹⁵（五百年一间生¹⁶。千人万人中有一个半个¹⁷。子承父业¹⁸。），化门舒卷不同途（已在言前。渠侬¹⁹得自由，还他作家手段²⁰。）。

法道大扬。一日，东西两堂争猫儿，师乃对大众说：“道得即救取猫儿，道不得即斩却也。”众中无有能应对者。师乃斩猫，以截断学徒之妄想。故有“南泉斩猫”之语，脍炙人口。太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示寂，世寿八十七。世称南泉普愿。有语录一卷。法嗣有从谏、昙照、师祖等十七人。[宋高僧传卷十一、景德传灯录卷八、联灯会要卷四、五灯会元卷四、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禅宗正脉卷三]（《佛光大辞典》）

¹¹ 赵州：赵州从谏禅师（778~897）唐代禅僧。曹州郝乡（一说青州临淄）人，俗姓郝。法号从谏。幼年于曹州扈通院（一说青州龙兴院）出家，受具足戒前，即往池阳参谒南泉普愿，南泉深器之。复往嵩山琉璃坛受戒，寻返南泉，依止二十年。其后，历参黄檗、宝寿、盐官、夹山、五台等诸大德。八十岁时，众请住赵州城东观音院，四十年间，大扬禅风。师夙居北地，振南宗禅，常私淑三祖僧璨之信心铭，玄言遍天下，其问答、示众等公案，如“狗子佛性”、“至道无难”等语俱脍炙人口。昭宗乾宁四年示寂，世寿一百二十。敕谥“真际大师”。著有真际大师语录三卷。[景德传灯录卷十、宋高僧传卷十一、联灯会要卷六、五灯会元卷四、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七]（《佛光大辞典》）

¹² 王老师：南泉普愿禅师，俗姓王，常自称王老师。

¹³ 等闲：平常。

¹⁴ 马前相扑：《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宗师家拈弄此事处，间不容发，拟议则失。”《碧岩录不二钞》、《禅林方语》解释：“方语，要见即见。又，拟议便失。又，急著手脚。又，倒地便了。”

¹⁵ 祖域交驰天马驹：于佛祖、祖师境界之中得化门自在，如天马行空无拘无碍。

¹⁶ 五百年一间生：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如百丈天马驹应天道之泰运出兴于世者也。《孟子·尽心章》曰：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赵氏解云：五百岁而圣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迟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余也。”

¹⁷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圣贤如优花，愚者如棘从故也。”

¹⁸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马大师大机大用，百丈承嗣。”

¹⁹ 渠侬：方言，他、她。《碧岩集种电钞》解释：指“百丈”。

²⁰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卷舒自在还他百丈。”作家：机用杰出的禅家高手。

电光石火存机变(劈面来也，左转右转，还见百丈为人处也无?)，堪笑人来捋虎须(好与三十棒²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²²，不免丧身失命²³。放过闍黎一著²⁴。)

雪窦见得透，方乃颂出。天马驹日行千里，横行竖走，奔骤如飞，方名天马驹。雪窦颂百丈于祖域之中，东走向西，西走向东，一来一往，七纵八横，殊无少碍，如天马驹相似，善能交驰，方见自由处。这个自是得他马祖大机大用。不见僧问马祖：“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打云：“我若不打尔，天下人笑我去在。”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祖云：“近前来，向尔道。”僧近前，祖劈耳便掌云：“六耳不同谋。”看他恁么得大自在，于建化门²⁵中，或卷或舒²⁶——有时舒不在卷处，有时卷不在舒处，有时卷舒俱不在。所以道“同途不同辙²⁷”，此颂百丈有这般手脚。

雪窦道：“电光石火存机变”，颂这僧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只在些子机变处。岩头道：“却物为上，逐物为下。

21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雪窦笑这僧何足为十成，好与三十棒。”

22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宾主俱好，如百丈重赏下必有如这僧俊机者也...”

23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捋虎须者必遭咬杀。”

24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向雪窦言，我当与汝一棒，何故不行正令故。然今放之也。”

25 建化门：佛祖建立的教化法门。禅家认为建化门并非顿悟妙法，只是适宜于多数中下根器的方便法门。（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26 或卷或舒：禅林中，师家接引学人的两种机法。卷，意即收，与“把住”同义，属于“打破否定”之接化方法；舒，意即放，与“放行”同义，属于“摄受肯定”之接化方法。师家依学人之根器，施設不同之教法，或收或放，予夺自在，灵活运用。若师家同时运用把住与放行两种机法来接引学人，则称卷舒齐唱。〔碧岩录第三则、第五则〕（《佛光大辞典》）

27 同途不同辙：走同样的路途，不沿同样的车辙，比喻目的相同，做法不同。（尚之煜校注《碧岩录》）

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雪窦道：“机轮曾未转，转必两头走。”若转不得，有什么用处？大丈夫汉，也须是识些子机变始得。如今人只管供他款²⁸，被他穿却鼻孔，有什么了期！这僧于电光石火中，能存机变，便礼拜。雪窦道“堪笑人来捋虎须”，百丈似一个大虫²⁹相似，堪笑这僧去捋虎须。

²⁸ 供他款：转述别人的话。供，述说。他款，别人的话语或情况。《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向师家供情款，全不知用机变也。”

²⁹ 大虫：老虎。

第四十则 陆巨天地同根

垂示云：

休去歇去，铁树开花；有么有么？黠儿落节¹。直饶七纵八横，不免穿他鼻孔²。且道諝讹³在什么处？⁴试举看：

举：

陆巨大夫⁵与南泉⁶语话次，陆云：“肇法师⁷道，‘天地

¹ 黠儿落节：精明的人却赔了本。黠儿，精明之人。落节，失利，原为商贾用语，指做生意亏本了。《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着语于大休大歇底面前，如大夫黠儿汉，早已失利了。”

² 直饶七纵八横，不免穿他鼻孔：意指再灵活变换也不免被牵着鼻子走。穿他鼻孔：隐用牛鼻穿绳之喻，谓受制于外物，不得超脱自在。亦指机锋较量中处于被动。《五灯会元》卷二〇，玉泉昙懿：“进一步则被拄杖子迷却路头，退一步则被拄杖子穿却鼻孔。”（袁宾、康健《禅宗大词典》）

³ 諝讹：有“深密，玄妙”义，《碧岩录》书第19则《俱胝一指》：“雪窦会四六文章，七通八达，凡是諝讹奇特公案，偏爱去颂。”《碧岩录》第66则《岩头收剑》：“诸人且道，这里合下得什么语，免得他笑，又免得雪峰行棒赶出？这里諝讹若不亲证亲悟，纵使口头快利，至究竟透脱生死不得。”《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佛祖諝讹，离名绝相，不守窠窟，单明向上一路。”“諝讹”的“深密，玄妙”义与“疑惑，疑难”义有内在联系，因禅旨深密故产生参究的疑难，而至疑至难恰可逼近玄旨妙义。此义亦与“諝讹”本义“混淆讹误”密切相关，禅家许多公案在常人看来似乎混淆讹误，但悟者明白那是机锋所在，体现了微妙禅旨，如“张公吃酒李公醉”、“面南望北斗”之类便可称为“諝讹”言句。（参袁宾《“啰哩”考（外五则）》）

⁴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已是黠儿，为什么失己利？已是纵横自在汉，因何被穿却鼻孔，是紧要处也。”

⁵ 陆巨大夫：(764-834)，字景山，苏州人，南泉普愿禅师之在家得法弟子。南泉禅师晚年在池州传法时，陆巨曾邀请南泉禅师入宣州治所供养、亲近、问法。

⁶ 南泉：南泉普愿禅师(748~834)唐代僧。郑州新郑(河南开封新郑)人，俗姓王。十岁，受业于大隗山大慧，苦节笃励，勤勉奋发。大历七年(772)，就嵩山会善寺曷律师受具足戒，研习法砺律师所唱创之相部律宗。未久，游诸讲肆，听楞伽、华严等经，又通达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之玄义。后参谒江西马祖道一，有所省悟。贞元十一年(795)，于池阳南泉山建禅宇，三十余年不出山。太和(827~835)初年，应众请出山。由是，学徒云集，法道大扬。一日，东西两堂争猫儿，师乃对大众说：“道得即救取猫儿，道不得即斩却也。”众中无有能应对者。师乃斩猫，以截断学徒之妄想。故有“南泉斩猫”之语，脍炙人口。太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示寂，世寿八十七。世称南泉普愿。有语录一卷。法嗣有从谏、昙照、师祖等十七人。[宋高僧传卷十一、景德传灯录卷八、联灯会要卷四、五灯会元卷四、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禅宗正脉卷三]（《佛光大辞典》）

⁷ 肇法师：(384~414)东晋僧。长安人，俗姓张。家贫，以佣书为业，遂得博览经史。初好老庄，及读维摩经而感悟，遂出家。善方等大乘经典，兼通三藏，冠年名声已震关中。才思幽玄，精于谈论。闻鸠摩罗什羁留凉土，前往从之，罗什叹为奇才。及至姚秦破凉，乃随

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⁸也甚奇怪(鬼窟里作活计，画饼不可充饥。也是草里商量⁹。)。 ”

南泉指庭前花，召大夫云(道恁么？咄！经有经师，论有论师，不干山僧事。¹⁰咄！¹¹大丈夫当时下得一转语，不唯截断南泉，亦乃与天下衲僧出气。¹²)：“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¹³(鸳鸯绣了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¹⁴莫寐语¹⁵！引得黄莺下柳条¹⁶。)。 ”

陆巨大夫久参南泉，寻常留心于理性中，游泳《肇论》。一日，坐次，遂拈此两句，以为奇特，问云：“肇法师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也甚奇怪。”肇法师，

侍罗什入长安。禀姚兴之命，与僧睿等于逍遥园详定经论，解悟弥深，被称为解空第一。弘始六年(404)，罗什译出大品般若经，师乃撰般若无知论呈之，颇受鸠摩罗什及慧远之赞赏。后又撰述不真空论、物不迁论、涅槃无名论、注维摩诘经十卷等。惜英龄遽折，义熙十年示寂，年仅三十一。今有学者推定其出生年应为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后人收集僧肇所著之宗本义、物不迁、不真空、般若无知、涅槃无名诸论，题名为“肇论”行世。此外，僧肇之著述，相传又有宝藏论一卷、维摩诘经序、长阿含经序、百论序等。然宝藏论实为后人所伪托，并非僧肇所撰。其他有关僧肇之著作，出三藏记集卷十二、东域传灯目录、增补诸宗章疏录、法华玄论卷二等，有不同记载。[佛祖历代通载卷八、梁高僧传卷六、出三藏记集卷八、卷九、肇论疏卷上、魏书释老志第二十](《佛光大辞典》)

⁸ 此句出自《肇论·涅槃无名论》。

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大夫引来《肇论》别无向上所谈故也。”

¹⁰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游泳教海，说理性底人亦据经建议，辨邪正底人各有其师，我禅门无一法与人，虽南泉的示，岂干我事？”

¹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重重剿绝。”

¹²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福本无‘大丈夫’三字。言大夫若于南泉指花端的下得一转语，塞断他喉门，他不但吐后语不得，令天下衲子气息自在通者。”

¹³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这一句不唯打破陆巨认来底梦幻伴子，大地众生空劫以来未觉底梦境当下灭却了。惜乎！大夫不开梦眼。文殊偈云：‘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还醒觉此梦么？十地犹未得纯真在。《五灯》严统第三南泉章：师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云云，陆罔测。”

¹⁴ 鸳鸯绣了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绣出的鸳鸯任凭人观赏，但不要把使用金针的技巧传授给他人。意为明见佛性的事，只能自心去领悟，而不能从外得。(尚之煜校注《碧岩录》)《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南泉指示处，罗文巧妙，只任大夫看。于其线路妙密处莫必传示人也。”

¹⁵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南泉也是浓睡人。”

¹⁶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南泉以一句，醒觉大夫理性窟里睡梦。胡钉铍诗云：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

乃晋时高僧，与生¹⁷、融¹⁸、睿¹⁹同在罗什门下，谓之四哲。幼年好读庄老，后因写古《维摩经》，有悟处，方知庄老犹未尽善，故综诸经，乃造四论。庄老意谓：天地形之大也，我形亦尔也，同生于虚无之中。庄生大意，只论齐物。肇公大意，论性皆归自己。不见他《论》中道：“夫至人空洞无象，而万物无非我造，会万物为自己者，其唯圣人乎！”²⁰虽

17 生：道生（355~434）又称竺道生。东晋时之涅槃经学者。钜鹿（河北平乡）人，寓居彭城（江苏铜山），俗姓魏。师事竺法汰，故改姓竺。十五岁，即登讲座，虽宿学名士莫能抗敌。二十岁，受具足戒，讲演之声誉遍天下。初住建业龙光寺，后入庐山幽栖七年，师事慧远，博研经论。复至长安受鸠摩罗什之教，时称罗什门下四杰之一。义熙五年（409）归返建业，主张‘阐提成佛’、‘顿悟成佛’说，教界为之哗然，其他之涅槃学者亦排斥之，遂再度栖隐庐山。直至昙无讖译之大般涅槃经流传至建业，众人始叹师之卓识。著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应有缘论、辩佛性义、法华经义疏等，又僧肇所著之注维摩诘经、宝亮等所著之大般涅槃经集解等，皆常引用师之说法。此外提倡四种法轮说，予后世之影响极大。宋元嘉十一年入寂，世寿八十。弟子僧瑾、道猷等继续唱导顿悟之义。[东林十八高贤传、梁高僧传卷二、卷三、卷七、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卷十五]（《佛光大辞典》）

18 融：道融，魏晋时代僧。汲郡林虑（河南汲县）人。鸠摩罗什之门人。十二岁出家，初学外典。及三十岁，才解英绝，穷究内外经书。罗什入关后，师前往咨禀，罗什甚奇之。受姚兴之命，住于逍遥园，参与罗什之译场。后还彭城，讲说中论、法华等经，门徒甚多。后寂于彭城，世寿七十四。著有法华、大品般若、金光明、十地、维摩等经之义疏。师讲说法华经之际，每将经文分科为九辙，故时誉之为九辙法师。[梁高僧传卷六、法华传记卷二、大唐内典录卷三]（《佛光大辞典》）

19 睿：僧睿，东晋僧。魏郡长乐（河南安阳）人。生卒年不详。为关中四圣之一。少有出尘之志，十八岁剃发，依僧贤为师，二十岁即博通经论。尝听僧朗讲放光般若经，常质疑，僧朗叹其才。二十四岁，游历诸国讲说，听者成群。常慨禅法未传，及姚秦弘始三年（401）十二月鸠摩罗什至长安，即随受禅法；且请罗什出禅法要解，日夜修习，精练不息。司徒姚嵩深相礼敬，秦主姚兴亦称其才器。曾与僧肇等共参订罗什之译经。后人称之为罗什四大弟子（道生、僧肇、道融、僧睿）之一。当罗什译法华经时，至五百弟子授记品，为“天见人，人见天”一语之经文汉译，颇费思量，时僧睿建议改译为“人天交接，两得相见”，罗什甚喜之，一时传为佳话。后罗什出成实论，令僧睿讲说，其旨甚合罗什之意。僧睿平生愿求往生安养净土，每行住坐卧不敢正背西方。后自知命终，当众告别，入房洗浴，烧香礼拜，面向西方，合掌而寂，世寿六十七。此外，由僧睿自撰之大品经序中，得知僧睿尝师事道安。僧睿另制小品经序、法华经后序、大智度论序、中论序、十二门论序、思益经序、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自在王经后序、关中出禅经序（以上现存）、成实论序、百论序、思益经义疏序（以上散佚）等经序。又历代三宝记卷十五、法华经文句记卷八之四、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佛典疏钞目录卷上等，分别举出僧睿撰有二秦录一卷、二十八品生起、注法华经七卷、法华经疏若干卷等，此类记载恐非事实。法华经文句卷八下、法华传记卷二等则称僧睿曾科判法华经，作九辙，故时人呼为“九辙法师”，此事恐与道融之事迹混同。[出三藏记集卷八、卷十、梁高僧传卷六、佛祖历代通载卷八]（《佛光大辞典》）

20 《涅槃无名论·通古篇》《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新疏云：会，证会也。圣人了法即心，前则依性起相，此则会相归心，所以成圣。《楞严经》云：‘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

有神、有人、有贤、有圣各别，而皆同一性一体。

古人道：“尽乾坤大地，只是一个自己。寒则普天普地寒，热则普天普地热，有则普天普地有，无则普天普地无，是则普天普地是，非则普天普地非”。法眼云：“渠渠渠，我我我，南北东西皆可。不可，但唯我，无不可。”所以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石头因看《肇论》，至此“会万物为自己”处，豁然大悟，后作一本《参同契》，亦不出此意。看他怎么问，且道同什么“根”？同哪个“体”？到这里，也不妨²¹奇特。岂同他常人，不知天之高、地之厚？岂有怎么事？

陆巨大夫怎么问，奇则甚奇，只是不出教意。若道教意是极则，世尊何故更拈花？祖师更西来作么？南泉答处，用衲僧巴鼻²²，与他拈出痛处，破他窠窟，遂指庭前花，召大夫云：“时人见此一株花，如梦相似。”如引人向万丈悬崖上，打一推，令他命断。尔若平地上推倒，弥勒佛下生，也只不解命断，亦如人在梦，欲觉不觉，被人唤醒相似。南泉若是眼目不正，必定被他搽糊²³将去。看他怎么说话，也不妨难会。若是眼目定动²⁴、活底闻得，如醍醐上味；若是死底闻得，翻成毒药。

己为物，失于本心，为物所转。若能转物，即同如来。’云庵云：昔石头和尚读至于此，遂豁然大悟，曰：圣人无己靡所不己，法身无相谁云自他？圆鉴虚照于其间，万象体玄而自现。”

²¹ 不妨：真是，实在。甚词。

²² 巴鼻：领悟禅法的着手处，悟入处；亦指禅机，机锋。

²³ 搽糊：意思是折腾，作弄。

²⁴ 眼目定动：《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眼目定动，谓俊利相。”

古人道：“若于事上见，堕在常情。若向意根下卜度，卒摸索不著。”岩头道：“此是向上人活计。”只露目前些子，如同电拂，南泉大意如此。有擒虎兕、定龙蛇底手脚，到这里也须是会始得。不见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学者劳形，如猿捉影”。看他雪窦颂出：

闻见觉知非一一（森罗万象，无有一法，七花八裂，眼耳鼻舌身意，一时是个无孔铁锤。），

山河不在镜中观（我这里无这个消息。长者自长，短者自短，青是青，黄是黄，尔向什么处观？）。

霜天月落夜将半（引尔入草了也！遍界不曾藏，切忌向鬼窟里坐。），

谁共澄潭照影寒（有么有么？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愁人莫向愁人说，说向愁人愁杀人。）。

南泉小睡话，雪窦大睡语，虽然作梦，却作得个好梦。前头说一体，这里说不同。“闻见觉知非一一，山河不在镜中观。”若道在镜中观，然后方晓了，则不离镜处。山河大地，草木丛林，莫将镜鉴；若将镜鉴，便为两段。²⁵但只可山是山，水是水，法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山河不在镜中观，且道向什么处观？还会么？到这里，向“霜天月落夜将半”——这边与尔打并了也，那边尔自相度。还知雪窦以本

²⁵ 若将镜鉴，便为两段：此时如果有以镜照物之心，那就会将本为一体的事物打成（有无、能所等）两段。（尚之煜校注《碧岩录》）

分事为人么？“谁共澄潭照影寒”，为复自照？为复共人照？
须是绝机绝解，方到这境界。即今也不要澄潭，也不待霜天
月落，即今作么生？

第四十二则 庞居士好雪片片

垂示云：

单提独弄，带水拖泥；敲唱俱行，银山铁壁。拟议则髑髅前见鬼¹，寻思则黑山下打坐²。³明明杲日雨天，飒飒清风匝地。且道古人还有諝讹⁴处么？”试举看：

举：

庞居士⁵辞药山⁶(这老汉作怪也。)，山命十人禅客，相送

¹ 髑髅前见鬼：见到髑髅也就是见到鬼，在髑髅面前见到鬼，比喻又增一层烦恼。髑髅，dú lóu，人之头骨。

² 黑山下打坐：比喻在枯寂境中见不到自性光明。

³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于如上宗师面前涉拟议思量，则欠活机用，不觉死却识情之暗窟，了是全客底。”

⁴ 諝讹：在公案语录中有多种意思，有“深密，玄妙”义，有“混淆讹误”意等。此处概指禅家所反对的“依倚”，这种“依倚”是参禅过程中所依凭的种种表显事象言句。如：《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九：“不与一法作对，正体迢然；万象不能覆藏，神机历掌。望州亭、乌石岭、僧堂前相见，已涉諝讹；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已拖泥带水。到这里上根利智剔起便行，不落言诠，不拘机境，直下向文彩未彰已前，一时坐断。”“諝讹”与句中所说的“言诠”、“机境”、“文彩”均属此列。还有《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四：“欲提持向上那边事，直下无启处。始欲卷而怀之，又乃文彩已彰。正当恁么时如何？要识他家全意气，三千里外绝諝讹。”《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密密意绝諝讹，深深机没回互。”（参袁宾《“啰哩”考（外五则）》）

⁵ 庞居士：庞蕴（？～808）唐代著名在家禅者。世称庞居士、庞翁。衡阳（湖南）人。世代业儒，独蕴慕内法。贞元（785～804）初年，参谒石头希迁，颇有领悟。复爱丹霞天然（739～824）风采，与之终生为友。此外，亦与药山惟俨、齐峰、百灵、松山、大梅法常、洛浦、仰山等禅林硕德频相往来。一日，石头问云：子自见老僧以来，日用事作么生？庞蕴对曰：若问日用事，即无开口处。并呈一偈，末二句云：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石头然之，复问曰：子以缁耶？素耶？对曰：愿从所慕。遂不剃染，而终其生以在家之身分举扬方外之风。后至江西参礼马祖道一，问：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祖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庞蕴于言下领旨，顿悟玄机，乃留驻两年。其后，以机辩迅捷，为诸方所瞩目。元和（806～820）年间，北游襄阳，因爱其风土，遂以舟沈其资财于江，偕其妻、子躬耕于鹿门山下。访道者日至，所谈皆机锋语，其妻、子均因之彻悟。元和三年歿（一说元和十年，或谓太和年间）。后世誉称为襄阳庞居士、东土维摩；与梁代之傅大士并称。遗有庞居士语录，系其生前好友节度使于迪所编，该书于历代禅林颇受重视，如五代之祖堂集、宋初之宗镜录、景德传灯录等皆曾引用部分内容。（《佛光大辞典》）

⁶ 药山：药山惟俨禅师（751～834）唐代僧。属青原行思之法系。山西绛州人，俗姓韩。十七岁依潮阳（广东）西山慧照禅师出家。大历八年（773）就衡山希澡受具足戒。博通经论，

至门首(也不轻他,是什么境界?也须是识端倪底衲僧始得)。居士指空中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别处(无风起浪,指头有眼。这老汉言中有响。))。”

时有全禅客云:“落在什么处(中也!相随来也⁷,果然上钩来。)?”

士打一掌(著!果然,勾贼破家⁸。))。

全云:“居士也不得草草⁹(棺木里瞠眼¹⁰。))。”

士云:“汝怎么称禅客,阎老子未放汝在(第二杓恶水泼了。何止阎老子,山僧这里也不放过。))。”

全云:“居士作么生(粗心不改¹¹,又是要吃棒。这僧从头到尾不著便¹²。)?”

士又打一掌(果然!¹³雪上加霜。吃棒了呈款¹⁴。),云:“眼见如盲,口说如哑(更有断和句¹⁵,又与他读判语¹⁶。))。”

严持戒律。后参谒石头希迁,密领玄旨。次参谒马祖道一,言下契悟,奉侍三年。后复还石头,为其法嗣。不久,至澧州药山,广开法筵,四众云集,大振宗风。一夜,登山经行,忽云开见月,大笑一声,遍于澧阳东九十余里,居民均闻其声。朗州刺史李翱赠诗云:“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唐太和八年(834)示寂,世寿八十四。一说太和二年十二月示寂,世寿七十。敕谥“弘道大师”。[宋高僧传卷十七、祖堂集卷四、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传法正宗记卷七、佛祖统纪卷四十二、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五灯会元卷五](《佛光大辞典》)

7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随居士之语转来故。”

8 勾贼破家:《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勾引这老贼禅客,却被夺屋财去也。”

9 草草:草率。

10 棺木里瞠眼:不死心。

11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见地不妙密故,两回三度逐土块走。”

12 不著便:唐人俗语。不方便;不得便宜。

13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将谓可行令。”

14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如全客痴汉,被打着也当陈情款。”

15 断和句:《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譬如二人有怨恨,绝亲友之交时,旁和断之,令彼得亲睦,此谓断和。今居士自收恶手脚,却与他说好雪之落处,是便断和也。”

16 判语:原指判决书或判决之语,此指为其再出言句,决断道理。《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为全客决断道理。”

雪窦别云：“初问处，但握雪团便打（是则是，贼过后张弓¹⁷，也漏逗¹⁸不少。虽然如是，要见箭锋相拄¹⁹，争奈落在鬼窟里了也。）。”

庞居士参马祖、石头，两处有颂。初见石头，便问：“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声未断，被石头掩却口，有个省处，作颂道：“日用事无别，唯吾自偶谐。头头非取舍，处处没张乖。朱紫谁为号，青山绝点埃。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后参马祖，又问：“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祖云：“待尔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士豁然大悟，作颂云：“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此是选佛场，心空及第归。”

为他是作家²⁰，后列刹²¹相望，所至竞誉²²。到药山，盘桓既久，遂辞药山。山至重他，命十人禅客相送。是时值雪下，居士指雪云：“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全禅客云：“落在什么处？”士便掌。全禅客既不能行令²³，居士令行一半。令虽行，全禅客怎么酬对也，不是他不知落处，各有机锋，

¹⁷ 贼过后张弓：贼已逃走，方拉开弓。多用以斥责机思迟缓者。（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¹⁸ 漏逗：泄露，泄漏。禅录用例常指泄露禅法玄旨。按禅旨虽不可言说，然高手宗师本分示人，自可直指心地。泄露禅旨的说法，带有诙谐意味。（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¹⁹ 箭锋相拄：意谓禅机如同箭锋，迅速准确，互相契中。拄：顶、抗。（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²⁰ 作家：禅宗称谓。指某些不仅能传承祖师禅法，且能不守成规、灵活运用禅法思想的禅师。

²¹ 列刹：诸方禅刹。

²² 竞誉：竞相赞誉。

²³ 行令：谓实行本分的禅机施設。（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卷舒不同，然有不到居士处，所以落他架下，难出他彀²⁴中。居士打了，更与说道理云：“眼见如盲，口说如哑。”雪窦别前语云：“初问处，但握雪团便打。”雪窦恁么，要不辜他问端，只是机迟。庆藏主²⁵道：“居士机如掣电，等尔握雪团到几时？和声便应和声打，方始剿绝。”雪窦自颂他打处云：

雪团打，雪团打(争奈落在第二机！²⁶不劳拈出。²⁷头上漫漫，脚下漫漫。²⁸)，庞老机关没可把²⁹(往往有人不知，只恐不恁么。)

天上人间不自知(是什么消息？雪窦还知么？)，眼里耳里绝潇洒(箭锋相拄，眼见如盲，口说如哑。)

潇洒绝(作么生？向什么处见庞老与雪窦。)，碧眼胡僧³⁰难辨别(达磨出来，向尔道什么？打云：阇黎道什么？一坑埋却。)

“雪团打雪团打，庞老机关没可把。”雪窦要在居士头上行。古人以雪明一色边事，雪窦意道，当时若握雪团打时，居士纵有如何机关，亦难构得³¹。雪窦自夸他打处，殊不知，

²⁴ 彀：音 g ò u，弓箭射程所及的范围，喻圈套、牢笼。

²⁵ 庆藏主：自庆藏主者，蜀人，丛林知名，遍参真如、晦堂、普觉诸大老。这是后来自庆藏主点评雪窦的话。

²⁶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若是第一机上，居士未指雪以前推倒去较些子。”

²⁷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已落第二头故。”

²⁸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展开一色边。”

²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玄机密转，间不容发，此谓之机关。我如此握雪团连打时，直饶庞老有如何俊机，如我何？”

³⁰ 碧眼胡僧：指中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略称“碧眼”、“碧眼胡”，亦称“碧眼胡儿”。(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³¹ 构得：领悟、明了。

有落节³²处。

“天上人间不自知，眼里耳里绝潇洒。”眼里也是雪，耳里也是雪，正住在一色边，亦谓之“普贤境界”、“一色边事”，亦谓之“打成一片”。云门道：“直得尽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句；不见一色，始是半提³³；若要全提³⁴，须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到这里，须是大用现前，针扎不入，不听他人处分。所以道，“他参活句，不参死句”。古人道：“一句合头³⁵语，万劫系驴橛。”有什么用处？雪窦到此颂杀了，复转机道，只此潇洒绝，直饶是碧眼胡僧也难辨别。碧眼胡僧尚难辨别，更教山僧说个什么？

³² 落节：吃亏。多谓言句作略受挫。

³³ 半提：非完全彻底的禅法提示。相对于“全提”而言。《云门广录》卷中：“师有时云：‘直得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是转句。不见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须知有全提时节。’”（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³⁴ 全提：完全提起宗门之纲要。袁宾《禅宗词典》：完全彻底的提示。是超越言句义理的、直指人心的禅机施設。《五灯会元》卷一八，南峰永理：教分三藏，直指一心。或全提而棒喝齐施，或纵夺而宾主互设。或金刚按剑，或师子翻身。或照用雷奔，或机锋电掣。无非剪除邪妄，开廓玄微。直下明宗，到真实地。《古尊宿语录》卷十七〈云门匡真禅师广录〉：“上堂云：‘教意提不起。过在什么处？’代云：‘为你虾蟆活。’”

³⁵ 合头语：“合头”指的是先前已有的合符道法的语句教说，也就是所谓“合头语”，在禅家看来，属于“从门入者，不是家珍”，“看他人食，终自不饱”，是障碍学人发悟的“死句”，而不是活泼泼的、从自己胸襟里流出的“活句”。模仿这种“合头语”，并不是以真心参禅，所以受到禅师们的批评与否定。可以说“合头语”就是“相似语”，是有所计较、有所依倚、落前人窠臼的言句。日本无着道忠曾对《虚堂和尚语录》里“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作过这样的解释：“合头，与理合也。头，助辞。系驴之橛，令驴不得自在，今比堕理味，不得自由也。”（见其《虚堂录犁耕》手稿本）《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十二：“山僧二十七年开个铺席，与一切人解粘去缚，抽钉拔楔，令一个个无窠臼，无计较，不作合头语，不作相似语，不依倚一物”《祖堂集》卷五华亭和尚：“师才望见二个座主，便问：座主从那个寺里住？对曰：寺即不住，住即不寺。师云：为什么故不住？对曰：目前无寺。师曰：什摩处学得来？对曰：非耳目之所到。师曰：一句合头意，万劫系驴橛。便打数下。”同书：“参学须参真心匠，合头虚诈不劳聆。”《祖堂集》卷六洞山和尚：“僧曰：全肯（先师）为什摩辜负先师？凤池云：守着合头则出身无路。”（参袁宾《“啰哩”考（外五则）》）

第五十三则 百丈野鸭子

垂示云：

遍界不藏，全机独露。触途无滞，著著有出身之机；¹句下无私²，头头有杀人之意³。且道古人毕意向什么处休歇？试举看：

举：

马大师⁴与百丈⁵行次，见野鸭子飞过（两个落草汉草里辊，暮顾⁶作什么？），大师云：“是什么（和尚合知。这老汉鼻孔也不知。）？”

丈云：“野鸭子（鼻孔已在别人手里，只管供款⁷。第二杓恶水更毒。）。”

大师云：“什么处去也（前箭犹轻后箭深。第二回啗啄⁸，也合自知。）？”

丈云：“飞过去也（只管随他后转，当面蹉过。）。”

¹ 处处都畅通无阻，每一步都有转身出头的机会。

²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虽一句一言皆与道合。”

³ 每一处手段都能够斩杀一切情识妄见。《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言行共有打破无明壳子，杀尽识贼魁头之用，已上皆系马大师之作略也。”

⁴ 马大师：马祖道一禅师。

⁵ 百丈：百丈怀海禅师。

⁶ 暮顾：糊涂，呆极。金元俗文学中写作“暮故”、“暮古”、“慕古”。魏了翁《蝶恋花·钱汪漕使杲劝酒》：“可煞潼人真慕顾，接得官时，只道来何暮？岁岁何曾椿得住，遂人又见迎将去。”忠曰：“暮顾讹作暮顾耳。”忠（无著道忠）曰：“放暮顾，自古无解释者，予窃谓放纵也。暮顾或作暮顾、暮故、慕固，盖与模糊音近借用。模糊，漫貌（可会），分晓也。”

⁷ 供款：供，述说。款，指叙说之语。

⁸ 啗啄：此引申为进一步的引诱。啗，dàn同“啖”，吃，引申为用利益引诱。啄，鸟类用嘴取食物。《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再勘辨处太紧切故。”

大师遂扭百丈鼻头(父母所生鼻孔却在别人手里, 捩转枪头⁹, 裂转鼻孔来也。), 丈作忍痛声(只在这里, 还唤作野鸭子得么? 还识痛痒么?)。

大师云: “何曾飞去(莫瞒人好, 这老汉元来只在鬼窟里作活计¹⁰。)!”

正眼观来, 却是百丈具正因, 马大师无风起浪。诸人要与佛祖为师, 参取百丈。要自救不了, 参取马祖大师。看他古人二六时中, 未尝不在个里。百丈卅¹¹岁离尘, 三学该练。属大寂阐化南昌, 乃倾心依附, 二十年为侍者, 及至再参, 于喝下方始大悟。而今有者道, “本无悟处, 作个悟门, 建立此事”。——若恁么见解, 如狮子身中虫, 自食狮子肉。不见古人道: “源不深者流不长, 智不大者见不远。”若用作建立会, 佛法岂到如今?

看他马大师与百丈行次, 见野鸭子飞过, 大师岂不知是野鸭子? 为什么却恁么问? 且道他意落在什么处? 百丈只管随他后走, 马祖遂扭他鼻孔, 丈忍痛声, 马祖云: “何曾飞去?” 百丈便省。而今有底错会——才问著, 便作忍痛声——且喜跳不出! 宗师家为人, 须为教彻。见他不会, 不免伤锋犯手, 只要教他明此事。所以道, “会则途中受用, 不

⁹ 捩转枪头: 掉转枪头。捩 li è 转: 扭转; 转动。《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 “于飞去处扭鼻头, 令他飞不得故也。”

¹⁰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 “似认昭昭灵灵而指示, 故抑。”

¹¹ 卅: 音 gu à n, 儿童束发成两角的样子, 指幼年。

会则世谛流布”。马祖当时若不扭住，只成世谛流布。也须是逢境遇缘，宛转教归自己，十二时中无空缺处¹²，谓之性地明白。若只依草附木¹³，认个驴前马后¹⁴，有何用处？

看他马祖、百丈恁么用，虽似昭昭灵灵，却不住在昭昭灵灵处。百丈作忍痛声，若恁么见去，遍界不藏¹⁵，头头成现。所以道，“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

马祖次日升堂，众才集，百丈出，卷却拜席，马祖便下座，归方丈次，问百丈：“我适来上堂，未曾说法，尔为什么便卷却席？”丈云：“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祖云：“尔昨响甚处留心？”丈云：“今日鼻头又不痛也。”祖云：“尔深知今日事。”丈乃作礼，却归侍者寮哭。同事侍者问云：“尔哭作什么？”丈云：“尔去问取和尚。”侍者遂去问马祖，祖云：“尔去问取他看。”侍者却归寮问百丈，丈却呵呵大笑。侍者云：“尔适来哭，而今为什么却笑？”丈云：“我适来哭，如今却笑。”看他悟后，阿辘辘¹⁶地，罗笼不住，自然玲珑。雪窦颂云：

野鸭子(成群作队，又有一只。)，**知何许**¹⁷(用作什么？如麻

¹²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只是打成一片。”

¹³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依着境不独脱底。”

¹⁴ 驴前马后：指奴仆在主人前后服役效劳，一切受人支配。禅宗提倡自我为主，认识自己主人公的地位，用“驴前马后”比喻失去自我。

¹⁵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已上物物上显露故。”

¹⁶ 阿辘辘：此形容灵利者或悟道者机用圆转。

¹⁷ 知何许：有多少呢？何许，询问多少。《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这野鸭子现千身、万身、百亿无量身。”

似粟¹⁸。)？马祖见来相共语(打葛藤有什么了期？说个什么？独有马祖识个俊底。¹⁹)。

话尽山云海月情(东家杓柄长，西家杓柄短。知他打葛藤多少。)，依前不会还飞去(因²⁰！莫道他不会言。飞过什么处去？)。

欲飞去(鼻孔在别人手里，已是与他下注脚了也。)，却把住(老婆心切！更道什么？)。

道！道！(什么道？不可也教山僧道，不可作野鸭子叫。苍天苍天！²¹脚跟下好与三十棒²²。不知向什么处去。)

雪窦劈头便颂道：“野鸭子，知何许”，且道有多少？“马祖见来相共语”，此颂马祖问百丈云“是什么”，丈云“野鸭子”。“话尽山云海月情”，颂再问百丈“什么处去”。马大师为他意旨，自然脱体，百丈依前不会，却道“飞过去也”，两重蹉过。“欲飞去，却把住”，雪窦据款结案²³。又云：“道道”，此是雪窦转身处。且道：作么生道？若作忍痛声则错；若不作忍痛声，又作么生会？雪窦虽然颂得甚

¹⁸ 如麻似粟：麻和粟均为常见之物，比喻既多又普通。《大慧语录》卷四《示妙证居士(聂寺丞)》：“无常迅速，生死事大。众生界中顺生死底事，如麻似粟。拨整了一番，又一番到来。”（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¹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知百丈俊机者，唯马祖一人耳。”

²⁰ 因：huò，用同“咄”

²¹ 苍天苍天：感叹语，或为哭喊语。常见重复使用。多用于感叹、讥刺对方不契禅机，亦用以示机、接机。

²² 脚跟下：喻指目前眼下、本人身边。禅家认为，禅法就在目前，就在身边。《杨岐语录》：“雾锁长空，风生大野，百草树木作大狮子吼，演说摩诃大般若，三世诸佛在你诸人脚跟下转大法轮。若也会得，功不浪施。”《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于离言处要令人道，雪窦须是与人三十棒。”

²³ 据款结案：款，款状，即口供。案，案牒。原指根据口供进行裁决。（王闰吉、陈繆译注《诸录俗语解》第三卷《碧岩集》第一则）忠曰：款者，罪人白状供通实诚也。（王闰吉《葛藤语笈》校释第九卷）《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拈百丈口款与马师作略来颂故。”

妙，争奈也跳不出。

第七十三则 马祖四句百非

垂示云：

夫说法者，无说无示。其听法者，无闻无得。说既无说、无示，争如不说？听既无闻无得，争如不听？而无说又无听，却较些子¹。只如今诸人，听山僧在这里说，作么生免得此过？具透关眼²者，试举看：

举：

僧问马大师³：“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某甲西来意。”

(什么处得这话头来？哪里得这消息？)

马师云：“我今日劳倦，不能为汝说，问取智藏⁴去。”

(退身三步⁵，蹉过⁶也不知。藏身露影⁷，不妨⁸是这老汉推过与别人。)

僧问智藏(也须与他一拶，蹉过也不知。)，藏云：“何不

¹ 较些子：马马虎虎，说得过去。《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真说无说，真闻无闻故也。”

² 透关眼：穿透禅机关口的眼光，指法眼。《密庵语录》：“第一义谛，空洞无象，表里一如。佛及众生，尽为增语。且作么生观？若有心观属妄想，无心观属断见，不有不无心观，颠预佛性。莫有具透关眼底衲僧，出来，大家擎展。”（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³ 马大师：马祖道一禅师。

⁴ 智藏：西堂智藏禅师（735~814）唐代禅僧。虔化（江西）人，俗姓廖。八岁出家，二十五岁受具足戒。于建阳佛迹岩参礼马祖道一，受心印及袈裟。于道一示寂后，唐贞元七年（791），依众请开堂，后住锡于虔州西堂，宣扬马祖禅风。与百丈怀海、南泉普愿共称马祖门下之三大士。元和九年示寂，世寿八十，法腊五十五。穆宗敕谥“大觉禅师”。嗣法弟子有虔州处微，及新罗僧鸡林道义、本如、洪涉、慧彻等。师之禅风盛行于新罗。其弟子中，道义返国后住于迦智山创派，洪涉亦于实相寺创派，皆为朝鲜曹溪宗九山之一。[宋高僧传卷十道一传、祖堂集卷十五、景德传灯录卷七、联灯会要卷五、五灯会元卷三、朝鲜禅教考、朝鲜金石总览上]（《佛光大辞典》）

⁵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逢这一句谁得进前？”

⁶ 蹉过：错过（机锋），错失（契悟时机）。

⁷ 藏身露影：《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道不能为汝说是藏身相似，然其底意早劈彼一路，是即露影也。”《碧岩录不二钞》于此著语云：“既是离四句而绝百非，有何祖意之可说取？马祖不行正令者，藏身也。今日劳倦不为汝说者，露影也。”

⁸ 不妨：真是，实在。甚词。

问和尚？”（草里焦尾大虫⁹出来也。道什么？直得草绳自缚，去死十分¹⁰。）

僧云：“和尚教来问”。（受人处分¹¹，前箭犹轻后箭深。）

藏云：“我今日头痛，不能为汝说，问取海兄去。”（不妨是八十四员善知识，一样患这般病痛。¹²）

僧问海兄¹³（转与别人，抱赃叫屈¹⁴。），海云：“我到这里却不会（不用忉忉，从教千古万古黑漫漫。¹⁵）。”

僧举似马大师（这僧却有些子眼睛。），马师云：“藏头白，海头黑¹⁶（寰中天子勅，塞外将军令。¹⁷）。”

⁹ 焦尾大虫：黑尾巴尖的老虎。

¹⁰ 直得草绳自缚，去死十分：好像用草绳子拴住自己，离死还远得很。意为问僧并没有完全领悟智藏的话，尚远不能打灭妄想。（尚之煜校注《碧岩录》）

¹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无自智计，徒受人处置分断。”

¹²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马祖下尊宿一样有点化自在作略也。黄檗曰：马祖出八十余员大善知识。”

¹³ 海兄：百丈怀海禅师。

¹⁴ 抱赃叫屈：抱着赃物，却叫冤屈，本指盗贼的抵赖十分笨拙可笑。

¹⁵ 不用忉忉，从教千古万古黑漫漫：不用忧愁，从此让千古万古都黑漫漫的算了。（以反语启发人）。（尚之煜校注《碧岩录》）

¹⁶ 藏头白，海头黑：俗谚，谓强手遇上更强手。意思是智藏已经很狡猾了，怀海更狡猾。本源是“侯白侯黑”，北宋文学家秦观《淮海集》中的《二侯说》。福建有个叫做侯白的狡诈骗子，坑人不少。有一天路过一地，看见井旁有个名叫侯黑的女子伤心地坐在那里。问她，她说自己有耳坠掉到井里了，价值百金，若是有人能帮忙捞上来，一定分一半给对方。侯白想，一个女子，肯定也没什么威胁，捞上来东西，谅她也不敢赖账。于是就下井去打捞宝贝。结果什么都没捞到。等他上来时，却发现那女子拿走了他的物品，逃之夭夭了。后来福建一带的人，描述那些相互算计的人说“我已侯白，伊更侯黑”。这个谚语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很精明了，可是他更猴精。侯白，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是隋代的一个学者和机智之士。曾经当过小官，还被隋文帝杨坚接见过。他有著作《旌异记》，已经失佚。《太平广记》中记载了好几则侯白和杨素的诙谐、幽默故事。侯白这个机智人物，流传到民间却成了骗子形象，更加上“侯黑”的故事。形成了民间的谚语“侯白侯黑”。禅宗祖师们善用通俗语言，诙谐生动地表达某种禅意。《五灯会元》卷四：赵州和尚参投子大同禅师。赵州问：“大死底人却活时如何？”师曰：“不许夜行，投明须到。”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赵州和尚感叹：我本来已经是不安好心，狡猾无比了，可是对方更是厉害啊！（史文宏智正觉《颂古一百则》释义）

¹⁷ 寰中天子勅，塞外将军令：好比皇帝的圣旨，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又同塞外将军的军令具有不受制约处理一切事务的权利。形容权威性。

这个公案，山僧旧日在成都，参真觉¹⁸，觉云：“只消看马祖第一句，自然一时理会得。”且道：这僧是会来问？不会来问？此问不妨深远。离四句者：有，无，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离此四句，绝其百非，只管作道理，不识话头，讨头脑不见。若是山僧，待马祖道了，也便与展坐具¹⁹，礼三拜，看他作么生道？当时马祖，若见这僧来问“离四句绝百非，请师直指某甲西来意”，以拄杖劈脊便棒、赶出，看他省不省！

马大师只管与他打葛藤，以至这汉当面磋过，更令去问智藏，殊不知，马大师来风²⁰深辨。这僧懵懂，走去问智藏，藏云：“何不问和尚？”僧云：“和尚教来问。”看他这些子，拶²¹著便转，更无闲暇处。智藏云：“我今日头痛，不能为汝说得。问取海兄去。”这僧又去问海兄，海兄云：“我到这里却不会。”且道为什么？一人道头痛，一人云不会，

¹⁸ 真觉：瑞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县）黄檗惟胜真觉禅师，黄龙慧南禅师之法嗣，俗姓罗，潼川（治所在今四川三台县）人。圆悟克勤出家后于成都依文照、敏行二位禅师学习经论，深得奥义。后因大病，感悟出诸佛涅槃的正路不在声色文句之中，于是转向时在昭觉寺的真觉惟胜学习禅法。但惟胜禅师没有给他直接的开示，而是以偶然的臂伤出血进行暗示——“漕溪一滴”（正法眼藏）不在外生而在内出（自心血出），这让克勤禅师明白了“道固如是”的道理。后来，在惟胜禅师的鼓励下，克勤禅师开始出蜀行脚，先后拜谒过玉泉承皓、金銮信公、真如慕哲、自庆藏主、黄龙祖心、东林常总、白云守端等师，至舒州太平寺参五祖法演时，得其心印，名重一时。

¹⁹ 展坐具：将坐具展开。僧人见面时，展具是佛教礼拜的仪轨之一。坐具，又称“具”，又称尼师坛，是比丘六物之一，即坐卧时敷在地上、床上或卧具上的长方形布。唐代道宣律师认为：具是礼拜僧所用之具。如今具已作为在佛事活动中长时间礼佛时铺于拜垫、地上的用途。按照律制：具是比丘们所必须随身携带的用具。使用时应该自己展敷、自己收起，不应假手于人。携带时，折迭安置左臂袈裟之下，或放入衣囊之中。道宣律师所撰《戒坛图经》云：“尼师坛如塔之有基，比丘受戒，即身是五分法身之塔。”具有一种神圣的意义。

²⁰ 来风：禅语问答中对方所示机锋。

²¹ 拶：禅师巧作施設，截断言语知解，逼使学人无可用心，无路可通，陷于疑塞窘迫之中，然后有可能猛然激奋、跃入悟境，这种施設称为“逼拶”。

毕竟作么生？这僧却回来，举似马大师，师云：“藏头白海头黑。”若以解路卜度，却谓之相瞞。²²

有者道，“只是相推过²³”。有者道，“三个总识他问头，所以不答。²⁴”——总是拍盲²⁵地，一时将古人醍醐上味，著毒药在里许。所以马祖道：“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与此公案一般。若会得“藏头白海头黑”，便会“西江水”话。这僧将一担懵懂，换得个不安乐，更劳他三人尊宿入泥入水，毕竟这僧不瞥地²⁶。虽然一恁么，这三个宗师，却被个担板汉²⁷勘破。如今人只管去语言上作活计，云：“白是明头合，黑是暗头合。”只管钻研计较，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断意根，须是向正脉里自看始得稳当。

所以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不通凡圣。”若论此事，如当门接一口剑相似，拟议则丧身失命。又道：“譬如掷剑挥空，莫论及之不及，但向八面玲珑处会取。”不见古人道：“这漆桶²⁸。”或云：“野狐精²⁹。”或云：“瞎

²² 若以解路卜度，却谓之相瞞：这句话如果用平时的知见来推究，不异于欺瞞。（刘松林《碧岩探骊》）

²³ 只是相推过：他们几个是互相推诿，免生过患。（刘松林《碧岩探骊》）

²⁴ 三个总识他问头，所以不答：他们三个人都明了这个僧人的问题，故意不回答。（刘松林《碧岩探骊》）

²⁵ 拍盲：胡乱地，随意地。（李丰园《碧岩录研究》）刘松林《碧岩探骊》：毫无根据的瞎说。

²⁶ 不瞥地：没有领悟。瞥地：领悟，彻悟。

²⁷ 担板汉：指执着一端、不能通悟者。来源于唐代谚语：徐六担板——只见一边。

²⁸ 漆桶：禅家经常斥责未悟僧徒为“漆桶”，谓其心中旷劫无明结习胶固，好像盛漆的桶一般漆黑一团。

²⁹ 野狐精：禅林用语。原指野狐之精魅能作变幻，以欺诳他人。禅录中多用作对不合禅法者的责骂语，或机语问答时嘲谑对方的呵斥语。

汉。³⁰”且道，与一棒一喝，是同是别？若知千差万别，只是一般，自然八面受敌。要会藏头白、海头黑么？五祖先师道：“封后先生³¹”。雪窦颂云：

藏头白，海头黑（半合半开³²，一手抬一手搦³³，金声玉振³⁴。），
明眼衲僧会不得（更行脚三十年，终是被人穿却尔鼻孔³⁵！山僧故是口似匾担³⁶。）。

马驹踏杀天下人³⁷（丛林中也须是这老汉始得。放出这老汉。），
临济未是白拈贼³⁸（癞儿³⁹牵伴，直饶好手，也被人捉了也。）。

离四句，绝百非（道什么？也须是自点检看。阿爷似阿爹⁴⁰。），

³⁰ 瞎汉：指不明宗旨之人。常用作呵斥语。（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³¹ 封后先生：“封后先生”是上古之人，黄帝曾四处寻访他，请他出山做宰相，后来他辅助黄帝一统中原。这里比喻能契机入理的伶俐之人。（刘松林《碧岩探骊》）封后常作风后，“风后先生”是黄帝之臣，能通晓阴阳、推演历法、布阵行军。因此，依常人眼光看来，“风后先生”乃通人术士，所以也有“伶俐汉”的意思。有时在禅宗所表达的意向中，能掐会算却是思维情识之举，聪明反被聪明误，“风后先生”便自然成为反面形象。日本禅僧无著道忠（1653--1744）《禅林方语》“风后先生”条释云：“黄帝之臣，善谈兵法。伶俐汉，知而不用。”同书“风后”条亦云：“善谈兵法，尧摄政也。《前汉书》廿五下‘风后’注：‘黄帝臣。’”（王长林李家傲《禅录俗语词“风后先生”商诂》）《碧岩录不二钞》解释：“方语，善谈兵法，知而不用。”

³²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句面就黑白道，底里马祖这句，杀合这僧而露本分，故云半开也。”

³³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换却僧眼睛是搦，句中便露那消息是抬，一句中有擒纵也。”

³⁴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赞答处超逸也。……”

³⁵ 穿却鼻孔：隐用牛鼻穿绳之喻，谓受制于外物，不得超脱自在。亦指机锋较量中处于被动。《五灯会元》卷二〇，玉泉昙懿：“进一步则被拄杖子迷却路头，退一步则被拄杖子穿却鼻孔。”（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³⁶ 口似匾担：意谓哑口无言，闭口不言。《黄龙语录》：“药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被遵公倒靠，直得口似匾担，不胜懔懔。”《五灯会元》卷七，长庆慧棱：“大小德山被汝一问，口似匾担。”（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³⁷ 马驹踏杀天下人：拈般若多罗讖来颂马祖大机大用。六祖惠能曾经对弟子南岳怀让讲：“西方般若多罗讖，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其应在马祖。

³⁸ 白拈贼：徒手盗取他人财物，不露形迹者，谓之白拈贼。比喻禅师接人，以心印心，手段灵妙奇特，不留斧凿痕迹，是一种诙谐的说法。禅林常以“白拈贼”称临济义玄，含有临济施設高妙之义。（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³⁹ 癞儿：犹无赖，指狡诈蛮横之徒。

⁴⁰ 阿爷似阿爹：阿爷旧时用作对父亲之称谓，同样阿也用作对父亲之称谓。《碧岩集种电钞》

天上人间唯我知(用我作什么? 夺却拄杖子⁴¹, 或若无人无我, 无得无失, 将什么知?)。

“藏头白, 海头黑。”且道意作么生? 这些子, 天下衲僧跳不出。看他雪窦, 后面合杀⁴²得好, 道“直饶是明眼衲僧, 也会不得”。这个些子消息, 谓之神仙秘诀, 父子不传。释迦老子说一代时教, 末后单传心印, 唤作金刚王宝剑, 唤作正位。⁴³恁么葛藤, 早是事不获已⁴⁴。古人略露些子锋芒, 若是透得底人, 便乃七穿八穴⁴⁵, 得大自在。若透不得, 从前无悟入处, 转说转远也。

“马驹踏杀天下人”。西天般若多罗⁴⁶讖达磨云: “震旦虽阔无别路⁴⁷, 要假儿孙脚下行⁴⁸。金鸡解衔一粒粟⁴⁹, 供

于此著语云: “离四句绝百非亦不离绝, 元是无两般。”

⁴¹ 郢州芭蕉慧清禅师, 上堂拈拄杖示众曰: “你有拄杖子, 我与你拄杖子。你无拄杖子, 我夺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汾山喆云: “大汾即不然, 你有拄杖子, 我夺却你拄杖子。你无拄杖子, 我与你拄杖子。”大汾既如是。诸人还用得也未? 若人用得, 德山先锋, 临济后令。若也用不, 得且还本主。(《宗门拈古汇集》卷第三十二)

⁴² 合杀: 了结, 结局、结果或收场之义。

⁴³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 “《维摩经·佛道品》云: 若见无为入正位者云云。什曰: 若法忍至罗汉, 无生至佛, 皆名正位。又《思议经》曰: 思议梵天问文殊师利: 若法不生, 为何所得? 答言: 若知法不生, 即名为得。云云。见诸有为法不生相, 即入正位。又问: 云何名为正位? 答言: 我及涅槃等不作二, 是为正位。又曹山曰: 正位即空界, 本来无物。云云。”

⁴⁴ 事不获已: 无可奈何, 迫不得已。是禅师说法时的习惯语, 谓禅法本不立语言文字, 如今宣说, 只是情势所迫, 开方便法门而已。(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⁴⁵ 七穿八穴: 形容悟道透彻明白, 机用通畅无碍。穴: 穿透。《圆悟语录》卷二: “八穴七穿, 篆不雕之心印。百头千绪, 演不说之妙门。”(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⁴⁶ 般若多罗: (? ~457), 禅宗所立西天二十八祖中之第二十七祖。又称璎珞童子。东天竺人, 婆罗门种。幼丧父母, 常游于闾里, 行谊近似‘常不轻菩萨’。约二十岁遇二十六祖不如蜜多, 受付嘱而成为西天第二十七祖。得法后, 至南天竺香至国, 度王之第三子菩提多罗(即菩提达磨)并付其法, 未久即自焚其身而寂, 年寿不详。后菩提达磨东渡中国, 为我国禅宗之初祖。[出三藏记集卷九、景德传灯录卷二、五灯会元卷一](《佛光大辞典》)

⁴⁷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 “此讖马祖也, 无别路者, 道一谓: 虽震旦阔, 初祖法到。马祖道一大兴盛也。”

⁴⁸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 “转转嗣初祖法者, 皆是他儿孙也, 借脚下行至道一, 太

养十方罗汉僧⁵⁰。”又六祖谓让和尚曰：“向后佛法，从汝边去。已后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厥后江西法嗣，布于天下，时号马祖焉。达磨、六祖，皆先讖马祖，看他作略，果然别。只道“藏头白，海头黑”，便见踏杀天下人处。只这一句黑白语，千人万人咬不破。

“临济未是白拈贼。”临济一日示众云：“赤肉团上有一无位真人，常向汝等诸人面门出入。未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位真人？”临济下禅床，搯住⁵¹云：

“道！道！”僧无话，济拖开云：“无位真人是什么干屎橛⁵²！”雪峰⁵³后闻，云：“临济大似白拈贼。”雪窦要与他临济相见，观马祖机锋，尤过于临济，此正是白拈贼，临济未是白拈贼也。雪窦一时穿却了也，却颂这僧道：“离四句，绝百非，天上人间唯我知。”且莫向鬼窟里作活计。

古人云：“问在答处，答在问处。”早是奇特，尔作么生离得四句，绝得百非？雪窦道，此事唯我能知，直饶三世诸佛也觑不见。既是独自个知，诸人更上来求个什么？大泐真如⁵⁴拈云：“这僧恁么问，马祖恁么答，离四句绝百非，

多儿孙，是踏杀天下人者，从此祖道大行矣。是谓讖达磨而得马祖，祖道之旺也。”

⁴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此指南岳怀让和尚，让金州人也，鸡能知时而鸣，喻让应时出世以晓觉未悟也。一粒粟者，谓单传心印之一法也，法华如言：‘唯有一门。’”

⁵⁰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此谓南岳马祖针芥相投也。马祖汉州什邡县人也，只个单传心印一法，传汉州什邡县马祖也，《事苑》第八有解，披看。”

⁵¹ 搯住：搯 chōu，拽住。

⁵² 干屎橛：干燥成条形的粪便。

⁵³ 雪峰：雪峰义存禅师。

⁵⁴ 大泐真如：潭州大泐慕哲真如禅师。真如禅师，俗姓闻，名慕哲，临川人。其母在孕育他时，夜梦神僧授以宝镜，分娩时，白光照室。及长，祝发于南丰县城永安寺，即今之寿昌寺。云游诸方，参石霜楚园法嗣翠岩可真禅师，言下大悟，充可真侍者，为南岳下十二世。可真

智藏海兄都不知。要会么？不见道：马驹踏杀天下人！”

将入寂，病痛甚苦，哲侍者垂泣曰：“平生诃佛骂祖，今何为乃尔？”可真熟视之曰：“汝亦作此见解？”即起趺坐梵香而逝。可真灭后，慕哲遂往大沕山，众推请住持。戒行精严，常自役作务，夜以继日，持之以恒，长达40年之久。绍圣二年(1095)十月八日，无疾说偈曰：“昨夜三更，风雷忽作。云散长空，前溪月落。”良久，别众园寂。闍维舍得五色舍利，大如豆。门人于开封城东和潭州大沕山分别建塔藏之。南丰曾布为之撰塔铭。法弟子有：智海道平、泐潭景祥、东林自遵、光孝慧兰、普照晓钦、福严实、东明仁仙、东明迁等禅师。

第七十六则 丹霞吃饭也未

垂示云：

细如米末¹，冷似冰霜²；逼塞乾坤，离明绝暗。³低低处⁴观之有余⁵，高高处平之不足⁶。把住放行⁷，总在这里许。还有出身处也无？试举看：

举：

丹霞⁸问僧：“甚处来(正是不可总没来处也。要知来处也不难。)?”

僧云：“山下来(著草鞋入尔肚里过也，只是不会。⁹言中有响谳含¹⁰来，知他是黄是绿?¹¹)。”

1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入无间无隔故。”

2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触着则寒毛倒竖。”

3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此谓大也，舍空有而无余矣。离明暗能合明暗，元无二相故也。”

4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第二明相。”

5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无相之相，不落诸相故，虽不足地有余也。此在众生数中。”

6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无有高下故，虽高不是高，在诸佛位中不增故。”

7 “把定”和“放行”是禅家不同方式或风格的机缘施設。放行：禅家接化中下根器，慈悲为怀，施以言句教说，是方便法门。与“把断”、“把住”或“把定”（禅家本色手段）相对。（参照袁宾《禅宗词典》）

8 丹霞：丹霞天然禅师（739~824）唐代僧。石头希迁之门人。初习儒业，后遇禅僧而悟，投南岳石头门下，服役三年，剃发受戒。寻谒江西马大师，受天然之法号。居天台华顶峰三年，更往径山参拜国一禅师。其后，大振法锡于南阳丹霞山。长庆四年示寂，世寿八十六。敕谥“智通禅师”。塔号妙觉。[宋高僧传卷十一、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五灯会元卷五]（《佛光大辞典》）

9 著草鞋入尔肚里过也，只是不会：比喻丹霞深解对方心思，而来僧只是不解。（尚之煜校注《碧岩录》）

10 谳含：谳通“暗”，即“暗含”。（李丰园《碧岩录研究》）《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的当而不言，含其意，《圆悟录·示泉禅人》云：‘如来禅祖师禅岂有两种？未免谳含，各分皂白’云云。又《法华玄赞》第五云：‘若谳含，与记菩萨亦得。’‘福本’作‘谳谳含含’。”

11 言中有响谳含来，知他是黄是绿：答话中或另有含义，知道他是成熟未成熟呢？（尚之煜校注《碧岩录》）

霞云：“吃饭了也未¹²(第一杓恶水浇¹³。何必定盘星!要知端的。)?”

僧云：“吃饭了(果然撞著个露柱¹⁴，却被旁人穿却鼻孔，元来是个无孔铁锤¹⁵)。”

霞云：“将饭来与汝吃底人，还具眼么(虽然是倚势欺人，也是据款结案¹⁶。当时好掀倒禅床。无端作什么?)?”

僧无语(果然走不得。这僧若是作家，向他道，与和尚眼一般。)

长庆¹⁷问保福¹⁸：“将饭与人吃，报恩有份，为什么不具眼(也只得一半。通身是?遍身是?一刀两段!一手抬一手搨)?”

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汉(据令而行，一句道尽，罕遇其人。)”

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识甚好恶?犹自未肯，讨什么碗¹⁹?)?”

福云：“道我瞎得么(两个俱是草里汉²⁰。龙头蛇尾²¹，当时

¹²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是第二回勘验，剔诀这僧骨髓为此也，且道吃底是法喜禅悦也?是日日吃午时饭欤?”

¹³ 第一杓恶水浇：《碧岩录不二钞》著语云：“不二云：‘一’当作‘二’，然诸本皆作‘一’。评中亦有‘二’字之义。”

¹⁴ 露柱：在此单指四周显露的柱子，木柱。

¹⁵ 无孔铁锤：喻指混沌、不开窍、难以启发接引的参学者。

¹⁶ 据款结案：款，款状，即口供。案，案牒。原指根据口供进行裁决。(王闰吉、陈繆译注《诸录俗语解》第三卷《碧岩集》第一则)忠曰：款者，罪人白状供通实诚也。(王闰吉《葛藤语笈》校释第九卷)《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丹霞虽似欺人，实是决断这僧性具钝耳。”

¹⁷ 长庆：长庆慧棱禅师。

¹⁸ 保福：保福从展禅师。

¹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元来无所事，新构故拂之。”

²⁰ 草里汉：陷入俗情妄念，知识见解的参禅者。常用作斥责语。《明觉语录》卷二：举，僧问镜清：学人啐，请师啄。清云：还得活也无?学云：若不活，遭人快笑。清云：也是草里

待他道“尽其机来，还成瞎否”，只向他道“瞎”，也只道得一半。一等是作家，为什么前不构村，后不选店？²²⁾？”

邓州丹霞天然禅师，不知何许人，初习儒学，将入长安应举，方宿于逆旅，忽梦白光满室，占者曰：“解空之祥。”偶一禅客问曰：“仁者何往？”曰：“选官去。”禅客曰：“选官何如选佛？”霞云：“选佛当往何所？”禅客曰：“今江西马大师出世，是选佛之场。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才见马大师，以两手托幞头脚²³⁾。马师顾视云：“吾非汝师，南岳石头处去。”遽抵南岳，还以前意投之。石头云：“著槽厂²⁴⁾去。”师礼谢，入行者堂，随众作务，凡三年。

石头一日告众云：“来日铲佛殿前草。”至来日，大众各备锹锄铲草，丹霞独以盆盛水净头，于师前膝跪。石头见而笑之，便与剃发，又为说戒，丹霞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谒马祖。未参礼，便去僧堂内，骑圣僧颈而坐。时大众惊愕，急报马祖。祖躬入堂视之曰：“我子天然。”霞便下礼拜，曰：“谢师赐法号。”因名天然。他古人天然，如此颖脱，所谓“选官不如选佛”也。

汉。（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²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二俱瞎汉语，意气震发，今已落二落三了也。”

²²⁾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方语，两头俱不是。言长庆、保福徒争程，直不得塞断行路故也。”

²³⁾ 幞头脚：幞头，一种古代男子用的头巾。以丝绢裁成方巾，方巾四角下垂四长带，其中两带系垂于脑后（称幞头脚），另两带反系于头上（幞头），盛行于唐代。

²⁴⁾ 著槽厂：安置于僧徒宿舍，系禅院住持僧同意收留行脚僧的习语。著：安置。槽厂：本义畜棚之类，一谓碓米房，转指僧徒宿舍。（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传灯录》中载其语句，直是壁立千仞，句句有与人抽钉拔楔²⁵底手脚。似问这僧道：“什么处来？”僧云：“山下来。”这僧却不通来处，一如具眼倒去勘主家相似。当时若不是丹霞，也难为收拾。丹霞却云：“吃饭了也未？”头边总未见得，此是第二回勘他。僧云：“吃饭了也。”懵懂汉！元来不会。霞云：“将饭与汝吃底人，还具眼么？”僧无语。丹霞意道：“与尔这般汉饭吃，堪作什么？”这僧若是个汉，试与他一劄²⁶，看他如何？虽然如是，丹霞也未放尔在。这僧便眼眨眨地无语。

保福、长庆，同在雪峰会下，常举古人公案商量。长庆问保福：“将饭与人吃，报恩有分，为什么不具眼？”不必尽问公案中事，大纲借此语作话头，要验他谛当处。保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汉。”快哉！到这里，只论当机事，家里有出身之路。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么？”保福意谓：我恁么具眼，与尔道了也，还道我瞎，得么？虽然如是，半合半开；当时若是山僧，等他道“尽其机来，还成瞎否”，只向他道“瞎”。可惜许²⁷，保福当时若下得这个“瞎”字，免得雪窦许多葛藤。雪窦亦只用此意颂：

²⁵ 抽钉拔楔：抽去钉子，拔出木桩，比喻解除妄想疑惑，摆脱俗情迷障。《碧岩录》卷一，第一则：“达磨本来兹土，与人解粘去缚，抽钉拔楔，划除荆棘。”（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²⁶ 劄：音 zhā，刺，扎。

²⁷ 可惜许：禅林用语。又作可惜乎。“许”与“乎”均为语助词。（《佛光大辞典》）

尽机不成瞎(只道得一半，也要验他过。言犹在耳。)，按牛头吃草²⁸(失钱遭罪²⁹。半河南半河北³⁰。殊不知伤锋犯手³¹。)

四七二三诸祖师(有条攀条，³²带累先圣，不唯只带累一人³³)，宝器持来成过咎(尽大地人换手搥胸³⁴。还我拄杖来³⁵！带累山僧也出头不得。)

过咎深(可杀³⁶深，天下衲僧跳不出！且道深多少？)，无处寻(在尔脚跟下³⁷，摸索不著。)，天上人间同陆沉(天下衲僧一坑埋却，还有活底人么？放过一著。苍天！苍天！)。

“尽机不成瞎”，长庆云：“尽其机来，还成瞎否？”保福云：“道我瞎得么？”一似“按牛头吃草”，须是等他自吃始得，那里按他头教吃？雪窦恁么颂，自然见得丹霞意。“四七二三诸祖师，宝器持来成过咎。”不唯只带累长庆，乃到西天二十八祖，此土六祖，一时埋没。释迦老子，四十九年，说一大藏教，末后唯传这个宝器。永嘉道：“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若作保福见解，宝器持来，

²⁸ 按牛头吃草：比喻用强迫手段达不到目的。

²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福一途说破故，却遭此语。”

³⁰ 半河南半河北：比喻有是有不是。

³¹ 伤锋犯手：不善刀剑者既容易损坏锋刃，又容易弄伤自己的手。比喻机锋施設不当，于禅法、禅人均不利。（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³²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依四七二三旧条云尔者，为是立法样也，故而今雪窦举诸祖也。虽然圆悟着语，往往多剩语。”

³³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长庆一人。”

³⁴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岂止雪窦圆悟悲伤哉？尽大地人也深悲之。”

³⁵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汝好个拄杖，失却多少时？”

³⁶ 可杀：非常、甚是、实在是。

³⁷ 脚跟下：喻指目前眼下、本人身边。禅家认为，禅法就在目前，就在身边。（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

都成过咎。“过咎深，无处寻”，这个与尔说不得，但去静坐，向他句中点检看。既是过咎深，因什么却无处寻？此非小过也，将祖师大事，一齐于陆地上平沉却，所以雪窦道，“天上人间同陆沉”。

第八十六则 云门厨库三门

垂示云：

把定世界不漏丝毫，截断众流不存涓滴，开口便错，拟议即差，且道作么生是透关底眼¹？试道看：

举：

云门²垂语云：“人人尽有光明在(黑漆桶³)，看时不见暗昏昏(看时瞎。)。作么生是诸人光明(山是山，水是水，⁴漆桶里洗黑汁⁵)？”

自代云：“厨库⁶、三门⁷(老婆心切⁸，打葛藤作什么⁹)？”

又云：“好事不如无¹⁰(自知较一半¹¹，犹较些子¹²)。”

云门室中垂语接人：“尔等诸人脚跟下，各各有一段光明，辉腾今古，迥绝见知。虽然光明，恰到问著，又不会，岂不是暗昏昏地？”二十年垂示，都无人会他意。香林后来请代语，门云：“厨库三门。”又云：“好事不如无。”寻常代语只一句，为什么这里却两句？前头一句，为尔略开一

¹ 透关底眼：穿透禅机关口的眼光，指法眼。

² 云门：云门文偃禅师。

³ 黑漆桶：对愚暗不悟者的詈称，斥其心中、眼前一片漆黑。亦喻指情识知解、分别妄心。《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光明之当体。”

⁴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且道是光明是山水？”

⁵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照破千界千如。

⁶ 厨库：厨房。

⁷ 三门：指寺院的山门。《禅林象器笈》云：“山门之制，排列门有三，故亦称三门。”

⁸ 老婆心切：意谓禅师慈悲心切，多用言句施設启发学人省悟。

⁹ 打葛藤：罗嗦，纠缠言句。《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抑云门而打破诸人情见。

¹⁰ 好事不如无：多谓人人自具佛性，无须向外求觅；若陷于情识知解，反成悟道之障。（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不存涓滴。”

¹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云门上代语，自知不十分，故重吐语扫绝了。”

¹² 较些子：马马虎虎，说得过去。

线路，教尔见；若是个汉，聊闻¹³举著¹⁴，剔起便行¹⁵。他怕人滞在此，又云：“好事不如无。”依前与尔扫却。

如今人才闻举著光明，便去瞠眼¹⁶云：“那里是厨库？那里是三门？”且得没交涉。所以道，识取钩头意，莫认定盘星。¹⁷此事不在眼上，亦不在境上，须是绝知见、忘得失，净裸裸，赤洒洒，各各当人分上究取始得。云门云：“日里来往日里辨人，忽然半夜，无日月灯光，曾到处则故是，未曾到处取一件物，还取得么？”《参同契》¹⁸云：“当明中有暗，勿以暗相睹。当暗中有明，勿以明相遇。”若坐断明暗，且道是个什么？

所以道“心花发明，照十方刹”¹⁹。盘山²⁰云：“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复是何物？”又云：“即此见闻非见闻，无余声色可呈君。个中若了全无事，体用何妨分不分。”²¹但会取末后一句了，却去前头游戏，毕竟不在里头

¹³ 聊闻：一听到。

¹⁴ 举著：举示。

¹⁵ 剔起便行：形容领会禅义、应接禅机十分快捷。“眉毛剔起便行”的省略语，“眉毛剔起便行”的说法在宋代禅录里经常使用，因而产生了“剔起便行”的简省语。《五灯会元》卷十九《大沩法泰禅师》：“宝剑拈来便用，岂有迟疑？眉毛剔起便行，更无回互。”《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四：“聊闻举着，彻骨彻髓，剔起便行。”《圆悟佛果禅师语录》卷九：“上根利智，剔起便行，不落言诠，不拘机境。”《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八：“若是灵利汉，聊闻举着，剔起便行，更不周由者也。”（参袁宾《“啰哩”考（外五题）》）

¹⁶ 瞠眼：瞪大眼睛，形容执迷不悟者的神情。

¹⁷ 识取钩头意，莫认定盘星：不要执著于秤杆上起平衡作用的定盘星，要知道勾上挂的东西有多少斤两。祖师的种种施設方便原是不得已而为之，定盘星是秤杆上的平衡点，起到平衡秤杆和秤盘的作用，对于称量物体的轻重并不相干。

¹⁸ 《参同契》：石头希迁所作。

¹⁹ 语出《圆觉经》。

²⁰ 盘山：唐代僧。马祖道一之法嗣，居于幽州（河北）盘山，宣扬宗风，故世称盘山宝积。籍贯、生卒年均不详。谥号“凝寂大师”。[祖堂集卷十五、景德传灯录卷七、联灯会要卷四、五灯会元卷三]（《佛光大辞典》）

²¹ 三平义忠禅师颂，见《景德传灯录》卷三。

作活计。古人道：“以无住本，立一切法。”²²不得去这里弄光影、弄精魂，又不得作无事会。古人道：“宁可起有见如须弥山，不可起无见如芥子许。”二乘人多偏坠此见。雪窦颂云：

自照列孤明²³(森罗万象²⁴，宾主交参，列转²⁵鼻孔²⁶，瞎汉作什么？²⁷)，为君通一线²⁸(何止一线，十日并照，放一线道²⁹即得。)

花谢树无影(打葛藤有什么了期？向什么处摸索？黑漆桶里盛黑汁³⁰)，看时谁不见(瞎！不可总扶篱摸壁³¹，两瞎三瞎。)

见不见(两头俱坐断。瞎！)，倒骑牛兮入佛殿³²(中！三门³³合掌。还我话头来³⁴！打云：向什么处去也？³⁵雪窦也只向鬼窟里作活计³⁶。还会么？半夜日头出，日午打三更³⁷)。

22 语出《维摩诘经》卷六〈观众生品〉。

23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自照的妙性从本以来绝对待，故云孤明也。然辉腾古今无隔矣。”

24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是便列孤明处。”

25 列转：同掇转，扭转。

26 鼻孔：喻指人人自有的、平常自然的本来面目，即本性、佛性。

27 瞎汉：指不明宗旨之人。常用作呵斥语。《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抑责不知光明底如此，万象森罗皆是光明，不得见之，做什么事哉？”

28 一线：形容极小的距离或空间。

29 放一线道：放开一线之道(让人有路可循)，系禅家接引后学时的方便设施。《碧岩录》卷一，第五则：“雪窦第三句，却通一线道，略露些风规。”《五灯会元》卷二〇，开善道谦：“壁立千仞也没交涉，通一线道也没交涉。”亦作“通一线”。

30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注破本光底里。”

31 扶篱摸壁：禅林用语。原意谓手扶围墙，作探摸墙壁之势，犹如黑夜寻物之状；在禅林中，转指凡夫以思虑分别，来臆测佛之境界。(《佛光大辞典》)

32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是便见不见，当位忽灭却，孤明透入深黑真域了也。”又有人云：“雪窦话作用不拘明暗，没踪迹，断消息。”

33 三门：寺院山门。

34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雪窦上来话头在何处？今都灭却孤明底，拈向黑漫漫地故。”

35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是剿绝也，恐无知，去处没踪迹故。”

36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归向本分无象域故也。”

37 日午打三更：中午时候敲打午夜三更的锣号。是禅家所谓之奇特句，是祛除了区别对立妄心的禅悟境界。《景德传灯录》卷一二，鲁祖教：“问：‘如何是高峰孤宿底人？’师曰：

“自照列孤明”，自家脚跟下，本有此一段光明，³⁸只是寻常用得暗，³⁹所以云门大师，与尔罗列此光明在尔面前。且作么生是诸人光明？厨库三门⁴⁰！此是云门列孤明处也。盘山道：“心月孤圆，光吞万象。”这个便是真常独露。然后“与君通一线”，亦怕人著在“厨库、三门”处，厨库三门则且从却，朝花亦谢，树亦无影，日又落，月又暗，尽乾坤大地，黑漫漫地，诸人还见么？“看时谁不见”，且道是谁不见？到这里，当明中有暗，暗中有明，皆如前后步，自可见。⁴¹雪窦道“见不见”，颂“好事不如无”，合见又不见，合明又不明。“倒骑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里去也⁴²。须是尔自骑牛入佛殿，看道是个什么道理？

‘半夜日头明，日午打三更。’”（袁宾、康健主编《禅宗大词典》）《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以现成显本分，以本分说现成，是倒骑牛入佛殿底意。”

³⁸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终日踏这光明，不知光明者，昧本智众生。”

³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不知云为动作即是故，日日眼见色、耳闻声、鼻所嗅、舌所味、身触、意缘，千态万状，莫不须臾用到，诘其主张者，暗昏昏地如墨汁，悲矣！”

⁴⁰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展则弥沦法界。”

⁴¹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此借《参同契》语，不取彼意也。前步明后步暗，后步进则作前步，前步退则作后步，虽相互进退，交代看之知之底。真性者不是有前后，谓只是个光明不属明暗，不涉生灭，常恒不昧，照破明暗耳。”

⁴² 《碧岩集种电钞》于此著语云：“本分正位也，以此句注破倒骑牛句。”